红色的英勇标志

THE RED BADGE OF COURAGE

名著名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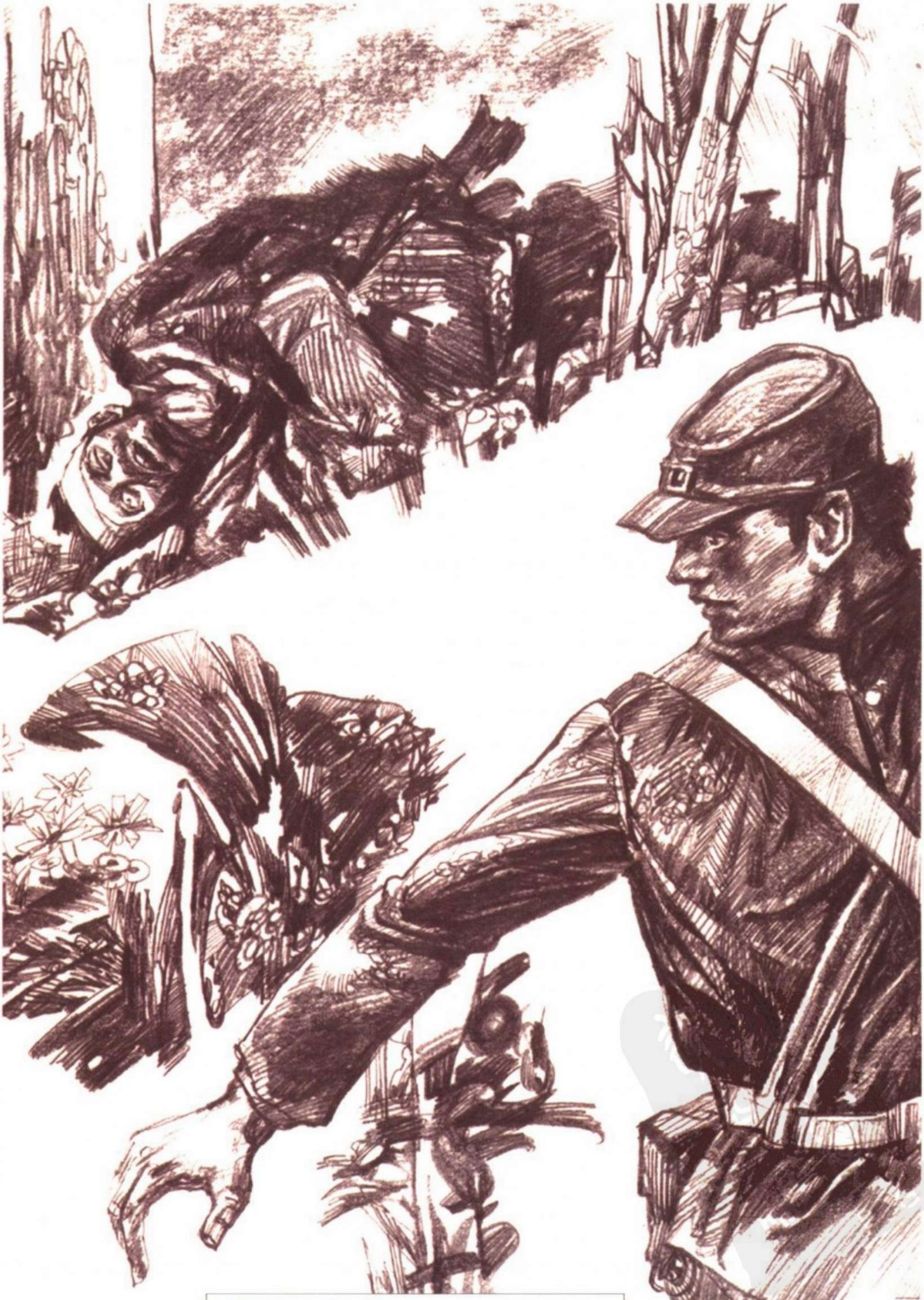
〔美〕斯蒂芬·克莱恩　著

插图本

MING ZHU MING YI CHA TU BEN



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 7-02-004825-0　定价 10.00元

名著名译 插图本

红色的英勇标志

〔美〕斯蒂芬·克莱恩 著
刘士聪 谷启楠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Stephen Crane
THE RED BADGE OF COURAGE

据 Viking Penguin, a division of Penguin Books USA. 1983 版和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Inc. 1985 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色的英勇标志/(美)斯蒂芬·克莱恩著;刘士聪,谷启楠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1
(名著名译插图本)
ISBN 7-02-004825-0

Ⅰ.红… Ⅱ.①克…②刘…③谷… Ⅲ.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Ⅳ.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4710 号

责任编辑:姚翠丽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朱美凤　　责任印制:周小滨

红色的英勇标志
Hong Se De Ying Yong Biao Zhi
〔美〕斯蒂芬·克莱恩　著
刘士聪　谷启楠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5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5.75　插页 1
2004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4825-0
定价　10.00 元

出 版 说 明

2003年初，本着“优中选精”的原则，我们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中精选出60种深受读者喜爱的外国文学名著新组成了“名著名译插图本”丛书。该丛书一经推出，就以其深厚隽永的内涵、优美流畅的译文和典雅精致的插图博得广大读者的厚爱，他们纷纷来信来电，对丛书的出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希望增补一些新的品种。为此，我们沿续“名著名译插图本”前60种的基本风格，继续推出这套丛书的后40种，以飨读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1月

前　言

《红色的英勇标志》(*The Red Badge of Courage*)是十九世纪美国作家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1871—1900)描写美国南北战争的一部小说,美国文学研究者普遍认为它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作品,奠定了克莱恩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这部小说自一八九五年出版以来得到了众多读者的好评,受到豪威尔斯、约瑟夫·康拉德、亨利·詹姆斯、H.G.威尔斯等英美知名作家的称赞,也影响了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厄内斯特·海明威、威廉·福克纳等二十世纪美国作家。这本小说的读者遍布世界各地,其声誉长盛不衰。一本篇幅不长的小说为什么能有如此大的魅力呢?

首先,《红色的英勇标志》是一个描写年轻人在战火中成长的故事,重点表现战争环境对人的心理所产生的影响。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期间,不谙世事的小伙子亨利·弗莱明受到爱国宣传的影响,出于对古希腊英雄的崇拜,不顾母亲反对,执意报名参加了北部联邦军。一上战场,他才知道打仗并不如他想像的那样刺激和浪漫。因为恐惧,他在第一次战役中开了小差。逃跑途中,遇见一群伤兵,其中一位高个子士兵在临死前仍勇敢坚忍,一个衣衫褴褛的伤兵不顾自己的伤痛仍关心别人,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衣衫褴褛的伤兵关切地询问亨利伤在哪里时,亨利感到十分羞愧,于是希望自己也有一个伤口——"一个红色的英勇标志"。随后亨利因为惹恼了另一个士兵而被打伤,头上真的有了一个伤口,但他明白那是他的耻辱标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亨利与正在撤退的原部队相遇时,他头上的伤被不知情的战友们当成了他的英勇标志,他也因之受到尊敬。这既使他受到良心的谴责,又使他受到激励。从一个方面来

讲，亨利身在军营，只得无奈地执行命令，履行职责；从另一方面来讲，他的自尊心和荣誉感又促使他决心英勇杀敌来证明自己确实勇敢，以洗清耻辱，也证明自己不是“骡夫”和“刨土工”，借以报复那个诬蔑新兵的军官。在以后的战斗中，亨利克服了恐惧，习惯了作战，他主动接替阵亡的旗手，扛着军旗冲在最前面。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他不仅证明了自己的勇敢，而且获得了重新审视自己灵魂的勇气和能力。第二次战斗之后，他反思自己在战场上的所作所为，清楚地认识到先前所信奉的那些信条是多么无耻，多么空洞。从这个意义上讲，亨利在思想上和心理上都变得成熟了。当然，他所憧憬的和平生活能否实现，还是一个问题。

作者把主人公亨利思想中的矛盾和斗争展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看到他复杂的心理，其中既有幼稚和理想主义，又有恐惧、愤怒、冲动、顿悟，以及自我欺骗、自我争辩和自我谴责。表现年轻人成长的小说虽然为数不算少，但这样深刻描写主人公心理变化过程的小说在当时并不多见，可与现代的心理小说媲美。可以说斯蒂芬·克莱恩是美国作家中探索心理描写的先行者。

《红色的英勇标志》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书中充满作者对战争、对人生、对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所做的哲理性思考，具有丰富的内涵。克莱恩把亨利·弗莱明塑造成一个聪明、敏感、善于思考的小伙子，以便借亨利之口探讨一些重要问题。同时作者也不时通过叙述者之口表达自己的态度。在小说中，克莱恩并没有说明战役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也没有提及战争的胜负，更没有涉及美国南北战争的意义。他只是把战争作为一个大背景来探讨战争对人类命运的影响，探讨人类在恐惧和危险面前的反应，表达出他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态度。

从小说中可以看到，战争是一种盲目无情的驱动力量，像血腥的野兽，它把军队变成了一台机器，把士兵变成了机器零部件。个人在军队里只是一个成员，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战争中没有真正的英雄主义，人在危险面前本能地感到恐惧，会设法逃避；人在找不到退路时只得孤注一掷，无奈地履行职责。然而战争在毁灭了许多人的生命的同时也使一些人经受考验，成长起来。在作者笔下，大自然

对人类的命运是漠不关心的，面对着人类的杀戮和恶行，她仍然平静地继续着自己的进程。社会环境也对人类加以限制，人已失去了自由意志，只是在社会组织机构的操纵、控制和强迫之下被动地、盲目地行动。小伙子所在的新兵团经过一番浴血冲杀之后又奉命返回开战前的阵地，这说明他们先前所作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徒劳的。这些都形象地体现了作者的自然主义观点，“环境是世界上的一个强有力的东西，它无视一切地左右着人们的生活”①，人类完全受环境和遗传的制约。为了表现人在大自然和社会面前微不足道，作者故意淡化人物的个性，经常以人物特征来代替具体的人名，像“小伙子”、“衣衫褴褛的士兵”这样的称谓就是明显的例子。作者如此淡化背景和人物个性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使小说具有普遍意义，成为一部人类命运的寓言。

从艺术风格来看，这部小说也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克莱恩在创作这部小说时尚未亲身经历过战争，但他读过有关美国南北战争的报道和老兵的回忆录，也读过法国作家左拉和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小说，再加上他有丰富的想像力，因此能把战斗的场面和士兵在战场上的表现描绘得栩栩如生，真实可信，使读者犹如身临其境，由此可见其卓越的创作才能。克莱恩擅长使用印象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细节，特别是通过描绘颜色和形容声音来烘托氛围。他的语言简洁生动，充满形象的比喻和独特的意象，也不时透出讽刺和幽默。当然，作品中尚有一些晦涩之处，需要读者仔细斟酌，根据上下文去理解并做出判断，这种手法与现代主义的写作手法很是相似。②

由此可见，这部作品无论在主题方面还是在艺术风格方面都不仅仅属于克莱恩的时代。作者对世界和人生的思考及表现手法具有

---

① 这是克莱恩写在他赠送给哈姆林·加兰的《街头女郎玛吉》一书上的话，转引自常耀信著《美国文学史》(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550 页。

② 译者写上述作品介绍和评论部分时，参阅了小帕斯卡尔·科维塞著的《前言：宇宙与斯蒂芬·克莱恩》(载于《红色的英勇标志》，企鹅出版社，1985 年版，7—34 页)，常耀信著的《美国文学史》(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546—567 页)，受到其中某些观点的启发。

超前的性质，大概这就是《红色的英勇标志》仍受现代人欢迎的原因吧。

这部小说已有几个中文译本，标题多为《红色英勇勋章》，或《红色的英勇勋章》。在多数用汉语写的美国文学史教材和美国文学研究著作里，也多使用这个书名。我们仔细阅读了原著文本并参阅了相关文献资料之后，发现上述译名有不妥之处，因此将其改译为《红色的英勇标志》。这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关于"badge"一词的字面意思。我们查阅了几部英语原文字典，包括《牛津英语大词典》微缩版，这些字典对"badge"一词的解释都是指具体的"徽章"、"证章"、"标记"、"标识"、"标志"，也指抽象的"标志"、"象征"等，但皆无"勋章"之意。

第二，关于"badge"一词在文本中的含义。在这部小说里作者曾两次使用"badge"一词。第一次是在第九章，原文的情节是这样的：衣衫褴褛的伤兵问小伙子，"你哪儿受伤了?"小伙子支支吾吾说不上来，脸刷地红了，突然躲开他，混进伤兵队伍里往前走。由于衣衫褴褛的伤兵问了那个问题，小伙子感到羞耻。他不时左右张望，怀疑身边的人都会从他脸上看出"羞耻"二字。有时他用羡慕的眼神看着别的伤兵，他认为身上有伤的人特别幸福。接下来就是这样的一句话："He wished that he, too, had a wound, a red badge of courage."此句中的"a red badge of courage"显然是"wound"的同位语，因此这句话应译为："他希望自己身上也有一个伤口——一个红色的英勇标志。"第二个"badge"出现在第十一章："A moral vindication was regarded by the youth as a very important thing. Without salve, he could not, he thought, wear the sore badge of his dishonor through life."此处的"badge"指的是小伙子心灵的伤痛，即，他因开小差和遗弃那位垂死的衣衫褴褛的伤兵而产生的负罪感。这两句话结合上下文应译为："小伙子认为，从道德上证明自己正确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他想，没有这方面的宽慰，他将无法带着这个让他苦恼的耻辱的标志度过余生。"

第三，关于"red badge"的一点背景。根据评论家小西瑟尔·D.

埃比提供的背景资料，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在北方联邦军波多马克部队第三军团，有一个著名的“Red Badge”师，(也称作“Red Patch”师，或“Red Diamond”师)，其指挥官是骁勇善战的菲利普·卡尼(Philip Kearny)将军。他曾率先要求官兵在军帽上佩戴红色菱形标志，以便在战斗中识别。他规定军官的标志要戴在军帽的上边或左边，士兵的标志要戴在军帽的正前方。这一红色标志从一开始就是“好品德的标志和荣誉的标志”，就连他们的敌人南部同盟军也将其视为特殊的英勇标志。尽管北方联邦军的其他将军纷纷效仿卡尼，也让自己的官兵佩戴独特的标志，但卡尼的红色标志始终被认为是神圣的。菲利普·卡尼于一八六二年九月在尚蒂利阵亡，他的部队也被并入第二军团，但这一红色标志仍然是前卡尼师的标志。后来卡尼的继任者戴维·B.伯尼将军设立了红色勋章，以奖励英勇杀敌的战士。值得注意的是，“红色勋章”是用“red medal”来表述的，而不是“red badge”。当时在弗吉尼亚州作战的联邦军指战员都知道“红色标志”和“红色勋章”的事，一些传记作者也记载过此事。再有，克莱恩的一个哥哥是研究美国内战的权威，他也应该知道此事。另外，托玛斯·卡尼在传记《菲利普·卡尼将军：亲历五次战争的士兵》中记载，克莱恩在成名之前就几次访问过卡尼家族的居所，与菲利普·卡尼将军之子约翰·沃特·卡尼谈过话，在成名后又访问过约翰·沃特·卡尼将军，并谈到自己这部小说的标题有象征意义。可惜那位传记作者没有转述此象征意义。从上述事实来看，克莱恩在创作这部小说时使用了卡尼将军的“红色标志”这个广为人知的典故作为隐喻，一方面可以吸引读者注意，另一方面也强调了小说的一个讽刺含义：亨利·弗莱明的伤口本来是他隐秘的怯懦标志，却被错当成他公开的英勇标志。①

鉴于上述三个理由，我们认为小说中的“badge”指的是象征性的“标志”，而不是“勋章”，因此将书名改译为《红色的英勇标志》。恰当

---

① 关于“红色的英勇标志”的背景，参考小西瑟尔·D.埃比著《菲利普·卡尼将军的“红色的英勇标志”》，载于《红色的英勇标志》(诺顿评论版)，诺顿公司，1962年版，184—186页。

与否，请读者和专家指教。

另外，本书还收入了克莱恩的短篇小说《老兵》和《无篷船》。《老兵》创作于《红色的英勇标志》完稿之后，一八九六年发表在《麦克莱尔》杂志上。故事刻画了老年的亨利·弗莱明的形象。历尽沧桑的老人更增加了自我审视、自我批判的勇气和能力，他在与乡亲们闲聊时欣然承认自己第一次打仗时曾因害怕而开了小差。他的坦诚态度赢得了人们的敬慕，除了他的小孙子以外。后来牲口房失火时，他奋不顾身地带领众人抢救马匹和奶牛，最后葬身于火海之中。故事的结尾描写老人的精神化作一团玫瑰色的烟云，暗示他的灵魂的永生。这个短篇可以说是长篇小说《红色的英勇标志》的补充，使亨利·弗莱明的形象趋于完整。

另一篇《无篷船》是克莱恩根据亲身经历创作的。一八九七年一月一日，克莱恩作为记者随"海军准将号"轮船从美国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港出发，给古巴革命者运送军火。轮船于二日凌晨沉没，他与三名船员同乘一只小救生艇逃生，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三日上午到达佛罗里达州的代托那比奇市。一月七日克莱恩在《纽约新闻报》上发表了叙述这一经历的新闻报导；同年六月，又在《斯克里布纳》杂志上发表了根据此经历创作的短篇小说《无篷船》。作品仍然表现环境对人类命运的影响这一自然主义主题。记者、船长、厨师和加油工四个人物在乘船逃生途中重新认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善于观察思考的记者作为他们的集体代言人发现大自然对人类既不仁慈，也不残酷，而是全然冷漠的。既然大自然对人类的命运不承担任何责任，那么人类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同舟共济，摆脱困境。小说中的四个主要人物虽然经历不同，性格各异，但他们在共同的生存斗争中达到了空前的团结。最后记者、船长和厨师在一个男子的救助下上了岸，但那位最勇敢、最能干的加油工却被淹死了。《无篷船》与其说是一篇历险故事，不如说是一篇人类生存斗争的寓言。作者似乎告诉我们：虽然大自然对人类是冷漠的，但人类在与大自然的较量中可以靠自己的勇敢、坚忍、智慧和团结取得部分的胜利，尽管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由此可见，克莱恩对人类还是持乐观态度的，这是他与欧洲

自然主义作家的一个不同之处。克莱恩在描绘细节和使用比喻及色彩方面独具匠心,为读者展现了一幕幕波澜壮阔和惊心动魄的场景,像一幅幅印象派的油画。整篇小说是深刻的思想内涵与高超的艺术手法完美结合的产物,堪称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

译　者

二〇〇四年四月



THE RED BADGE OF COURAGE

PDG

目　次

红色的英勇标志 …… 1
老兵 …… 135
无篷船 …… 143

红色的英勇标志

第　一　章

冷空气不情愿地在大地上流动着，晨雾渐渐散去，显露出正在山坡上分散休息的一支部队。周围的景色由棕色变成绿色时，士兵们已经醒来，他们急于打听传闻，并开始为听到的传闻提心吊胆。他们将目光转到路上，眼前是几条长长的泥泞小路，逐渐延伸，变成宽敞的大道。一条小河——河两岸上的影子呈黄褐色——在士兵的脚下潺潺流淌；入夜，小溪笼罩在悲愁的黑暗里，这时可以看见河对岸远处低矮的山脊上带有敌意的营火像眨眼似的闪烁着红光。

先前一个高个子士兵要做好事，决然地去洗衣服。他从小溪边飞快地跑回来，像挥动旗子一样挥动着衬衫。他万分激动，因为他从一个可靠的朋友那里听来一个传闻，朋友是从一个忠诚的骑兵那里听来的，而骑兵是从一个值得信赖的兄弟那里听来的，那个兄弟在师部当传令兵。高个子士兵摆出一副穿红佩金的传令官的威武姿态。

“咱们明天要开拔了，真的，”他对连队驻地通道上的士兵们夸夸其谈起来。“咱们要沿河而上，抄小路，再绕到他们的背后。”

他提高嗓门，给聚精会神的听众详细地描绘着一个辉煌战役的行动计划。他讲完了，身穿蓝色军装的士兵们便三三两两来到一排排低矮的棕色小屋之间的空当里争论起来。刚才一个黑人马车夫在四十多个士兵的欢呼声中站在饼干箱子上跳舞，现在大家散了，只剩下他一个人。他沮丧地坐下。炊烟从许多古色古香的烟囱里袅袅升起。

“瞎说！全是瞎说，弥天大谎！”另一个二等兵大声说。他光洁的脸上泛起红晕，两只手懒洋洋地插在裤子口袋里。他把这件事看作是对他的侮辱。“我不相信他妈的这支部队还会转移。咱们就钉在这儿了。这两个星期里有八次我都准备要走，可咱们还是没走成。”

高个子士兵认为自己有责任捍卫他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传闻的真

实性。他为了这件事差点跟大嗓门二等兵打起来。

一个下士开始在大家面前骂街。他说他刚刚在自己的房间里铺了昂贵的木地板。刚开春的时候,他没有大面积改善环境,他想,部队随时都可能踏上征程。但最近他得到的印象是,部队好像要在此地永久驻扎下去。

很多士兵在激烈地辩论着。其中一个人非常清楚地介绍了将军指挥官的全部作战计划的要点。他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这些人认为还有别的作战计划。大家吵吵嚷嚷,都想着法子让别人听自己的,可是不行。与此同时那个带来传闻的士兵仍以重要人物的姿态转来转去。人们接二连三地向他提出问题。

"出什么事了,吉姆?"

"部队要开拔啦。"

"啊,你在说什么呀?你怎么知道的?"

"咳,你爱信不信,随你的便。我可不在乎。"

他回答问题的样子倒也引起人们的琢磨。虽然他不屑拿出证据,可也几乎把别人说服了。大家开始激动起来。

有一个年轻的二等兵聚精会神地听着高个子士兵的话和战友们的议论。他听了很多关于行军啦进攻啦之类的讨论之后,便走回自己的简易营房,从一个小巧的门洞钻了进去。他希望一个人待在屋里,思考一下近来脑子里出现的一些新的想法。

他躺在横放在屋子一头的一张宽大的床上。在屋子的另一头,摆着几个盛饼干的木箱子充当家具,都摆在壁炉的周围。用原木建造的墙壁上挂着一张从一本周刊上取下来的插图画,三枝来复枪并排挂在木楔子上。一些装备挂在墙上容易够得着的凸出部位,还有几个锡制盘子放在一小堆劈柴上。有一个折叠的帐篷充当屋顶。从外面进来的阳光照在上面,使其反射出一缕淡黄色的光。一个小窗把一道偏斜的方形白光投射在凌乱的地板上。有时灶火的青烟不肯从土烟囱出去,而是缭绕着冒进屋里,而这个用枯枝糊泥巴做成的烟囱很不结实,容易起火,对整个营地始终是个威胁。

这个小伙子恍恍惚惚之中有些惊讶。看来他们终于要打仗了。也许,明天就有一场战斗,而他就要身在其中了。一段时间里,他不

得不努力让自己相信这是真的。他还是不能完全地接受这样的预兆——他将要参与地球上就要发生的一个伟大事件了。

他一生中当然梦想过无数次战斗,都是些不确切的血腥冲突,它们以宏大的气势和炮火使他激动不已。在梦幻里他看见自己参加过多次搏斗。他曾想像着人们在他那雄鹰一般锐利、威猛的视线庇护下会感觉安全。但是在他清醒的时候,他却把一场场战斗看作是历史书页上的红色污渍。他认为那些战斗是遥远的过去的事情,就像他想像中的沉重的皇冠和高耸的城堡。他认为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时期是战争时期,然而,那一时期早已越过地平线永远地消失了。

还在家乡的时候,他就用怀疑的眼光审视这场在自己的国家里进行的战争。那一定是某种游戏。对于亲眼目睹古希腊式的战斗,他早就不抱希望了。那样的事情不会再有了,他说。人们不是变得更好,就是变得更胆怯。世俗的和宗教的教育已经消除了人们凶狠搏杀的本能,或者,稳定的经济已经牢牢地控制了这种愤怒的情绪。

他好几次急不可待地要去报名参军。有关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故事震动了全国。它们虽然不是荷马史诗般特别英勇的战斗,但好像也还是很荣耀的事情。他读过关于行军、围攻和两军交战情况的报道,一直就想亲眼看一看。他在脑海里为自己描绘出许多大幅画面,这些画面色彩夺目,生动地展现出扣人心弦的战斗场面。

但是他的母亲一再劝阻他。母亲装出一副略带轻蔑的神情,对他的那点战斗激情和爱国热情不以为然。她能很冷静地坐下来,毫不费力地给他列出成千上万条理由,说明他在田里干活要比去战场打仗重要得多。她用某些表达方式让他知道,她对这件事的意见源自一个坚定的信念。而且,他相信母亲的论点中的伦理动机是坚不可摧的,这一点对她很有利。

然而小伙子最后还是坚决地反对这种旨在冲淡他那雄心壮志的绚丽色彩的胆小见解。报纸上的消息、村里的传闻,再加上他自己想像出来的情景,已把他的情绪激发到难以控制的程度。军人们在战场上确实打得很漂亮。报纸上几乎每天都有军队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报道。

一天夜里，他正在床上躺着，一阵风把教堂里当当响的钟声传到他的耳朵里，不知是哪个热心人拼命拉动了系着钟锤的绳索，向人们报告一次重要战役的几经误传的好消息。那天夜里，人们的欢呼声使小伙子欣喜若狂，激动得浑身颤抖。后来，他下楼去了母亲的房间，对母亲说："妈，我要去报名参军。"

"亨利，你可别犯傻，"母亲说。说完她就用被子捂上了脸。他们当夜没有再谈及此事。

然而，第二天早晨，他去了离他母亲的农场不远的一个小镇，报名参加了正在那里组建的一个连队。他回到家时，母亲正在给一头棕色花斑母牛挤奶。旁边还有四头母牛在等着。"妈，我报名了，"他有点胆怯地说。一时间母亲没有做声。"按上帝的意旨办吧，亨利，"她最后这样回答，然后继续给那头棕色花斑奶牛挤奶。

当他背着一套军服站到家门口时，他的眼睛里闪烁出激动和期待的光芒，几乎掩盖了他为即将离开亲人而感到忧愁的目光，这时他看见有两颗泪珠从母亲带有疤痕的面颊上流了下来。

而且，母亲没有说要么携盾而归，要么躺在盾牌上被抬回来的话①，这令他感到失望。他曾期待着一个美好场面的出现。他准备好了几句话，他想，这几句话说出来会令人感动的。但母亲说的话却打乱了他的计划。她一个劲儿地削土豆皮，只是对他说："你要多加小心，亨利，打起仗来要好好照顾自己。你要多加小心，要好好照顾自己。不要以为一开始你们就能把叛军全都打败，因为你们打不败他们。在那么一大群人里你只是个小家伙，你别多嘴多舌的，他们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我了解你，亨利。

"亨利，我给你织了八双袜子，我把你最好的衬衫也打点好了，我要让我的孩子和军队里别的士兵一样，暖暖和和，舒舒服服。不管什么时候衣服破了，我要你把它们给我捎回来，我可以给你补好。

"还要时刻小心，交朋友要慎重。军队里有的是坏人，亨利。军队把他们弄得很野，他们就会把你这样的年轻人带上邪路，因为你没怎么离开过家，而且身边总有妈妈。不要跟着他们学喝酒学骂人。

---

① 古希腊描写英雄的文学里对青年勇士的传统训喻。

离他们远远的，亨利。我不许你做任何你将来不好意思对我讲的事情，亨利。你就当我时时刻刻都在盯着你。你要是总把我的话放在心上，我想你会有出息的。

“你还要时刻记着你的父亲，孩子，记着，他一辈子没喝过一滴烈酒，也很少骂人。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话要对你说，亨利，但为了我，你千万不能开小差，孩子。假如到时候你必须面对死亡，或被迫做不光彩的事情，那时候，亨利，什么也别想，只想什么是对的，这年头很多女人都得忍受这些事情，上帝会保佑我们大家的。

“别忘了你的袜子和衬衫，孩子；我在你的行李卷里放了一杯黑莓果酱，我知道你最喜欢吃这个了。再见，亨利。多加小心，做个好孩子。”

他感觉听这番话简直是受折磨，当然很不耐烦。他没想到母亲会说这些话，因此听的时候面有愠色。他离开时心情略觉轻松。

尽管如此，他走到门口还是回过头来，看见母亲跪在削下来的一堆土豆皮当中。她那棕色的脸向上仰着，泪痕满面，瘦削的身子在抖动。他低下头继续往外走，突然为自己只顾实现个人的参军目的感到羞愧。

他离开家来到学校跟同学告别。同学们围着他，眼睛里充满惊奇和羡慕的神情。他这时察觉到自己和他们之间有了距离，一种自豪感在心中油然而生。整个下午，他和一些穿着蓝色军装的伙伴们因享受着这一殊荣而兴奋不已。这是一件令人心情愉悦的事情，他们走起路来也挺胸抬头，得意洋洋。

一个浅色头发的女孩拿他的尚武精神说笑话，但在场的还有一个深色头发的女孩，亨利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心想，她的眼神落在他的蓝色军服和铜纽扣上时显得很娴静，也略显忧伤。他沿着橡树林立的小路离开学校时，一回头看见女孩站在一个窗口正望着他。发现他在注意自己，女孩立即把脸往上一仰，透过高高的树枝看着天空。他注意到，她在变换姿势时动作很慌乱。他时常想起这个情景。

在去华盛顿的路上，他的情绪高昂。新兵团每到一站，都受到招待和慰劳，小伙子心想，他一定是英雄了。人们不惜花钱，准备了非

常丰盛的食品，有面包、冷肉、咖啡，还有泡菜和奶酪。当他沐浴在女孩子们灿烂的笑容里，当老人们拍着他的后背夸奖他时，他感到浑身上下有了一股浴血奋战的力量。

部队在复杂的环境里行军，走走停停，然后便开始了长达几个月的单调的营地生活。他原以为真正的战争就是一系列你死我活的搏斗，其间只有很短暂的时间可以吃饭睡觉；可是，自从他的新兵团到了营地以后，部队什么也没干，只是闲坐并想方设法取暖。

慢慢地，他原来的一些想法开始冒头了。古希腊式的战斗不会有了，他说。人们不是变得更好，就是变得更胆怯。世俗的和宗教的教育已经消除了人们凶狠搏杀的本能，或者，稳定的经济已经牢牢地控制了这种愤怒的情绪。

他逐渐将自己看作只不过是一个庞大的蓝色示威队伍的一分子。他的本分就是尽量加小心，使自己过得舒服些。至于消遣么，他可以摆弄自己的大拇指玩，琢磨一下是什么思想鼓动起将军们的意志。再有，就是操练，操练，检阅，此外还是操练，操练，检阅。

他所见到的敌人不过是对岸河边上的几个岗哨。他们被太阳晒得黑黑的，是很有头脑的一伙人。他们有时故意朝穿蓝色军装的哨兵开枪。他们遭到斥责时，总是表示悔恨，指天发誓说那不是有意的，纯属擦枪走火。一天夜里，小伙子站岗时跟对岸的一个哨兵答起话来。这个人略有点邋遢，能准确地把痰吐在两脚之间。他很温顺随和，而且幼稚自信。因此，小伙子很喜欢他。

"北方佬，"那边的哨兵对他说，"你他妈的真是个大好人。"这句带有感情色彩的话从静寂的空气里飘过来时，他当时就觉得真不该有战争。

形色各异的老兵给他讲过许多故事。有的说，一帮一伙穿着灰色军装长着络腮胡子的大兵向前挺进，嘴里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大口大口地嚼着烟叶，他们的英勇是难以形容的；大批大批凶猛的军人像匈奴人一样铺天盖地而来。也有人讲到衣衫褴褛、总是填不饱肚子的士兵引爆了缺乏杀伤力的炸药的情况。"他们宁肯穿过地狱之火去弄到一点干粮，可是他们肚里没食，打不了多久的，"他们对他这样说。听了这些故事，小伙子好像已经看见活生生的带血的骨头从退

色的军装的破口处暴露出来的情景。

但他不能完全相信老兵们的话，因为他们专门欺骗刚入伍的新兵。他们讲了很多硝烟呀，烈火呀，鲜血呀之类的东西，但他说不清其中有多少是假的。他们不断地冲他喊“小鲜鱼！”但无论如何也不可相信他们。

不过，现在他想明白了，他跟什么样的士兵打仗并不怎么重要，只要他们肯打就行，这一点谁也不会反对的。有一个问题却更重要。他躺在床上冥思苦索。他想用一种很精确的方法向自己证明：一旦战斗打响，他是不会开小差的。

在此之前，他从未觉得他非得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不可。在他的生活里，他认为有些事情是当然如此，从不挑战最终会取得成功的信念，也很少忧虑取得成功的方式和途径。但此时此地他却面临着一个很要紧的问题。他脑子里突然出现一个念头，也许打仗的时候他会从战场上逃跑。他不得不承认，真的打起仗来，他到底表现如何，实在说不清楚。

要是在以前，他本来可以让这个问题在脑门外面多等一些时间，可是现在他必须严肃对待这个问题。

他心里有些恐慌。他现在想像自己去参加战斗，便看见了可能发生的各种可怕的事情。他考虑着未来潜藏的威胁，他尽力想像自己身陷威胁之中而面无惧色，但未能如愿。他回忆自己曾经预见过的破釜沉舟式的荣耀场面，但在即将来临的混乱局面的阴影笼罩之下，他想那样的情景已经是不大可能出现了。

他从床上一跃而起，在屋子里紧张地来回走着。“上帝啊，我这是怎么啦?”他说出声来。

他觉得在这次危机当中，他的生活法则不管用了。他过去对自己的认识在这里都不起作用了。他是一个未知数。他看清了，他不得不像小时候那样，重新开始摸索。他必须不断积累关于自己的信息。同时，他决心提高警惕，以免一些他尚未意识到的自己的品质会没完没了地让他丢面子。“上帝啊！”他沮丧地又说了一遍。

过了一会儿，高个子士兵很轻巧地从洞口钻进来，大嗓门二等兵也跟进来。他们两人一直在争吵。

"那好吧,"高个子进来时说。他激动地挥着手。"你信也好,不信也好,随你的便。你只需要坐在那儿安安静静地等着。很快你就会发现我是对的。"

他的战友固执地嘟哝着。一时间好像在脑子里搜寻一个令人惊服的回答。他最后说:"我想,你并不是万事通吧,对不对?"

"我没说过我是万事通呀,"另一个不客气地反驳他。他开始把各种东西往背包里塞。

小伙子停住脚步,看着正忙着往背包里装东西的高个子。"要打仗了,肯定是,对吗,吉姆?"他问。

"当然是啦,"高个子回答。"当然是啦。你就等着吧,明天看,你会看到一场从未有过的大仗。你就等着吧。"

"我的天啊!"小伙子说。

"咳,这回你就知道什么是打仗了,哥们儿,地地道道的、不折不扣的战斗,"高个子又补充了一句,神气活现,好像他就要演示一场战斗让他的朋友们看看。

"嘿!"坐在角落里的大嗓门说。

"啊,"小伙子说,"看来这回不和以往的传闻一样了。"

"绝对不会的,"高个子回答说,有点火了。"绝对不会的。难道你们没看见今天早晨骑兵都出发了吗?"他朝四周扫视了一下。没有人反驳他的话。"今天早晨骑兵出发了,"他又说了一遍,"听说驻地一个骑兵也没留下。他们奔里士满或别的什么地方去了,把我们留下来对付约翰佬①。这是一计。咱们团也接到命令了。刚才一个家伙看见他们往团部去了,是他告诉我的。整个营房闹得热火朝天——这个谁都看得见。"

"胡说八道!"大嗓门说。

小伙子一直没有说话。现在终于开口了,他对高个子说:"吉姆!"

"怎么?"

"你看新兵团怎么样?"

① 指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方联盟军士兵。

"噢，他们一进入战斗，就会打得好的，我想，"吉姆很冷静地蛮有把握地说。他很巧妙地使用了第三人称。"人们拿他们猛开玩笑，当然啦，因为他们是新兵嘛；但他们打起仗来还行的，我想。"

"会有人逃跑吗?"小伙子追着问。

"哼，也许会有几个逃跑的，可是这种人哪个团里都有，特别是初次交火，"吉姆很宽容地说。"当然啦，假如是大的战斗先打起来，整个队伍也许会因惊慌失措而乱跑，这种情况是可能的，而后，他们也许会停下来不顾一切地拼杀。但这都难说。当然，他们还从未经历过炮火，所以，第一次参加战斗不会一下子就把叛军打败；可是我想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比一些人要好，即使不如另外一些人。我是这样想的。他们管这个团叫'小鲜鱼'什么的；可是弟兄们都是来自体面的家庭，仗一打起来，多数人都会猛打猛冲，"他又补充了几句，特别强调"仗一打起来"这几个字。

"嗬，你以为你知道——"大嗓门讥讽地说。

吉姆恶狠狠地冲他来了。他们激烈地吵了起来，互相都使用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绰号称呼对方。

小伙子最后插嘴了。"你是否想过你自己也可能逃跑呢，吉姆?"他问。说完了他就哈哈大笑起来，好像刚才他在开玩笑。大嗓门也呵呵地笑了起来。

高个子二等兵摆摆手。"我说，"他一本正经地说，"我一直在想，有些混战的场面对吉姆·康克林来说也许太激烈，要是弟兄们成帮结伙地撒腿就跑，那么，我想我也跟着跑呗。只要我一跑起来，我会不要命地跑，这是没错的。要是大家都停下来打，那么，我也停下来打。我发誓，我会的。我可以打赌。"

"嗬!"大嗓门说。

我们这个故事里的小伙子听了战友的这番话，心里很感激。他原来心里一直在嘀咕，担心所有没上过战场的弟兄们都很有信心。现在他有点放心了。

第　二　章

第二天早晨,小伙子发现他的高个子战友是一个传播假消息的快嘴信使。昨天坚决支持高个子的观点的人开始嘲笑他,一直就不相信他的传闻的人们也讥讽他。高个子跟一个从查特菲尔德角来的人干了起来,把他打得不轻。

然而,小伙子觉得他并没有从自己的问题里摆脱出来。相反,这倒给他带来了持续的烦恼。这个传言让他更加关注自己了。现在增加了一个新的心事,他又只好回到早先作为蓝色示威队伍一分子的心态。

一连好几天,他反复盘算着,可是非常奇怪,结果总是不能令人满意。他发现,这样盘算下去是不会有结果的。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惟一能证实自己价值的办法是投身到炮火中去,然后通过一个具体的形象,也就是观察自己的两条腿,看看它们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他不情愿地承认,他不能只是静静地坐着,用脑子里想像出来的石板和铅笔得出一个答案来。要想得到这个答案,他必须要经历火、血和危险的考验,就像一个化学家需要各种器皿和试剂一样。因此,他为寻找一个这样的机会而发愁。

同时,他不断以他的战友为参照来衡量自己。比如,高个子就使他心里有了一点底。这个人沉静和冷漠的态度使他有了一些信心,因为他从小就认识高个子,很了解他,看不出高个子怎么做得了那些连他(小伙子)本人都力不能及的事情呢,而且,他想,他的战友对自己的估计很可能是错误的。或许,从另一方面说,到现今为止,他可能是个注定要过和平生活的默默无闻的人,但实际上,一上战场定会大放光彩。

小伙子倒很想再找出一个持自我怀疑态度的人,然后,意气相投地交换一下意见,那将是非常惬意的事情。

他有时用诱导的语言试探他的战友。他留意周围的人，想找到有自我怀疑情绪的人。但所有的努力都没有奏效，他没能诱使他们说出任何流露忏悔之意的话，没有人坦言自己也有他心中的那种疑虑。他不敢对别人讲出他的心思，因为他害怕讲出来之后会让某个不讲道义的知情人居高临下地看待他，跟那些没有忏悔的人一样，那样一来他会遭到耻笑的。

在对待伙伴的态度方面，他随着自己情绪的变化总是在两种意见之间摇摆不定。有时他倾向于相信他们都是英雄。而实际上，他常常暗自承认，其他的人身上具有崇高的品质，而且那些品质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他可以想像得出，有的人生活在世上好像无足轻重，却内藏顽勇，虽然战友里很多人他从小就认识，但他开始担心自己对他们的判断不免带有盲目性。然而，也有的时候，他又蔑视自己的这些看法，并说服自己，他的伙伴们暗地里都在犹犹豫豫，战战兢兢。

当他看见人们脸上带着急切和好奇的表情，激动地谈论着即将来临的战斗，就像谈论即将上演的剧目一样时，他的这种心情让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常常怀疑这些人是在做戏。

每当有这种想法时，他就严厉地谴责自己。有时他三番五次地责备自己。他深信自己违背了传统之神的意旨，犯下了好多可耻的罪行。

他焦躁不安，心里不断地叫嚷，将军们的动作太慢啦，简直让人无法忍受。他们无动于衷地在河岸上闲坐着，好像还很满足，而他却被一个很大的问题压得抬不起头来。他想立刻把它甩掉。他不能老是背着这样的包袱，他说。他对指挥官们有气，有时气得冒火。他就像一个老兵似的嘟嘟哝哝，抱怨军营生活。

一天早晨，天还没亮，他来到正准备出发的队伍中间。战士们正在交头接耳，猜测着有什么动静，也有人在议论着早先的传闻。在拂晓前的晦暗中，他们身上的军服闪烁着深紫色的光泽。河对岸的点点红色仍在像眼睛似的朝这边探视。东边的天空出现了一小片黄，好像为正在升起的太阳铺的一块地毯。在这黄色的映衬之下，上校巨大的身影骑在巨大的马背上，好像一个黑色的图案，朝队伍走来。

从远处的黑暗里传来了行进的脚步声。小伙子偶尔能看见黑影

像怪物似的移动着。新兵团站下来休息似乎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小伙子等急了。这么办事简直让人受不了。他真不知道还要让他们等多久。

当他朝四周望了望，对着神秘昏暗的前方思考的时候。他开始相信，眼前这个不祥的地方随时都可能火光闪闪，连绵不断的枪炮声随时都可能传进他的耳中。他看着河对岸的红光，觉得好像越来越大，就跟并肩前进的一排恶龙的眼睛一样。他转过身来朝着上校，看见他举起粗大的手臂轻轻地捋着胡须。

他终于听见沿山脚下的小路传来了奔跑的马蹄声。一定是下达命令来了。他屏住呼吸，探出身子往前看。激动人心的哒哒声越来越近，好像马蹄踩到了他的心灵。不一会儿，一个骑兵飞奔而来，身上的装备叮当作响，他拉住缰绳，停在新兵团的上校跟前。他们简短地交谈了几句，言辞尖刻。前几排的战士们都伸着脖子听。

那个骑兵旋转马头飞驰而去，回过头来喊道，“别忘了那盒雪茄！”上校好歹应了一声。小伙子觉得奇怪，雪茄和打仗有什么关系呢。

一会儿，队伍拐进了黑暗之中，这时它活像一只慢慢爬行的多足怪物。因为有露水，空气显得很沉重也很冷。队伍走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发出丝绸般的刷刷声。

偶尔有钢铁的闪光从所有这些巨大爬行动物的后背发散出来。从大路上传来嘎吱嘎吱和咕隆咕隆的声音，那是士兵们在拖着黑沉沉的大炮吃力地往前走。

士兵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一边嘟嘟哝哝猜测着各种情况。他们在小声争论着。这时一个士兵摔倒了，他伸手去够掉在地上的来复枪时，一个战士没看见，踩了他的手。手指被踩破了，那个士兵恶狠狠地大声骂了一句，逗得战士们吃吃直笑。

不一会儿，队伍走出草地来到一条路上，他们迈着轻快的大步继续前行。他们前面是黑压压的一个团的士兵，后面也是行军的战士，他们身上背的装备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

天渐渐亮了起来，灿烂的阳光照射在他们的后背上。当柔和的阳光洒满大地时，小伙子看见地上有两条又细又长的阴影，影子的前

端消失在远处的山头上，末端消失在一片小树林里。它们宛如两条长蛇，从黑夜的深洞里蜿蜒爬出。

此时小河已不在视线之内，高个子又开始吹牛，说他本来就认为自己具有敏锐的观察力。

他的几个同伴也强调说，他们也具有同样敏锐的观察力，并为此而庆幸。也有一些人说，高个子的说法与实际的行动计划根本不符。他们坚持自己的看法。你一言我一语争论得十分热烈。

小伙子没有参加争论。他一边随着松松散散的队伍走着，一边自己跟自己进行着他那永无休止的辩论。他无法让自己不去想它。他的情绪很低落，很沮丧，不时东张西望。他眼睛盯着前面，总担心从先头部队那里随时可能传来枪声。

长蛇阵从一个小山到另一个小山缓慢地爬行着，不见一丝硝烟升起。只见灰暗的尘埃向着队伍的右侧飘去。头顶上的天空是一片湛蓝。

小伙子观察同伴们脸上的表情，仔细地看他们是否也有与自己类似的情绪。他失望了。空气中某种热烈的成分使老兵们走起路来情绪高涨，几乎要唱起歌来，他们的这种热烈气氛也感染了新入伍的士兵。老兵们谈起打胜仗来好像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高个子也觉得他的话得到了证实。他们一定是在包抄敌人的后路。他们觉得仍然留守在河岸上的那些敌人真是可怜，同时也庆贺自己是肩负攻击任务的部队的一部分。

小伙子认为自己跟其他人不一样，当队伍里的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时，他心里感到难过。连队里那些爱说笑话的人尽情地说呀笑呀，新兵团在踏着笑声前进。

大嗓门用尖酸刻薄的话语挖苦高个子，常常使队伍笑得前俯后仰。

很快士兵们好像已经忘记了他们的使命。行军的队列里笑声此起彼伏。

一个胖乎乎的士兵要从路过的一家院子里偷一匹马。他想把背包放在马背上，让马驮着。他刚要牵着他的战利品逃跑，一个年轻姑娘从房子里冲出来，一把抓住马鬃，跟他大吵大闹起来。女孩子面颊

红润，眼睛明亮，站在那里活像一尊大无畏的雕像。

全团的士兵立即哄了起来，都停下来站在路上看热闹，他们一致站在少女一边。人们对这件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完全忘记了自己面临着一场大战。他们嘲笑那个二等兵的强盗行径，不断拿他相貌上的缺陷开玩笑；他们都支持女孩子，表现出疯狂的热情。

远处有人给女孩子出了一个大胆的主意。“用棍子揍他。”

二等兵把马放了，退了回来，士兵们尖声喊叫朝他起哄。全团的士兵都为他被打下阵来而欢喜若狂。他们大声喊叫，庆贺少女得胜。少女站在那里，喘着大气，毫不示弱地瞪着队伍。

夜幕降临时，那长长的队伍断成几截，以团为单位分散进入田野里扎营。帐篷就像从地里长出的奇形怪状的植物一样，一个接一个支了起来。营火就像一朵朵古怪的红色花蕾点缀着黑夜。

小伙子尽量不跟别人说话，只要情况允许，能不说就不说。晚上，他信步来到一片昏暗之中。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一堆堆营火在跳动，人们在深红色的火焰之间走动，来回晃动的黑影产生了神秘怪诞和邪恶恐怖的效果。

他躺在草地上。草叶轻柔地拂着他的面颊。月亮已经亮起来，就挂在树梢上。他被笼罩在如水般的夜的寂静里，此时他开始怜悯自己。微风轻轻掠过，有一种安抚的效果；黑夜的氛围使心情苦闷的他感到一种抚慰。

他想，要是此时又回到家里有多好啊，天天走同样的路线，从屋里出来到农具棚，从农具棚到地里，再从地里回到农具棚，从农具棚又回到屋里。他记得经常骂那头花斑奶牛和它的同伴们，有时他气得把挤奶时坐的小凳拾起来摔在地上。可是，现在看来，每一头牛的头上都顶着一个象征幸福的光环，只要能够再回到它们身边，他宁愿奉献美洲大陆上所有的铜纽扣。他对自己说，他生来不是当兵的材料。他很认真地思考着，他与那些像小鬼似的围着火堆窜来窜去的人之间究竟有哪些根本的区别。

他想着想着，忽然听见草叶的沙沙声，回头一看，是大嗓门来了。他喊了一声：“嘿，威尔逊！”

威尔逊走过来低头看着他。“嘿，你好，亨利，怎么是你？你躺在

这儿干什么呢?"

"咳,想点事儿,"小伙子说。

威尔逊坐下来,小心翼翼地点着了烟斗。"你的情绪不对头,伙计。你的脸色很不好。你到底怎么啦?"

"唉,没什么,"小伙子说。

大嗓门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谈起他们所期待的这场战斗。"嗨,这回咱们得手了!"他说话时满是孩子气的脸上现出灿烂的笑容,话音里回响着抑制不住的欣喜。"这回咱们得手了。好哇,这回咱们要把他们彻底干掉。"

"说真格的,"他补充说,语气比刚才更严肃,"到目前为止,差不多每次都是我们挨打;可这回——这回——咱们要彻底干掉他们。"

"我以为你刚才对这次行军是表示反对的,"小伙子很冷淡地说。

"噢,不是那样的,"大嗓门解释说。"假如到头来有仗可打的话,我倒不在乎行军。我所恨的是整天东跑西颠,在我看来,除了双脚生疼,他妈的口粮又缺,什么名堂也跑不出来。"

"唔,吉姆·康克林不是说这回可有仗打了吗?"

"这回叫他说中了,我想,虽然我不明白他是怎么知道的。这回咱们可赶上一场大仗了,而且形势对咱们十分有利,这是毫无疑问的。日他娘的!看咱们怎么收拾他们!"

他站起来,来回走动着,很激动。激动的心情使他走起路来好像脚踩弹簧。他生气勃勃、情绪高涨,相信肯定能够打赢。他用清醒、自豪的眼光展望未来,摆出一副老兵的样子打赌发誓。

小伙子看了他一会儿,没有说话。等他终于开口时,他说话的声音就像药渣一样苦涩。"看来你要大干一场啦!"

大嗓门若有所思地吐了一口烟。"噢,那倒不一定,"他一本正经地说,"那倒不一定。我想我也会和别人一样干得很好。我玩命干就是了。"很显然,他对自己言辞里的谦虚态度表示很满意。

"你怎么知道到时候你不会逃跑呢?"小伙子问。

"逃跑?"大嗓门说,"逃跑?——当然不会啦!"他哈哈大笑起来。

"哦,"小伙子接着说,"很多好样的打仗之前都认为他们能大干一场,可是时候一到,他们拔腿就颠儿了。"

"啊,那倒是真的,我想,"大嗓门说,"可我不会颠儿的。谁要是打赌说我会颠儿,他准得输钱,这就结了。"他信心十足地点了点头。

"哼,没有的事!"小伙子说。"你不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吧,对吗?"

"我不是,"大嗓门气愤地说,"我也没说我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呀。我只是说打起仗来我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我说的是这个。而且我也正在这样做。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说?看你说话的样子好像你以为你是拿破仑·波拿巴似的。"他瞪了小伙子一会儿,然后走开了。

小伙子冲着他的战友扯着嗓门喊:"嘿,你不必发这么大的火!"大嗓门继续朝前走,没理他。

让他惹恼的战友走了以后,他自己在空旷的野外感到很孤单。因为未能从别人的观点里找到一点使他认同的地方,这让他心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受。好像没有谁像他这样因为如此尖锐的个人问题进行思想斗争。他在精神上感到被大家抛弃了。

他慢悠悠地回到帐篷里,一骨碌躺在毯子上,高个子正在身旁打着呼噜。他在冥冥之中好像看见了"恐惧",它长着一千条舌头,在他背后没完没了地唠叨,让他赶快逃跑,而其他的人却冷静地为国家做着大事。他承认他对付不了这个怪物。他觉得身上的每一根神经都是一只耳朵,在听这个怪物说话,而别人却无动于衷,听而不闻。

就在他因痛苦思索而冒汗的时候,还能听见有人压低声音平静地说了几句话。"我出五。""我出六。""七。""七赢啦。"

他看着反射到白色的帐篷内壁上不停跳动的红色的火光,因为老是这样单调地苦思苦想,他感到很累,也很烦,便睡着了。

第 三 章

又一个夜晚降临了，队伍像两道紫色的光带正在通过两座浮桥。一束闪亮的火光照在河面上，把河水变成了葡萄酒色。火光照着行进的队伍，使队伍中间突然间折射出银色或金色的闪光。河的对岸，天穹底下，绵延起伏着一道黑黝黝神秘秘的山峦。夜间昆虫唱歌的声音显得格外肃穆。

一过了河，小伙子心想，他们随时都可能遭到从低矮树丛的黑洞里突然发起的可怕的袭击。他的眼睛警觉地盯着黑暗的地方。

但是，他所在的新兵团来到宿营地之前没有受到任何骚扰，士兵们因为疲劳就放心大胆地睡了。早晨起来，趁精力好，按照指定的路线出发了，沿着一条通向树林深处的狭窄小路急速前进。

就在这次急行军过程中，新兵团丢失了很多刚组建时所具有的特点。

士兵们开始扳着手指计算里程，而且他们也累了。“双脚生疼，他妈的口粮又缺，不就是这样吗?”大嗓门说。他们在出汗，也在发牢骚。过了一会儿，他们开始丢掉背包。有人毫不在乎地把背包丢在地上；也有人把背包仔细地藏起来，说方便的时候再回来取。他们开始脱掉厚褂子。很快，人们身上就没有别的了，只有必要的衣服、毯子、帆布袋子、饭盒、武器和弹药。“你现在只能吃饭打枪，”高个子对小伙子说。“你需要做的也就是这个。”

突然间，符合军事理论规范的笨重的步兵变成了讲求实际的轻便快捷的步兵。新兵团甩掉了包袱以后便有了新的前进的动力。但可惜的是，丢掉了不少贵重的背包，还有一些质量仍然很好的衬衫。

但这个团看上去还不像由老兵组成的队伍。部队里有经验的老兵团往往人数比较少。有一回，这个新兵团第一次开进阵地的时候，几个巡逻的老兵注意到队列的长度，便上前问道：“我说，弟兄们，这

是哪一个旅？"当他们听说那是一个团而不是旅的时候，老兵们哈哈大笑，说："啊，上帝呀。"

还有，他们头上戴的帽子也很相像。一个团的士兵戴的帽子能反映一个时期以来他们头饰的历史。而且，团旗上金色的字母也没有退色。字母仍然很新，很漂亮，旗手经常往旗杆上涂油。

很快，士兵们又坐下来开始想事情。他们闻到了静谧的松树的味道。斧头伐木时发出的单调的当当声在树林里回荡着，树枝上的昆虫一边点着头，一边像老妇一样在呻吟。小伙子又想起了他所谓的蓝色示威队伍理论。

然而，一天早晨，天还是灰蒙蒙的，高个子朝他腿上踢了一脚，他实际上还没有完全醒过来，就发现自己已经夹在人们中间，沿着树林里的一条小路在跑步，因为第一次跑得这么快，大家都在呼哧呼哧地喘大气。饭盒有节奏地击打着他的胯部。身上背的帆布袋子轻轻地上下颠簸着。他每跑一步肩上的滑膛枪就跳动一下，头上的帽子也不稳当。

他能够听见人们在耳语，说话声断断续续的："你说——这都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就这样跑了，这到底是为什么？""比利——别踩我的脚。你跑起来——像头母牛。"这时人们又听见大嗓门尖利的声音："他们这么慌里慌张地逃跑，究竟是为什么？"

小伙子觉得潮湿的晨雾随着大队人马的跑动也在流动。远处突然传来一阵哒哒的枪声。

他现在不知所措了。他一边跟着战友们跑，一边绞尽脑汁想，可是，他只知道自己要是摔倒了，后面上来的人会踩在他的身上。他所有的才智似乎都得用来引导他跨过路上的障碍。他感觉好像是被一群乌合之众裹挟着往前走。

太阳射出揭露一切秘密的光线，这时兵团一个接一个地露了面，好像全副武装的士兵刚从地下钻出来一样。小伙子察觉到时候到了。检验他的时候就要到了。一时间，他觉得在这重大考验面前，他犹如一个孩子。包裹着他的心脏的肌肉好像也已变得很薄。他抓紧时间打量着周围的情况。

但他立即就看出来，要想从他的新兵团里逃跑是不可能的。他

被团团包围在中间。而且四面八方都有铁一般严厉的传统法则和法律管束着他。他被关在一个移动的箱子里。

当他意识到这种情况时,他发现自己从来就没想来打仗。他根本不是自愿报名参军的。他是被残酷的政府拉进来的。而现在他们正把他拉出去任人屠杀。

新兵团顺着河岸往下溜,然后连滚带爬蹚过一条小河。河水缓慢地流淌着,呻吟着,阴影笼罩的河面上翻着白色的水花,像眼睛一样瞅着他们。

他们往对面的小山上爬的时候,大炮开始轰隆隆地响起来。此时小伙子突然产生一股好奇心,因而忘记了很多事情。他顺着河岸往上爬,速度之快连嗜血成性的亡命徒也望尘莫及。

他期待看见一个战斗场面。

有几块地处在林木的环抱之中,显得面积很小。他卧在草地上,透过树干之间的空隙,他能看见三五成群的散兵,一个跟着一个,呈波浪状推进,他们一会儿跑到这儿,一会儿跑到那儿,边跑边开枪。一道黑乎乎的战线横在闪烁着橘红色光线的空地上。一面旗子在风中飘动。

其他团的士兵还在踉踉跄跄地往岸上爬。整个旅已经编好了战斗队形,他们略停一会儿,就开始慢慢穿过树林,抄到正在减少的散兵的后面。这些散兵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在前面的景色中,然后又在前面更远的地方出现。他们总是像蜜蜂一样忙碌着,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小股的战斗之中。

小伙子聚精会神地看着眼前的情景,顾不上头顶的树枝,也没注意脚下,常常被地上的石头绊着,或被灌木枝条缠住。他意识到,这几个营的兵力以及他们喧闹的行动与这平和的自然环境很不协调,就像把血红色的纤维织进了淡绿色和淡棕色的柔软织物里,非常显眼,令人惊骇。看来把这个地方当成战场真是个错误。

正在往前推进的散兵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们朝小树丛里和远处的大树上开枪,向他揭示了悲剧——隐蔽、神秘而又严重的悲剧。

有一回,队伍碰见一个士兵的尸体。他仰面躺在地上,两眼直瞪着天空。他穿着一套很不合体的黄棕色军服。小伙子看见他的鞋底

子磨得和纸一样薄,死者的一只脚从鞋上的一个大窟窿里探出来,怪可怜的。看来命运背叛了这个士兵。他活着的时候也许对朋友掩盖了他的贫穷,死了以后,命运倒把他的尴尬揭示给了他的敌人。

队伍兵分两路悄悄地从尸体旁绕开。这个再也不怕攻击的死者倒是强行为自己开辟了一条通路。小伙子饶有兴趣地盯着死者灰色的面孔看。微风吹动着他那棕黄色的胡须,好像有一只手在捋着它。他觉得很想围着尸体转几圈,仔细看一看;这是生者的冲动,想从死者的眼睛里找出生命意义的答案。

刚离开战地时小伙子所产生的那种热情,在行军过程中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他的好奇心也很轻易地得到了满足。假如当初他上了河岸以后受到一个紧张激烈场面的强烈冲击,他很可能会大声呼啸着勇猛前进。可这次在大自然里的行军太平静了,使他有机会反思。他有时间思考自己的行为,并试图研究自己内心的感觉。

他现在被一些奇怪的念头控制着。他想,他并不欣赏眼前的景色;眼前的景色对他是个威胁。一股冷气从他后背上嗖嗖吹过。而且,说真的,他觉得腿上的裤子别别扭扭地不合身。

一所房子静静地站在远处的田野里,也给他一种不祥的印象。树林的黑影使他感到阴森可怕。他敢肯定这一带一定隐藏着眼睛凶光四射的敌人。他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将军们简直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这完全是一个陷阱。很快,左右的树林里就要冒出无数枝枪筒。一支支铁军就会从后面包抄上来。他们都要变成牺牲品。将军们都是白痴。敌人很快就会把全军吃掉。他朝周围扫了一眼,等待着死神偷偷向他袭来。

他想自己必须从队伍里站出来对他的战友们训话。他们不能这样像猪猡似的任人宰杀;他敢肯定,要是没有人对他们说明这个危险的形势,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这些将军们都是白痴,把他们往这个不折不扣的猪圈里赶。在这支队伍里只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他要站出来发表演说。尖利的、充满激情的字眼已经到了嘴边。

由于地形的原因,队伍被分割成几个小股,静静地穿过田野和树林。小伙子看了看身边的几个人,发现他们兴致都很高,好像在调查一件使他们着迷的什么事。有一两个迈着雄赳赳的步伐,好像已经



他期待看见一个战斗场面

进入了战斗。其余的人好像踩着薄冰走路似的。在这些没经受过考验的士兵当中,大部分人看上去挺沉着,也挺专注。他们要见识一下战争——这一血腥的动物,嗜血的神。他们的心思都集中在这次跋涉当中。

小伙子看着身边的情况,随即把几乎要喊出来的话挡在喉头。他看清了,即使这些人已经吓得腿打哆嗦,也会对他的警告嗤之以鼻。他们会对他起哄,甚至捡起什么东西朝他投过去。他承认他可能错了,那种慷慨激昂的言辞会把他变成一条可怜虫。

于是,他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他知道他注定要独自承担种种莫名的责任。他放慢脚步,落在队伍后面,不时用悲哀的目光看看天空。

他那个连队的年轻中尉把他吓了一跳,中尉用军刀抽他,还十分傲慢地大声喊:“嘿,小伙子,赶快跟上队伍。要滑偷懒可不行。”他加快了步伐。他恨这个人不赏识有头脑有教养的人,中尉。简直是个畜生。

过了一会儿,这个旅的队伍奉命在一片树林里停下来。那个地方光线昏暗,就像进了大教堂。散兵们还在频繁出击。透过林间小径可以看见他们的来复枪泛出的硝烟在空中飘荡。有时硝烟滚成浓密的白色烟团,缓缓升上天空。

队伍在树林里停下来以后,新兵团的很多人就开始在自己面前垒小山,用石头、树枝、土,一句话,只要能挡住子弹,什么都用上了。一些人小山垒得大一点,其余的人垒得小一点,但也挺满意。

这一举动引发了一场讨论。有的人希望像决斗者那样,相信从头到脚直立在那里当靶子没有什么不可以。他们说他们看不起如此小心谨慎地采取防范措施。其他人则用手指着正在两侧像猎狐犬似的刨地的老兵,不以为然地回敬着。很快在队伍的前面就垒起一道屏障。然而,他们随即又接到命令撤出这个地方。

这可让小伙子感到震惊。他把一路上的忧虑抛到脑后。“那么,他们把我们赶到这里是为了什么呢?”他问高个子。高个子虽然也是被迫离开他用石块和脏土精心垒起的护身屏障,但还是怀着镇定的信念,连篇累牍地解释起来。

当新兵团换了一个阵地摆好战线之后，大家为了安全起见，又一字排开挖了一个个小战壕。他们的午饭却是躲在第三次构筑的战壕里面吃的。然后他们又奉命从这里撤走。他们就这样从一个地方被调到另一个地方，显然是没有目的。

小伙子曾听说，人一进入战斗就变成别的东西了。他认为自己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能得到拯救。因此，对他来说，等待就意味着煎熬。他心急如焚。他认为，将军们显然是目的不明确。他开始对高个子发牢骚。“我受不了了，”他大声喊着。“我真不明白，这样毫无目的地让我们跑断了腿有什么好处。”他心里明白，这不过是一次蓝色示威行动而已，所以，他希望能回到营房去；或者干脆去打一仗，也好以此来证明他怀疑来怀疑去不过是个傻子，而实际上，他是一个具有传统勇气的男子汉。眼前的境况造成的紧张情绪使他难以忍受。

泰然自若的高个子用饼干夹猪肉做了一个三明治，旁若无人地大口大口吃起来。“哦，我想我们得做点野外侦察，不让他们太接近我们，或者摸摸他们的底什么的。”

“哼！”大嗓门说。

“我说，”小伙子仍然烦躁不安，喊道，“我干点什么都行，就是不愿意整天在野外跑来跑去，毫无用处，还累得七死八活。”

“我也是，”大嗓门说。“现在这样不对头。我跟你说，但凡有点头脑的人指挥这支队伍，也——”

“嘿，住嘴！”高个子二等兵吼道。“你个小傻瓜。你这该死的家伙。你们穿上这身衣服还不到六个月，可说起话来就像——”

“哎，我只是想打点仗而已，”大嗓门插嘴道，“我不是来这里走路的。我要是来这里只为了走路的话，我可以回家去，围着牲口棚转圈儿就行了。”

这时高个子脸通红，又大口吃下一个三明治，好像绝望的人吞吃毒药一样。

可是，他一边嚼着，脸上的表情逐渐变得平静而满足。吃着这样的三明治，即使和人做激烈的争论，也不会发火。他吃饭时总是怀着幸福的心情回味已经咽下的食物。好像他的心灵和他吃下的美食在进行沟通。

他十分冷静地适应了新的环境和新的情况，一有机会就从背包里拿出东西吃。行军时他迈着猎人般的步伐，既不在意行军的方式，也不在意路途远近。他三次接到命令从三个用土石垒起的小防护屏障(每一个都是工程杰作，都值得以他祖母的名义将其变成圣地)撤离时，他没有表示过反对。

下午，新兵团又走过他们早晨经过的地方。那个地方已不再对小伙子构成威胁。他已经几次从那里走过，对那里很熟悉了。

然而，在他们开始走进一个新的地方时，早先因为无知和无能而产生的恐惧又在袭击着他，可是这回任它们喋喋不休去吧。他心里在想着他的问题，而且，他在绝望中得出一个结论，无知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他曾经得出过这样的结论：干脆死了更好，死可以结束他的烦恼。照他这种对待死亡的无所谓的态度看，死不过是安息而已；而他竟然在死亡这件区区小事上大做文章，这使他一时感到愕然。他早晚会死的；他会去一个有人理解他的地方。指望像中尉这样的人欣赏他深沉而又高雅的心智是徒劳无益的。他只有面向坟墓去寻求理解。

小股散兵的枪声嗒嗒嗒连续不断地响着，夹杂着从远处传来的欢呼声。大炮响起来了。

小伙子真切地看见一股股散兵们在跑。他们是被滑膛枪的声音追跑的。过了一会儿，就看见来复枪发射时喷出的炙热而又危险的火光。硝烟慢慢地、蛮横地在田野里弥漫着，好像幽灵一样监视着大地。枪炮声越来越大，如同远处驶来的火车传来的轰鸣。

在他们右前方的一个旅突然呼喊着投入了战斗，如同爆了营一般。然后，便在远处一堵灰墙的后面拉开距离卧倒。你得再看一遍才能确定，那不是灰墙，而是弥漫的硝烟。

此时小伙子已经忘记了他精心安排的战死的计划，瞪着两只眼睛发愣，他睁大眼睛，注视着眼前一幕幕的战斗场面，嘴唇微微张着。

忽然间，一只沉甸甸的手放在他的肩上，这只手传达出某种忧伤。他从呆滞状态中醒来，回头一看是大嗓门。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上战场，老伙计，"大嗓门说，声音

忧郁低沉。他脸色苍白，略显女性气质的嘴唇在颤抖。

“啊！”小伙子惊呆了。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上战场，老伙计，”大嗓门继续说，“我有预感——”

“什么？”

“我头一次上战场就死定了——我想——想让你把这几件东西替我带回家去。”他说完就可怜地抽泣起来了。他递给小伙子一个用黄色信封包着的小包。

“怎么，这到底是——”小伙子说。

大嗓门瞥了他一眼，眼神就像从坟墓里传出来的一样。然后，他以预言家的姿态举起了那只软弱无力的手，然后转身走了。

第 四 章

全旅的队伍奉命在小树林边上停下来。士兵们在树丛中卧倒，把不安分的步枪冲着田野，他们费力地观察，想弄清硝烟后面的情况。

透过弥漫的烟雾他们看见有人在跑。一些人喊着互报信息，边跑边打着手势。

新兵团的士兵们目不转睛地看着，聚精会神地听着，嘴里不停地谈论着战斗的传闻。传闻像不知从何而来的鸟儿一样到处飞来飞去。

“听说佩里分队被赶回来了，伤亡很大。”

“是的，卡罗特进了医院。他说他病了。那个精明强干的中尉正在指挥G连。士兵们说他们即使不得不全部开小差，也不再听卡罗特指挥了。他们都知道他是个——”

“汉尼西斯的炮兵连也完了。”

“没有的事。十几分钟以前我还看见汉尼西斯炮兵连从左侧出发走了。”

“啊——”

“那个将军说，咱们进入战斗时，整个304师都归他指挥，他还说，咱们这回要打一场别的团从来没有打过的仗。”

“听说咱们的军队在左翼战事不妙。听说敌人把咱们的防线赶进了湿地里，打败了汉尼西斯炮兵连。”

“没有的事。汉尼西斯炮兵连一分钟以前才从这儿过去。”

“那个年轻的汉斯布鲁克，他能成个好军官。他什么都不怕。”

“我碰见148团一个来自缅因州的伙计，他说他的部队在收费公路上与叛军打了四个钟头，杀死五千来人。他说再打这么一仗战争就结束了。”

“比尔也没有害怕。没有，老兄！不是那么回事。比尔是不会轻易害怕的。他只是发火罢了，他就是那样的人。当那个家伙踩了他的手时，他站起来说他愿意把这只手献给国家，可要是每一个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乱窜的游击战士都踩上他的手，他可就傻眼了。所以，他顾不上打仗了，住进了医院。三个手指被碾碎了。该死的医生要给他截肢，比尔大闹一场，我听说。他这个家伙真有意思。”

前面嘈杂的枪炮声越来越大，像一场震耳欲聋的大合唱。小伙子和他的战友们顿时安静下来，一动不动。他们看见一面旗子在硝烟中愤怒地飘动。旗子附近，朦胧之中正紧张地穿来穿去的士兵的身影隐约可见。一股队伍像激流一样通过田野。正在急忙转移阵地的炮兵连急匆匆地从掉队的人们中间穿过，把他们挤散到左右两侧。

一颗炮弹像暴风雨中的女鬼① 一样从这些畏缩在一起的后备兵的头顶呼啸而过，落在小树丛里，爆炸时火光四起，黄土横飞，松树针叶阵雨似的哗哗掉在地上。

无数子弹嗖嗖地在树枝中间穿过，打在树上。被打断的枝条和树叶纷纷落到地上，好像有人抡着一千只微小而又无形的斧头在砍树。士兵们弯着腰低着头不停地躲躲闪闪。

小伙子所在连队中尉的手中弹了。他开始破口大骂，引得士兵们神经质般地笑了起来，笑声沿着全团的防线传播开去。中尉骂的是一些人们常说的脏话。这使新兵们紧张的情绪有所缓解。听起来就像他在家里不小心用榔头砸了一下自己的手指。

他小心地把受伤的手伸开，不让血滴到裤子上。

连队的上尉把自己的军刀夹在腋下，掏出一块手帕给中尉包扎伤口。但关于怎样包扎，两人又争执起来。

远处的那面战旗疯狂地抖动着，仿佛在挣扎，要从痛苦之中把自己解救出来。在空中翻滚的硝烟里有一道道火光闪电般穿过。

从硝烟里出现了迅速奔跑的士兵，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很明显，整个部队都在逃跑。战旗突然倒下，如同死了一般。它倒下时的姿势是一种绝望的表示。

---

① banshee，苏格兰、爱尔兰民间传说中的女鬼，她的出现被视作死亡的凶兆。

从一道道硝烟的幕墙后面传来一阵狂叫。由灰色和红色勾勒的画面淡出了，换上了如暴民似的军人像野马一样狂奔的画面。

第 304 团左右两侧的老兵们开始起哄。他们的尖叫声和子弹激烈的嗖嗖声以及炮弹的鬼嚎声夹杂在一起，边取笑打哈哈边告诉他们往哪里跑安全。

可是新兵们已经吓得喘不过气来。"上帝啊！桑德斯的部队已经粉身碎骨了。"小伙子胳膊肘旁边的一个人说。他们畏缩着挤在一起，好像在束手无策地等着洪水到来。

小伙子顺着身着蓝色军服的队伍扫了一眼，从侧面望去队伍纹丝不动，如雕塑一般。后来他记得，当时那个掌旗军士两脚叉开站着，好似等着谁来把他推倒在地。

后面的一伙人像旋风似的从队伍的一侧绕过去。前前后后都有军官，他们像气急败坏的木匠似的被夹在人流之中，右手拿着大刀，左手握着拳头，胡乱挥舞，只要够得着就朝人们头上打去。他们像公路大盗一样咒骂着。

一个骑马的军官像被宠坏的孩子一样大发脾气，不停地晃着脑袋，挥动着双臂，两腿乱蹬乱踹。

还有一个军官，就是旅长，他骑着马东奔西跑，大声喊着。他头上的帽子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军服也歪歪斜斜的。他就像一个刚从床上跳起来去救火的人。他的马蹄常常威胁着四处奔跑的士兵的头，可是奇怪得很，他们总是能幸运地躲开。他们慌乱逃窜时好像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四面八方都有人在骂他们，可不论骂声有多大，骂声拉得有多长，他们也顾不上了。

在混乱当中，可以听见爱挑剔的老兵们跟他们开一些粗俗的玩笑；可是这些正在逃跑的士兵显然意识不到周围还有人在看着他们。

这些疯狂逃窜的人流的脸上反映出战斗的恐惧，这让小伙子产生一种感觉：假如他处在他们的境地，假如他能够理智地指使自己的双腿的话，即使上苍伸出几只强有力的大手也无法把他按在战斗岗位上。

他们脸上有一种惊恐的神情。硝烟中的搏斗在他们苍白的面颊和一心只想逃生的眼神里绘制了一张夸大的图画。

这一拼命逃生的情景产生了一股洪水般的力量，好像能把地上的树枝、石块和人一并冲走。作为后备队伍，他们必须顶得住。他们一会儿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地站着，一会儿脸色阵阵发红浑身哆嗦。

在混乱之中小伙子有了一个念头。这个驱使士兵们逃跑的由多个成分构成的魔王还未露面。他一定要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模样，然后再跑，他想，他很可能比他们当中跑得最快的人跑得还要快。

第　五　章

部队有时需要暂时待命。等待的时候，小伙子想起了家乡的一条街道，想起了那年春天马戏团进村巡游前的情景。他记得当时他还是一个易于激动的小孩子，记得他是怎样站在那里，准备跟着那个骑白马的衣衫褴褛的女演员走，或是跟着那辆拉着马戏团团员的已经退色的马车走。他还能看见那条黄色的路，路边等待的人群和暗淡的房子。他特别记得一个老人，坐在商店门口的饼干盒子上，对马戏团的表演装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他的脑海里出现了成千上万个当时的细节，颜色不同，形状各异。但坐在饼干盒子上的老人给他的印象最突出。

有人喊了一声："他们来了！"

士兵们开始忙碌起来，嘴里嘟嘟囔囔的。他们恨不得把每一颗子弹都准备好放在手头，把腰带上的子弹盒也仔细地拉到身边不同的位置上，那份细心活像在试戴七百顶印第安人的新的羽毛头饰。

高个子把他的来复枪准备好以后，掏出一块像是红色手帕的东西。他正在仔细地把手帕打成结戴在自己的颈下，又突然听见队伍上上下下传来一阵闷声闷气的喊声。

"他们来了！他们来了！"这时听见扳动扳机的嗒嗒声。

一群穿褐色军装的人从硝烟弥漫的田野跑过，边跑边尖声喊叫。他们弯着腰端着来复枪跑上来，胡乱上下摆动着枪筒。一面旗子在靠近前沿的地方快速移动着，旗杆微微向前倾斜。

小伙子看见他们跑过来，突然想到自己的枪可能没有上子弹，一下子惊呆了。他站在那里，想聚精会神回忆一下他什么时候给枪上过子弹，但是想不起来。

一个没戴军帽的将军骑着大汗淋漓的军马停在第 304 团上校的跟前，冲着他的脸挥着拳头。"你得给我顶住！"他声嘶力竭地喊着，

"你得给我顶住!"

上校慌了,说话开始结巴起来。"好—好吧,将军,上帝作证!我—我们将尽—尽我们—最大—大的努力,将军。"将军激动地挥了一下手臂,飞快地跑开了。上校也许是要出出气,便破口大骂起来。小伙子赶紧回过头确认后面并没有受到骚扰,只见上校正一脸怒气瞪着他的士兵们,好像在说,他带这样的兵打仗真是倒霉透了。

小伙子身旁的一个人嘟嘟囔囔地说,好像是自言自语:"哎,咱们现在糟糕啦!哎,咱们现在糟糕啦!"

这个连队的上尉情绪激动地在队伍后面来回走动。他像学校女教师似的絮叨着,好像是对着一群刚刚接受启蒙教育的小孩子说话一样,没完没了地重复着同样的话:"要保存火力,弟兄们——我不下命令不许开枪——要保存火力——等他们靠近再打——别他妈像傻子似的——"

小伙子脸上淌着汗水,他的脸很脏,像一个正在哭泣的淘气孩子一样。他不停地用上衣袖子紧张地抹去眼睛上的汗水。他的嘴仍然是微微张开着。

他朝眼前遍地是敌军的野地里瞥了一眼,很快,就不再琢磨是否给枪上了子弹。实际上他还未做好开枪的准备,还未对自己宣布他就要开枪,就已经把听话的来复枪端起来,摆好姿势,猛地开了一枪。随后,他继续射击,他打枪时的感觉好像这是一枝自动来复枪似的。

突然间,他不再关心自己的事,而且也忘记了正在威胁着他的命运。他现在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成员。他感觉到,好像他是一个团体的一员,比如说,一个团,一个集团军,一个事业,或者一个国家——而这个团体正面临着危机。他已经融进一个具有共性的个体里,而这个个体被一个强烈的愿望所左右。他一时无法逃脱,就像小手指不能脱离拳头转圈一样。

假如他早想到了自己所在的团即将被歼灭,也许能早点脱离它。但是听见队伍里嘈杂的声音他略觉塌实。新兵团就像一串爆竹,一旦点燃,势不可挡,直到火药燃尽。它吱吱地飞上天空,然后轰的一声巨响爆发出巨大的力量。他想像新兵团前边的阵地上敌军尸体狼藉的情景。

他总能感觉到战友们就在他的周围，觉得他们之间微妙的战友情谊比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更有力量。那是产生于战火之中出生入死的神秘的兄弟感情。

他在执行一项任务。他就像一个木匠，已经做了很多木箱子，现在正在做另一个，只是干活时显得非常紧张急迫。在他脑子里，他正急急忙忙地朝别的地方跑着，就像木匠一样，一边吹着口哨，一边想着他的朋友或敌人，想着家乡或酒馆。但后来他觉得这些突然出现的梦想从来都不完整，那只不过是一团朦朦胧胧的念头而已。

突然间，他感觉到了战争的气氛——他冒了一身虚汗，眼球就像滚烫的石头似的要爆炸。耳朵里轰隆轰隆震天响。

接踵而来的血色的怒火。小伙子感到一种强烈的愤怒，犹如动物不断受到挑逗时的反应，或性情温顺的母牛被几只狗惹恼时的反应。他恨透了那枝一次只能打死一个人的来复枪。他想要是能冲上去用手指掐死敌人该多好。他渴望有一种力量，借助这股力量他能大手一挥，横扫世界，击退所有来犯的敌人。他看到了自己的无能，于是他的愤怒变成了另一种愤怒，类似野兽被人追得无处可逃时的反应。

他湮没在来复枪的浓烟里，此时他所气愤的不是正在朝他冲过来的那些敌人，而是上下翻滚的硝烟战魔，把他们的“硝烟战袍”塞进他那已经干燥的喉咙，让他喘不过气来。他拼命地挣扎，想喘口气，恢复一点知觉，就像婴儿拼命蹬开让他感到窒息的毯子一样。

人们不断升温的怒火终于爆发出来，同时脸上显出急切紧张的神情。很多人嘴里低声嚷着，这些压低了的欢呼声、吼叫声、咒骂声和祷告声混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声音的潜流，构成一支带有野蛮味道的歌曲，和着战争进行曲的共鸣，听起来跟吟诵似的，很怪异。小伙子身旁的那个人嘴里在叨念着，其中有一种柔和稚嫩的成分，就像婴儿在自言自语。高个子高声骂起来，从嘴唇迸出一连串奇怪的肮脏字眼。突然间，另一个人，就像忘记了把帽子放在哪里而发牢骚似的说：“那为什么他们不支援我们？他们为什么不派援兵？难道他们认为——”

仍处在战斗的麻木状态的小伙子听见了，就像一个人在打盹时

所听到的那样。

现在决然不见一点英雄姿态。他们一会儿弯着腰，一会儿抬起身，慌慌张张，气急败坏，姿态千奇百怪。他们用捅弹杆把子弹送进滚热的枪管里，不断发出叮当的响声。子弹盒的盖子都已解开，每走一步，盒盖就往上跳一下，看着很可笑。子弹一上膛，他们就把枪端起来，把枪托顶在肩头，冲着烟雾弥漫的地方，或那些模糊不清不断移动的人影胡乱开枪，这些人影在新兵团前面的阵地上就像魔术师手里的木偶一样越变越大。

军官们拉开距离往后退，此时他们已顾不得站立时是否仍是英姿焕发。他们前蹿后跳，大声吼着下指示，给士兵们鼓劲。他们的吼声大得出奇，声嘶力竭地拼命嚷，为了要观察到滚滚硝烟背面的敌情，他们经常使劲往下探身，差一点就倒立了。

刚才小伙子所在连队的中尉撞上一个要逃跑的士兵，这士兵刚一听见战友们放了一排子弹就尖声叫着撒腿跑了。这两个人在队伍的后面单独演了一场戏。士兵哭诉着，眼睛看着中尉，眼神像绵羊般温顺。中尉一只手抓住他的领子，另一只手握紧了拳头打他。中尉一拳接一拳地打着把他赶回队伍里。士兵规规矩矩地呆头呆脑地往回走，用动物似的眼睛望着军官。对于他，军官那种严厉、生硬、毫无惧怕的说话声里也许有一种神威。他要往枪里装子弹，但他的手直抖装不进去。中尉只得帮他一把。

士兵们一个一个倒下了，这儿一个那儿一个的活像放在地上的包裹。小伙子所在连队的上尉在战斗开始不久就牺牲了。他的遗体四肢舒展，就像一个疲劳的人躺在地上休息一样，但是他的脸上有一种惊诧和悲伤的表情，好像认为哪个朋友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那个爱唠叨的人脸上被子弹擦伤，鲜血哗哗地往下淌。他双手抱着头，“哎哟”了一声便跑开了。另一个士兵也突然“哎哟”了一声，好像他的肚子被人用棍子打了一下。他坐在地上，眼睛发直，似有后悔之意，眼睛里饱含着无声的难言的责备。队伍的前面有一个士兵站在一棵树的后面，他的膝盖被子弹打碎了。他立即扔下枪，双臂搂住了树干。他死死地抱住树，大声喊人帮忙，好让他把手从树上松开。

最后，骚动不安的队伍里传出一阵兴奋的喊声。枪声从震耳欲

聋的轰响变成战斗即将结束时几声断断续续的带报复性的啪啪声。在硝烟慢慢消散时,小伙子发现对方的进攻已经被击退。敌人的队伍被打散了,只好分散成几个小分队。他看见一个敌兵爬到围栏顶上,跨在横杆上,打了最后一枪。战斗的浪潮结束了,地上留下星星点点的残骸。

新兵团里有人开始狂呼起来。但很多人仍然沉默着。显然,他们各人都在想自己的事情。

头脑冷静下来时,小伙子想他最终会因为窒息而死亡。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一直在污浊的空气里挣扎。他就像铸造厂里的工人一样浑身油污,大汗淋漓。他抓起水壶喝了一大口温水。

队伍上下在喊着同样意思的一句话。“好哇,咱们已经把他们打退了。咱们已经把他们打退了;不然的话咱们就倒霉了。”他们说这句话时心里异常高兴,互相投以会意的眼神,脏乎乎的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

小伙子回过头往后看了看,然后又朝左右瞧了瞧。他现在才有闲心看看周围,终于也能享受一点快乐。

在他脚下是几具令人感到恐怖的尸体,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身体扭曲得不成样子。胳膊弯着,头转到不能再转的程度。好像这些死人是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才摔成这个样子,好像被人从天上扔到地下似的。

一个炮兵连正在树丛后面的一个地方打炮,炮弹从树丛顶上飞驰而过。开始时小伙子被炮火的闪光吓坏了。他以为炮弹是直接朝他打来的。通过树木之间的空隙他看见了炮手的黑影子在紧张飞快地操作着。操作程序看样子挺复杂。他不明白,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他们怎么能够记住一道一道的程序呢?

大炮排成一列,好像一排野蛮部落的酋长一样,激烈地争论着。这很像北美印第安人举行的一个严肃的帕瓦仪式,仆人们忙碌着跑来跑去。

一小队受伤的士兵疲惫不堪地朝后撤。他们的队伍好似从全旅的被撕裂的肌体上流下来的一注鲜血。

左右两侧黑乎乎的是别的部队。他好像看见在前面较远的地方

有浅黑色的人群从树林的几个地方钻出来。具体人数说不清，但足有几千人。

有一回，他看见远处有一个小小的炮兵连沿着地平线急速奔跑。在运送大炮的马车上微小的战士们在鞭打他们微小的马匹。

从一个山坡上传来一阵呐喊声和爆炸声。硝烟在树叶间渐渐弥漫开来。

大炮发出雷鸣般的轰隆声，似有慷慨陈词的效果。到处可以看见旗子在飘扬，其中红色条纹特别显眼，这些旗子将其温暖的颜色映在黑压压的队伍上，像星星一样。

看见旗子上有象征意义的图案，小伙子又像以往那样激动起来。它们像美丽的鸟，在暴风雨中飞翔而毫无惧色。

听着从山坡传过来的枪声，听着从远处左侧传来的滚滚如雷鸣的炮声，听着从四面八方传来的较弱的嘈杂声，他才意识到，在那边，在那边，在那边，别人也在打着。在这之前，他还以为所有的战斗都是直接在他的鼻子底下进行的。

他环视着周围，在看见蓝色的纯净的天空和洒在树上和旷野里的阳光时，小伙子感觉到一阵惊奇。令人惊奇的是，正当恶行肆虐之时，大自然仍在静静地继续着它那辉煌的旅程。

第 六 章

小伙子慢慢醒过来。他又逐渐恢复到可以关注自己的状态。在几分钟里，他茫然地审视着自己的身体，好像过去从未看见过自己一样。然后，他从地上拾起帽子，扭动了一下上身，把夹克穿得更舒服些，又一条腿跪在地上把鞋带系好。他若有所思地抹了一下汗津津的脸。

可算一切都过去了。紧要关头的考验已经通过了。战争所带来的血腥的可怕的困难已经被征服了。

他沉浸在一种自我满足的兴奋状态中。他感觉一生中惟有现在最快乐。他好像站在自身以外，又看到了最近一次战斗的场面。他认为，一个参加过如此惨烈战斗的人真是了不起。

他感觉自己是个好样的。他甚至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有理想的人，而过去这些理想对于他是极遥远的事情。他笑了，从心底感到满足。

他现在对战友们笑着，又温柔又和善。“哎呀！真够热的，啊？”他很客气地对一个正在用袖子擦着脸上汗水的士兵说。

“可不！”对方说，很随和地咧开嘴笑了。“我还从来没赶上过他妈这么热的天气。”他摊开四肢舒舒服服地躺在地上。“哎，是啊！我真希望咱们从礼拜一起一个礼拜之内别打仗。”

小伙子开始和那些面熟的人握手，与他们推心置腹地交谈，他甚至觉得和他们简直是心连着心了。他帮助一个嘴里总是骂骂咧咧的战友包扎小腿上的伤口。

可是，突然间，新兵团的队伍里有人惊愕地大叫一声：“他们又来了！他们又来了！”躺在地上的那个人跳起来说：“我的天！”

小伙子赶紧转过头往旷野里一看，从远处的小树丛里涌出密密麻麻的一大群人。他又看见那面旗子倾斜着迅速向前移动。

本来有一阵子没有炮弹骚扰了，可现在炮弹又从他们头顶飞驰而过，在草丛里或树叶间爆炸。炮弹像奇怪的战争花蕾突然绽放出凶残的花朵。

士兵们呻吟着。他们的眼睛失去了光泽，污迹斑斑的脸上又布满了愁云。他们缓慢地移动着僵直的身体，沮丧地盯着敌人发狂似的朝他们扑过来。这些在战争之神的神殿里劳作的奴隶们面对着眼前艰难的任务产生了反叛的意识。

他们急了，开始互相发牢骚。"喂，我说，怎么好事都让我们赶上啦！这也太过分了！为什么没有人增援我们呢？"

"再打一次咱们可受不了了。我不是到这儿来跟他妈所有的叛军打仗的。"

这时一个人哭丧着脸喊了一声："我真希望是比尔·史密瑟斯踩了我的手，而不是我踩了他的手。"当新兵团带着痛苦的心情跌跌撞撞开进阵地进行反击时，每一个人疼痛的关节都在咔咔作响。

小伙子瞪着双眼看着。肯定的，他想，这种不可能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他等着，好像期待敌人会突然停下来，向他们道歉，然后弓着腰退回去。这全是错误的。

但是炮火在新兵团防线的一处响起，然后向两边延伸。随着大片的火焰冒出股股浓烟，一刹那间，这浓烟在微风里像乌云一样沿地面翻滚，然后就像穿过铁箅子似的从队伍里穿过去。浓烟在阳光照射下闪烁着土黄色，在浓烟的阴影之下则是一片凄楚的蓝色。旗子有时被吞没在烟尘里，消失在这一片聚集的水蒸气里，但它仍时常探出来，映着阳光，华丽而灿烂。

小伙子眼睛里出现了一种神色，这种神色人们只有在筋疲力尽的马的眼睛里才能看到。他的脖子因为紧张无力而不停地发抖，胳膊上的肌肉麻木而没有血色。他的手看上去又大又笨，就像戴了一副无形的拳击手套似的。膝关节也是颤巍巍的站立不稳。

刚才战斗打响之前战友们说的话又开始在他耳朵里响起。"喂，我说，好事都让咱们赶上啦！这也太过分了！为什么没有人增援我们呢？他们拿我们当什么啦——他们为什么不派兵增援呢？我不是到这儿来跟他妈所有的叛军打仗的。"

他开始夸大来犯者的耐力、技术和勇气。他自己已经累得浑身无力，摇摇晃晃，看见他们竟能坚持持久便感到无限的惊奇。他们一定是钢铁制作的机器。他们也许早已鼓足了劲头，准备打到太阳落山，跟这样的敌人打下去是打不出什么名堂的。

他慢慢地端起枪，看田野里黑压压一片，便朝着正在奔跑的一伙人开了枪。然后他又停了，通过硝烟聚精会神地往那边窥视，看见对面不断变化的景象，人们在奔跑着，像被追逐的小鬼一样，边跑边嚎叫。

在这位小伙子看来，这是一群可怕的恶龙在向他攻击。他就像那个在红红绿绿的妖魔到来时丢掉双腿的人一样。他失魂落魄地等着、听着，好像闭着眼睛，等着被吞噬似的。

他身边一个一直在十分激动地摆弄着来复枪的士兵，突然停下来，大叫着跑了。还有一个年轻人，本来是满脸英勇无畏的表情，显示出敢于牺牲的精神，转瞬间变得绝望了。他好像一个深更半夜来到悬崖边沿而突然意识到危险的人，吓得面无血色。这是神的启示。他也把枪往地上一扔，拔腿就跑，脸上没有一丝害羞的样子，像兔子似的跑了。

别人也开始穿过硝烟跑开了。小伙子回头一看，眼前的景象把他从恍惚状态惊醒，好像整个团队都在逃跑，抛下他一个人不管。他看见几个人影儿一闪而过。

他吓得大喊大叫，在原地打转，就像一只怯懦小鸡。他不知往哪儿跑才安全。他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毁灭性的危险。

他三步并作两步直奔队伍的后尾追去。他的枪支不见了，帽子也丢了。他的上衣未扣纽扣，衣襟迎风飘着。弹盒盖随着他的步伐一个劲地上下跳动，用线绳系着的水壶悬在身后。他能想像出来的种种恐惧都写在脸上。

此时中尉大叫一声，一跃而上。小伙子看见他满脸通红，怒气冲冲，还看见他用军刀轻轻一击。他想，在这个时候中尉竟然有兴趣做出这种动作，真是个奇怪的家伙。

他像瞎子似的乱跑，有两三回他摔倒在地。有一回他的肩重重地撞在一棵树上，差一点头朝前栽在地上。

现在他离开了战场，反而更害怕了。若是死神击中他的两片肩胛骨之间那会比击中眉宇之间更可怕。后来他再想起这件事，便产生了这样的感觉：目睹着恐怖的景象要比只是听见恐怖的声音强得多。从战场上传来的阵阵声响就像石头一样；他相信他将会被砸得粉碎。

他跑着跑着又遇上了别的战士。他隐隐约约地看见左右两侧都有人，身后也有脚步声。他心想，全团的人都在被这不祥的枪炮声追着逃跑。

在逃跑途中，他身后的脚步声使他稍微松了一口气。他隐约感觉到，死神一定会首先选中离他最近的人；恶龙一定会拿那些跑在他身后的人们开斋。所以，他拿出短跑运动员不要命的劲头要把他们甩在后头。这是一场竞赛。

他在前面跑着，横穿一小块野地时，才发现自己进入了炮弹横飞的地方。炮弹从他头顶上呼啸而过，他一面听，一面想像着炮弹张着大嘴冲他笑，露出一排排残酷的獠牙。有一次，一颗炮弹落在他前面，爆炸时怒光四射，挡住了他已选定的去路。他立即趴在地上，然后又一跃而起，钻进一个灌木丛。

他跑着跑着，就看见炮兵在作战，他惊讶得目瞪口呆。他们似乎情绪如常，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面临覆没的危险。排炮正在跟远方的对手交火，炮手们自我陶醉，欣赏自己的炮打得好。他们常常弯腰看着大炮，好像拍着大炮的后背在鼓励它们。大炮不露声色，勇敢地发射出一枚一枚的炮弹。

技法准确的炮手们既热情高涨，又沉着冷静。他们不时抬起头来，看看烟雾缭绕的小山头，那里敌人的大炮也在朝他们开火。小伙子一边跑一边想，这些人真可怜。墨守成规的白痴！像机器一样的傻子！当步兵潮水般从树林里冲出来的时候，他们因击中敌人排炮阵而得到的乐趣就微不足道了。

一个年轻骑手正扯着缰绳跟他那发疯的烈马大发脾气，就像在家里安静的谷仓旁边那样不管不顾，他的脸色给小伙子留下了深刻印象。小伙子知道，眼前的这个人很快就要死了。

他也为排成一列挺立在那里的六门大炮感到惋惜，它们活像六

个亲密的战友。

他看见一个旅的部队去增援正在受到困扰的弟兄们。他急忙爬上一座小山头，看着队伍整齐地向前推进，在难走的地方仍能保持队形。蓝色的战线闪烁着钢铁的亮色，鲜艳的旗帜从中冒了出来。军官们大声喊着。

他所看见的这一景象也让他有点纳闷。这个旅正在急匆匆走向战争之神，情愿被它罪恶的大口吞噬干净。他们究竟是哪一种人？噢，原来是一个奇妙的种群！不然的话，就是一群傻瓜，至今还蒙在鼓里。

一道十万火急的命令使炮队行动起来。一个军官骑着一匹惊慌乱跳的马，狂躁地挥动着双臂。几组马匹从队伍的后面被赶过来，大炮被掉转了头，炮兵连迅速出发了。加农炮的炮口斜对着地面，像是强壮的汉子一样嘴里直哼哼，虽然很勇敢，但也不肯快跑。

小伙子继续跑着，但放慢了脚步，因为他已经离开了枪炮齐鸣的地方。

后来他碰见一个师的将军，骑着马，马匹朝着打仗的方向竖起耳朵，好像对这场战斗很有兴趣。马鞍和辔头的耀眼的黄色皮革闪闪发光。这位安静的将军两腿跨在如此光鲜的坐骑上，显得黯然失色。

师部参谋们骑在马上，在附近跑来跑去，辔头叮当作响。有时将军被别的骑兵围着，有时他独自一个人。看样子他心中怏怏不快，脸上的表情就和生意不景气的买卖人一样。

小伙子躲躲闪闪地围着这块地方转。他大着胆子尽量走得离将军近些，想偷听点什么。也许，将军因为弄不明白为什么局面如此混乱，想跟他了解点情况。他倒是可以告诉他。他知道全部相关情况。部队已经陷入困境，这是肯定的。任何一个白痴都懂得，如果队伍不趁机撤退的话——那么——

他真想把这位将军狠狠揍一顿，至少也要上前明明白白地告诉他自己对他是怎么看的。待在一个地方不动，也不想想办法，坐地等死，这简直是犯罪。他走走停停，心急如火，等着将军主动找他。

他警惕地在周围磨蹭，听见将军喊了一声，语气有点烦躁："汤姆金斯，过去看看泰勒，告诉他别急着全面开火；让他命令全旅停在树

林边上；叫他调出一个团的兵力——就说我认为要是不派一些人去帮忙，中路就顶不住了；告诉他快点。”

一个身体瘦长的青年骑着一匹红棕色骏马，从他上级的嘴里接到这个连珠炮似的命令。他先让骏马走了几步，然后就策马飞奔，去急速完成他的使命。马蹄扬起一片灰尘。

过了一会儿，小伙子看见将军在马鞍上激动得身子直往上弹。

“好哇，老天作证，他们成功啦！”这位军官向前探着身子，激动得脸上红光四射。“好哇，老天作证，他们把他们截住了！他们把他们截住了！”

他高兴地对他的参谋大叫：“咱们要狠狠地揍他。咱们要狠狠地揍他。咱们逮着他们了。”他突然转向一个助手：“听着，你，琼斯，赶紧骑马追汤姆金斯，去见泰勒，告诉他开始攻击，持续前进，火速，不惜一切代价。”

另一个军官策马直追第一个传令兵的时候，将军满脸笑容，犹如灿烂的阳光洒满大地。他眼睛炯炯有神，好像就要吟唱一首胜利之歌。他一遍一遍地重复着：“他们把他们截住了，老天作证！”

他激动极了，把马弄得欢蹦乱跳，他欢喜得不停地踢踢马，还骂它两句，在马背上举行了一个小小狂欢节。

第　七　章

小伙子畏畏缩缩的样子就像做贼叫人捉着似的。老天爷啊，他们到底是胜利了。这支愚蠢的队伍仍在守着防线，而且已然成了胜利者。他能听到他们在欢呼。

他踮起脚尖朝仍有战斗的地方看。一片黄雾在树梢上滚动着。从大雾的下面传来滑膛枪的哒哒声。他从人们粗哑的喊叫声里听得出队伍正在往前推进。

他转过身来，心里又惊奇又气愤。他感到受了委屈。

他对自己说，他刚才逃跑是因为他们即将被歼灭。他很会保护自己，因为他是部队的一分子。他说，他对逃跑的时机是有所考虑的，在那个时候保护自己是每个"一分子"的责任。然后，军官们才可以把这些"一分子"重新聚集起来组成新的战线。假如这些"一分子"不知道在这个死亡到来的时候保护自己，那么，哪里还有什么队伍可言？这很清楚，他是按照非常正确、非常值得赞扬的军规行事的。他的行动是明智之举，充满了战略思想。他的每一步都是由一个能者的双腿迈出的。

他想起了自己的战友。那脆弱的蓝色防线顶住了攻击，并取得了胜利。他感到一股苦涩的滋味。他觉得那些"一分子"们因为无知和愚昧而背叛了他。本来只要理智地思考一下，他们会明白的，阵地是不可能守住的。而他们呢，因为缺乏常识非要坚守阵地不可，结果倒让他栽了跟头，摔得粉碎。他这个在黑暗之中能够高瞻远瞩的智者之所以逃跑，是因为他有超人的洞察力和渊博的知识。他非常生气，生他战友的气。他心里清楚，早晚会证明这些人是一群白痴。

他想，将来他出现在营房时，战友们会怎样议论他呢？他在心里已经听见了他们嘲笑他的喊叫声。以他们的迟钝，怎能理解他那更加尖锐的观点呢。

他开始深切地同情自己。他被人愚弄了。他被非正义之神的铁蹄践踏了。他的行动都是明智之举,都是怀着天底下最正义的动机而为,但是没有想到,这可恨的环境却让他受了挫折。

一股隐隐约约的动物般的对于伙伴们、对于抽象的战争和命运的反叛情绪在他的心里慢慢滋长。他低着头跌跌撞撞地跑着,脑子里很乱,又痛苦又绝望。他愠怒地抬起头向四下看,一听见声音就哆嗦,他的神情和一个罪犯的神情一模一样,认为自己的过错微不足道,却遭到如此的重罚,而且明知有口难辩。

他从空旷的野地进了一个茂密的树林,好像一心要把自己藏起来。他要赶紧甩掉后面的如同人在说话一样的枪声。

地上布满藤蔓和灌木,树木越来越密集,树梢散开来犹如花束一般。他只得在树林里一步一步强行走着,趟得树枝草丛哗哗作响。缠在腿上的匍匐植物的枝蔓从树皮上被扯断时发出刺耳的声音。刷刷作响的小树不甘示弱,也要让世界知道他来到了这里。他无法和树林取得和解。他艰难地走着,树林则大声提出抗议。在他从树木和藤蔓的包围下挣脱开时,被搅动的树枝就摇动起来,树叶也朝他转过来。他怕树枝抖动时发出的嘈杂声音引起人们对他的注意,便朝树林深处走去了,去寻找一个阴暗的枝繁叶茂的隐蔽地点。

过了一会儿,滑膛枪的声音渐渐小了,远处却响起了低沉的加农炮声。太阳光突然变得强烈了,火一般照射在树木之间。昆虫有节奏地叫着,好像它们在同时磨牙。一只啄木鸟正在肆无忌惮地啄着树干。一只小鸟振动着轻快的翅膀飞驰而过。

死神发出的轰轰声已经渐渐远去。大自然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了耳朵。

这一带的景色使他感到塌实些,这是充满生机的美丽田野。这才是和平的真谛。假若大自然胆怯的眼睛不得不面对鲜血,她就会死亡。他把大自然想像成一个对悲剧感到深恶痛绝的女人。

他朝一只快活的松鼠扔了一颗松果,吓得它吱吱叫着跑了。松鼠爬上一棵很高的树,停在树梢上,从一根树枝的后面小心谨慎地探出头来,战战兢兢地朝下看。

见到这情景,小伙子感到一种胜利的喜悦。他说,这就是法则,

他说。大自然对他显露了一个征兆，给他以启示。松鼠一遇到危险撒腿就跑。有人向它投来东西时，它不是无动于衷地站在那里，露出毛茸茸的肚子，等着松果砸过来，然后眼睛往上一翻，瞪一下富有同情心的老天，就死了。相反，它飞快地逃跑；它不过是一只普普通通的松鼠——绝不是它同类之中的贤哲。小伙子一边走一边想，大自然与他心有灵犀。她用存在于光天化日之下的例证再一次加强了他的观点。

有一次，他走进一块沼泽地。他只得踩着草丛走，以使自己的双脚避开黏糊糊的淤泥。他停下来四周望了一下，看见一只小动物跳进一洼黑水里，然后又立即蹿出来，嘴里叼着一条鳞光闪闪的鱼。

小伙子又进了一个茂密的灌木丛。他双手拨开树枝时发出的刷刷声淹没了远处的炮声。他继续往前走，越走越不知所去何处，越发感到迷茫。

最后他来到一个地方，那里树干高耸，树枝覆盖，形成一个拱形的小教堂。他轻轻推开绿色的小门走进去。地上的松树针叶像铺了一层柔软的褐色地毯，里面的光线半明半暗，给人以教堂的肃穆感。

走近门槛时他停下了，被一样东西吓呆了。

一个死人正靠着一棵像廊柱似的树干坐着，眼睛盯着他。这个死尸身上的军服当初本来是蓝色的，可现在有点发绿，看了令人感到忧郁。死尸的眼睛直勾勾地瞪着小伙子，变成了死鱼身子一样令人生厌的灰色。他的嘴是张开的。嘴里的红色已经变成了可怕的黄色。小蚂蚁在他泛灰的脸上爬来爬去。一只蚂蚁正拖着一个包袱似的东西沿着他的上唇爬行。

小伙子面对这具死尸禁不住发出一声尖叫。最初的几秒钟里他好像变成了一块石头。他一直瞪着死尸那液体般的眼球。死人和活人相互对视了好一阵。小伙子小心翼翼地把一只手伸到身后，摸到一棵树干，手扶着树干一步一步往后退，眼睛一直盯着死尸。他害怕自己一旦转过身子，死尸会跳起来鬼鬼祟祟地跟着他。

树枝碰在他身上，他以为有人要把他推倒在死尸身上。他越发觉得那不听使唤的双脚被地上的灌木绊着；所有这些让他有一种微妙的感觉，仿佛他就要摸到死尸。当他想到自己的手已经落在死尸



他被一样东西吓呆了

的身上时，从心里感到不寒而栗。

最后，他挣脱了将他束缚在此地的无形绳索逃跑了，也顾不得脚下的灌木荆棘，一路上脑子里一直想着那可怕的情景：那群黑蚂蚁在死尸发灰的脸上贪婪爬行，并即将爬向眼睛。

跑了一会儿，他停下了，气喘吁吁地静静听着。他想像着死尸喉咙里会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在他身后呱呱乱叫吓唬他。

林中"小教堂"门口的树在微风中飒然作响，但此时这个保护过他的殿堂却显得凄然静穆。

第八章

树林开始轻声唱起赞美黄昏的歌。夕阳西下，紫铜色的余晖映红了树梢。昆虫的叫声已经停息，好像低下它们的虫喙默默地祈祷，除了树叶仍在鸣唱，已没有别的声音。

然后，静寂之中倏地一声巨响，接着远处天空闪出一片火红的光并传来低吼声。

小伙子停下了。他被这些可怕的混合声响吓呆了，好像整个宇宙正在崩溃。这里面有滑膛枪子弹划过天空时的嗖嗖声和大炮的爆炸声。

此时他心里很乱，思绪万千。他想像着这两支队伍正像两只豹子一样相互厮杀着。他听了一会儿，然后朝着正在交火的方向跑去。他想这对他简直是一个讽刺，当初不顾一切拼命要逃离的地方，现在却要跑回去。但他对自己说，实际上，如果地球和月亮即将相撞，很多人肯定要爬到房顶上去见证一下。

他跑着跑着，忽然意识到，树林停止了歌唱，好像它终于也能听见从别处传来的生疏的声音。树木已经安静下来，一动不动地站着，好像世间的一切都在静听枪炮的哒哒声和大炮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枪炮大合唱吞没了寂静的大地。

小伙子突然意识到，他刚参加过的这场战斗说来不过是应付差事，随便打打罢了。现在枪炮的轰鸣声不绝于耳，他怀疑自己是否看见了真正的战斗场面。这巨大的喧嚣说明这是一场天战，是杂乱的人群在空中进行的一场搏斗。

回想起上次战斗中他自己和伙伴们的观点，他觉得有点滑稽。他们对待自己和敌人都非常认真，并且想像是他们在决定战争的胜负。每个人都以为他们正在把自己的名字镌刻在可以永志的铜匾上，或者将自己的名誉祀奉在国人心灵的神龛里，但事实上，这场战

斗只会在印刷的报道里被提起，而且报道的标题将是软弱无力、无足轻重的。然而，他却认为这样也好，不然的话，一打起仗来，除了敢死队之流，人人都会逃跑的。

他急急忙忙地往前走，想赶紧来到树林边上，从那里他能看看外面的情况。

他匆忙地走着，脑子里闪过一幅幅激烈战斗的画面。由于他总是在想这些事情，积累多了就形成战斗的场景，而他走路的声音就像一个善于言谈的人在对他描述这些场面。

有时地上的刺藤枝条就像铁链似的绊住他的脚，将他往回拉。迎面的树木张开臂膀不让他过去。树林本来就对他充满敌意，现在又来挡住他的去路，这让他感到一种微妙的哀痛。看来大自然还不至于让他立即就死。

但他偏要绕道而行，很快就来到一个地方，看见了那弥漫的硝烟形成的长长的灰色幕墙，部队的战线就在那里。大炮的轰鸣震撼着他。随时响起的拉得很长的滑膛枪声几乎刺破了他的耳膜。他站住，回过头来看了一会儿，眼睛里充满了惊恐的神色。他朝战斗仍在进行的方向呆呆地望着。

他又继续往前走。在他看来，这场战斗就像一台巨大而又可怕的机器在不停地研磨。它那复杂的结构、巨大的力量以及严格的程序，都在强烈地吸引着他。他一定要走得近一些，看一看它是怎样制造尸体的。

他来到一个有护栏的地方，费力地爬了过去。在那边稍远一点的地方，散落着衣服和枪支，其中有一张折叠起来的报纸，在尘土中间。一个死去的士兵一只胳膊护着脸躺着。再远一点有四五具尸首躺在一起，好不凄惨。热辣辣的太阳照射着这块地方。

在这里，小伙子觉得他是一个入侵者。这块被遗忘的战场属于这些死者。他心中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恐惧感，害怕这些臃肿的尸体里会有一个站起来叫他滚蛋，于是他赶紧走开了。

最后他来到一条大路上，看见远处烟雾里有一伙一伙的士兵，黑乎乎的，有些骚动不安。在一条小道上，一群满身血污的人正川流不息地朝后方走去。受伤的士兵们有的呻吟，有的哭泣，嘴里骂骂咧

咧。空中时时爆发出强大的震撼大地的声响。勇猛的大炮声和恶毒的滑膛枪声与热烈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从这个嘈杂的地方源源不断地走出一队队伤兵。

有一个伤兵的鞋子里灌满了鲜血。他像小学生做游戏似的一蹦一跳地走着，一边歇斯底里地大笑。

有一个伤兵大骂着，说他的胳膊被打伤完全是因为将军的指挥失误。还有一个伤兵迈着行军的步伐，神气活现，很像一个军乐队指挥。他脸上的表情是一种欢乐和痛苦的混合，令人生厌。他边走边唱着一首打油诗式的歌，音调很高，嗓音颤抖着：

> 口袋装满子弹，
> 高唱凯旋歌，
> 二十五个死人
> 烤成一张馅饼。

队伍里的一些人踩着他的曲调一瘸一拐地走着。

还有一个伤兵，他的脸上已被打上了死亡的灰色印记。他紧绷着嘴唇，咬着牙齿。他的双手因为捂着伤口而沾满了血。他好像在等着，随时准备一头栽倒在地上。他像一个幽灵士兵，迈着大步前进，眼睛热辣辣地盯着前方，似乎看到了不为人知的世界。

还有一些人很沮丧地走着，因为受伤而怒气冲冲，随时会因为莫名的原因而大发雷霆。

一个军官由两个二等兵抬着走。他火气很大。“别这么颠我好不好，约翰逊，你个蠢货，”他喊道。“你以为我的腿是铁打的？你要是抬不了，就把我放下，让别人抬好了。”

由于前面踉踉跄跄的人群挡了路，抬担架的人走不起来，那个军官便朝他们吼了起来。“我说，让开点，行不行？让开点，真见鬼。”

人们赌气从中间让出一条道来，分别贴着路的两侧走。等他被抬着走过时，这些人冲他甩了几句闲话。他气得大发雷霆，并威胁他们；他们说，见你的鬼去吧。

一个抬担架的人走过时，肩重重地撞了一下那个幽灵似的士兵，后者仍在盯着那不为人知的世界。

小伙子也加入了这群伤兵，随着他们一起走。士兵们伤残的身体让人想到这部可怕的战争机器——是这部机器把他们绞成这个样子。

偶尔有传令兵和通讯员从人群中间穿过，骑着马横冲直撞地把伤兵们驱赶到路两边，然后从中间飞驰而过，后面的人则冲着他喊叫。情绪沮丧的伤兵们不时地被通讯员搅乱，有时也被匆匆而过的炮兵连搅乱，大炮滚着沉重的轮子摇摇晃晃、轰轰隆隆地朝他们开来，军官们大声命令着大家为炮队让道。

伤兵里有一个人，身上的军服已经破破烂烂，从头发到鞋子浑身上下沾满了灰尘，到处是血污和炸药的痕迹，他在小伙子身边一声不响、步履艰难地走着。他热切而又谦恭地听着一个长胡子的中士描述着骇人听闻的事情，消瘦的脸上显出敬畏而又羡慕的神情。他仿佛是在乡村小店里坐在装白糖的木桶之间听人讲述奇妙的故事。他看着讲故事的人，眼睛里充满了难以描述的惊奇，两片嘴唇张开着，活像一个乡巴佬。

中士注意到了他的神色，于是中断了他那情节复杂的故事，说了一句嘲讽的话。"当心啊，宝贝儿，别招来苍蝇，"他说。

衣衫褴褛的伤兵尴尬地缩了回去。

过了一会儿，他又悄悄地来到小伙子身边，羞答答地要跟他交朋友。他说话的声音像女孩子似的温柔，眼神好像在乞求。小伙子吃惊地发现他两处受伤，一处在头上，用一块染透了血的破布包扎着，另一处在胳膊上，那只胳膊无力地晃动着，就像一根折断的树枝。

两个人一起走了一会儿，衣衫褴褛的士兵鼓足勇气说话了。"仗打得很不错，是不是？"他胆怯地问。小伙子正在想着什么，朝这个长着羊羔般的眼睛、满身是血的可怕的人瞥了一眼。"什么？"

"仗打得很不错，是不是？"

"是的，"小伙子没好气地答了一声。然后加快了脚步。

但是衣衫褴褛的士兵一瘸一拐地使劲追着小伙子，有一点抱歉的样子，可是，他显然在想，只要和小伙子谈上一会儿，小伙子就会看出来他是个好人。

"仗打得很不错，是不是？"他开始小声说，接着就有了继续说下

去的勇气。“他妈的，我从来没见过弟兄们这样打法。上帝啊，他们真是拼了！我知道，到了节骨眼上他们是肯打的。到现在为止，他们也没得到一个像样的机会呀，可是，这一回他们露了一手。我知道早晚会这样的。你对付不了他们。对付不了，先生！他们都是斗士，没错的。”

伤兵深深喘了一口气，这是以卑微的方式表示羡慕。他朝小伙子看了好几眼，希望得到他的鼓励。虽然没有得到任何鼓励，他却似乎越发醉心于他的话题。

“有一回，我隔着警戒线跟一个从佐治亚来的老兄说话，那小子，他说，‘你们这帮家伙一听见枪响准得拼命逃跑，’他这么说。‘也许他们会的，’我说，‘可是我一点也不信，’我说；‘我的天哪，’我反驳他们说，‘也许，你们这帮家伙一听见枪响才拼命逃呢，’我这么说。他哈哈笑了。可是他们今天并没有逃跑，对吧，嗯？没有，先生！他们打呀，打呀，一直在打。”

他那朴实的脸上容光焕发，散发着对军队的热爱，军队对于他是世界上所有“美丽”与“强大”的事物的化身。

过了一会儿，他转向小伙子。“你哪儿受伤了，老兄？”他以兄弟般的口气问道。

小伙子一听这个问题就慌了神，虽然起先他还没明白过来他是什么意思。

“什么？”他问。

“你哪儿受伤了？”衣衫褴褛的士兵又问了一遍。

“嗯，”小伙子开始支吾了，“我——我——就是——嗯——我——”

他突然转身钻进伤兵队伍里。他的脸刷地红了，手指头紧张地抓弄着一个纽扣，低着头，眼睛紧盯着那个纽扣，好像那是一个需要处理的小问题似的。

衣衫褴褛的伤兵很吃惊，一直在他的身后瞅着他。

第 九 章

小伙子一直躲在队伍里,直到后来看不见那个士兵了,就混在人群里一起往前走。

可是他周围的人都是伤兵,是一群在流血的人。因为那个衣衫褴褛的士兵问了那个问题,他现在觉得自己的羞耻感可以从脸上看出来。他不时左右张望,怀疑身边的人都在看着烙在他脸上的“羞耻”二字。

有时他用羡慕的眼神看着那些伤兵。他认为身上有伤的人们特别幸福。他希望自己身上也有一个伤口——一个红色的英勇标志。

那个幽灵似的士兵一直在他的身边,好像边走边责备他。那人的眼睛仍然盯着那不为人知的世界。他那灰色的可怕的脸在伤兵当中已经引起注意,人们放慢了脚步,随着他那单调的步伐一起走着。他们谈论着他可怜的处境,问他一些事情,也给他出些主意。可他总是很执拗地表示不稀罕,总是摆手示意他们走自己的路,别打扰他。他的脸色越来越阴沉,嘴唇紧闭着,好像控制自己不要因绝望而呻吟。可以看得出来,他走路时身体有些僵直,好像在十分小心地挪着步,以免引起伤口疼痛。他一边走着一边用眼睛找地方,好像在为自己寻找坟墓。

在他摆手让那些流着血并对他表示同情的人们不要打扰他时,他的动作里有一个姿势让小伙子吃了一惊,他好像被什么咬了一口。小伙子恐怖地叫了一声,摇摇晃晃地往前跨上一步,伸出发抖的手抓住那个人的胳臂。那人慢慢转过蜡黄的脸,小伙子尖叫了一声:

“上帝啊! 吉姆·康克林!”

高个子兵随便笑了笑。“你好,亨利,”他说。

小伙子身子晃了晃,直盯着他看,觉得很奇怪,于是结结巴巴地说:“哦,吉姆——哦,吉姆——哦,吉姆——”

高个子伸出血迹斑斑的手。手上的血有的已经干了，有的是刚流出来的，又红又黑的混在一起，呈现一种少见的颜色。“你到哪里去了，亨利？”他问。他用单调的语气继续说：“我还以为你牺牲了。今天付出的代价他妈的太大了。我担心死了。”

小伙子仍在叹息。“哦，吉姆——哦，吉姆——哦，吉姆——”

“你知道吗，”高个子兵说，“我在那边。”他小心地指着一个方向。“上帝呀，一塌糊涂！上帝呀，我挨了一枪——我挨了一枪。真的，上帝呀，我挨了一枪。”他反复强调这件事，感到很迷惑，好像不知道他是怎么挨的枪。

小伙子很关切地伸手去扶他，可是高个子兵像是身后有人推似的，径直往前走。自从他有了小伙子来充当他的保护人，别的伤兵就不再那么注意他。他们又重新关注自己的事，凄然地拖着受伤的身子往后方走。

这一对朋友走着走着，突然间，高个子好像受了惊吓似的，脸色变得像灰色的糨糊。他抓住小伙子的一只胳膊四下张望，好像担心被别人偷听似的。然后他开始小声说，声音颤抖着：

“我跟你说我害怕什么，亨利——我要告诉你我害怕什么。我怕我会摔倒——然后你知道吗——那些倒霉的炮车——他们可能会从我身上轧过去。我害怕的是这个——”

小伙子情不自禁地冲他喊：“我会照顾你的，吉姆！我会照顾你的！我对上帝发誓，我会的！”

“真的——亨利，你愿意？”高个子求情似的说。

“愿意——愿意——我跟你说——我会照顾你的，吉姆！”小伙子向他郑重声明。他因为喉头哽咽，咬字不太清楚。

可是高个子还是低声下气地继续恳求他。他现在像小孩子似的靠着小伙子的胳膊走，眼球滚来滚去，惊恐万分。“我过去一直是你的好朋友，是不是，亨利？我一直是个好人，是不是？我提点要求不算过分吧，你说呢？拉着我到路边上去走吧？要是我，也会这样帮你的，是不是，亨利？”

他停下来可怜巴巴地等他的朋友回答。

小伙子这时痛苦极了，哽哽咽咽地说不出话来。他努力想表达

他的诚意,可只能用手比画一些古怪的动作。

然而,高个子好像突然间把所有的恐惧都忘掉了。他又变成一个坚定的阔步向前的幽灵,挺着僵直的身子往前走。小伙子希望他靠在自己身上,可是高个子总是摇头,很古怪地说:"不——不——不——别管我——别管我——"

他的眼睛又盯住那不为人知的世界。他的行动带有神秘的目的性。小伙子主动提出想帮助他,他一摆手表示不稀罕。"不——不——别管我——别管我——"

小伙子只好跟在他身后走。

过了一会儿,他听见肩旁有一个声音在轻轻地说话,回头一看是那个衣衫褴褛的伤兵在说话。"你最好带他离开这条路,伙计。一会儿就有炮车轰轰隆隆开过来,他会被轧死的。他已经不行了,不出五分钟就得死——这你可以看出来。你最好带他离开这条路。他到底哪来的这么大的力气?"

"上帝晓得!"小伙子喊道,无可奈何地摇着手。

他立即跑上去抓住高个子的胳膊。"吉姆! 吉姆!"他哄着,"跟我来。"

高个子甩着虚弱的胳膊想从小伙子的手里挣脱开。他茫然地"哼"了一声,眼睛盯着小伙子看了一会儿。最后,他说话了,好像明白了什么。"啊! 到地里去? 啊!"

他猛然间穿过草地瞎跑起来了。

小伙子回头一看,看见后面的路上正跑来扬鞭催马的骑兵和上下颠簸的大炮。这时就听衣衫褴褛的伤兵尖叫一声,把他吓了一跳。

"上帝啊! 他跑起来啦!"

小伙子赶紧回过头来,只见他的朋友正踉踉跄跄、磕磕绊绊地朝一个灌木丛跑去。看见这情景他的心几乎要从嗓子里跳出来。他痛苦地"哎哟"了一声,和衣衫褴褛的士兵一起追了过去。这是一场很奇特的赛跑。

小伙子追上高个子以后,开始央求他,说尽了好话。"吉姆——吉姆——你这是干什么呀——你怎么这样呢——这样会把自己摔坏的。"

高个子脸上的表情仍然是老样子。他的眼睛依旧盯着只有他自己才清楚的神秘的地方，用单调的语气固执地说："不——不——别碰我——别管我——别管我——"

小伙子惊愕得目瞪口呆，奇怪地看着高个子，用发颤的声音问他："你这是去哪儿呀，吉姆？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呀？你去哪儿呀？告诉我，行吗，吉姆？"

高个子回过头看，好像面对着穷追不舍缉拿他的人。他眼含乞求的目光，说："别管我行不行，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小伙子退回一步。"怎么，吉姆，"他不解地说，"你怎么啦？"

高个子转过身，踉踉跄跄地差一点摔倒，继续往前走。小伙子和衣衫褴褛的伤兵在后面跟着，畏畏缩缩的样子好像被鞭子抽打着似的，自知万一眼前这个被伤残所折磨的人再回过头来，他们怎能正视他呢。他们开始想到某种肃穆的仪式。在这个垂死的士兵的举动里有些东西很像宗教仪式。在他身上有些地方很像狂热宗教的虔诚信徒——信奉吸血，撕肉，碎骨。他们感到愕然而恐怖，于是，又往后退了一点，怕他身上带着凶器。

高个子终于停下来了，一动不动地站着。他们赶紧跑上去，发现他脸上的表情好像在说，他可找到他拼死拼活要找的地方啦。他消瘦的身子直直地立着；两只满是血迹的手静静地垂在两侧。他耐心地等着，等着他来此要见的什么人。他现在已经到了约定的地点。他们也停下来站在那里，也在期待着什么。

大家都沉默着。

过了一会儿，这个垂死的士兵的胸部开始起伏，呼吸很费力，他的胸部起伏越来越厉害，到后来就像一个小动物在他胸中手舞足蹈，上下翻滚，拼命挣扎着要出来似的。

高个子慢慢窒息的惨状让小伙子肝肠寸断，当他看见朋友眼球滚动时的神情，他哭着蹲在地上。最后他提高嗓门，喊了一声。

"吉姆——吉姆——吉姆——"

高个子做了一个手势，张开嘴唇说："别管我——别碰我——别管我——"

他继续等待着，又是一阵沉默。

突然间，他的身子僵硬了，挺直了，然后浑身不停地颤抖，眼睛瞪着空中。两个观察者看着他，在他可怕的脸上坚毅的线条里，他们看见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深沉的尊严。

一种悄然而来的怪异的东西侵入了他的身体，渐渐蔓延到全身。一刹那间，他的两条腿剧烈抖动，像在跳一种难看的角笛舞。两只胳膊在脑袋周围疯狂地舞动，脸上的表情就像一个小鬼儿似的热情奔放。

他高高的身子挺得直直的，接着是一种轻微的撕裂的声音，然后，像一棵倾倒的大树，慢慢地、直直地，向前倒下去。由于突然间肌肉变形，他的左肩首先摔在地上。

他的身子在地上颠了一下。"上帝！"衣衫褴褛的伤兵说。

小伙子痴痴地看着在这个约会地点举行的仪式。他的面部肌肉扭曲，变换出各种表情——他所想像出来的他的朋友可能经受的各种痛苦的表情。

他跳起脚，走上前去看着死者那糨糊颜色的脸。死者的嘴张着，牙齿露在外面，像是在笑。

蓝色夹克的下摆从尸体上落下来时，他看见死者身体的一侧好像被狼啃过一样。

小伙子突然愤怒地朝战场的方向转过身，挥动着拳头，好像要发表一个《斥腓力》演说[1] 似的。

"妈的——"

红红的太阳像贴在天上的一枚封缄纸。

[1] 古代雅典演说家狄摩西尼发表的斥责马其顿腓力二世入侵的演说。

第　十　章

衣衫褴褛的伤兵若有所思地站在那儿。

"欸，他真是胆量过人，你说呢？"他终于开口了，语气里充满了敬畏。"他真是个好样的。"他若有所思地用脚碰了碰高个子士兵那双无力的手。"我真不明白他哪儿来的力气？我没见过像他这么干的人。真有意思。不管怎么说，他是个好样的。"

小伙子真想大喊一声，驱散自己悲哀的心情。他的心被捅了一刀，但舌头却死在嘴的坟墓里。他又跌坐在地上，阴郁地沉思起来。

衣衫褴褛的伤兵站在那里思索着。

"你看，伙计，"过了一会儿，他说，眼睛一直看着尸体。"他已经完了，是不是，咱们也该关心关心自己啦。这儿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他已经完了，是不是。他在这儿挺好的。不会有人来打扰他的。而且，应该说，最近我自己的身体也不太好。"

他的话把小伙子从冥想中惊醒，他赶紧抬起头，看见衣衫褴褛的伤兵双腿摇摇晃晃直打颤，而且脸色也有点发青。

"上帝啊！"他喊了一声，"你不是要——你不至于也——"

衣衫褴褛的伤兵摆了摆手。"我不会死的，"他说。"我只想要点豌豆汤和一张舒服的床。一点豌豆汤，"他像说梦话似的重复了一遍。

小伙子从地上站起来。"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过来的。我是在那边和他分手的。"他用手指着。"现在又在这儿碰见了他。他也是从那边过来的。"小伙子指着另一个方向。两人都转向尸体，好像要问他点事情。

"好了，"衣衫褴褛的伤兵说，"我们待在这儿没有用了，问他问题也没有用了。"

小伙子无精打采地点点头表示同意。他们回过头去又看了看

尸体。

小伙子嘟嘟囔囔地说了点什么。

“啊，他真是个好样的，是不是？”衣衫褴褛的伤兵说，好像是回答他。

他们转身走开，一度还蹑手蹑脚的。那具尸体还在草地里笑着。

“我感觉有点不太好，”衣衫褴褛的伤兵突然打破沉寂说，“我感觉有点他妈的不太好。”

小伙子叹了一声。“哎呀，上帝！”他心想，他是否又要目睹一场人与死神的可怕较量，又要活受罪呢。

可是他的伙伴摆了摆手让他放心。“噢，我还不至于死的！等着我做的事情多着哪，我死不了。不会的，老兄！不会死的。我不能死！你看看我那帮孩子，拉家带口的。”

小伙子扫了他一眼，看见他脸上的笑容，知道他是在开个小玩笑。

他们拖着疲惫的双腿走着，衣衫褴褛的伤兵接着又聊起来。“再说，我要是死的话，也不会像那家伙那样死法。他那个死法太滑稽了。要是我的话，扑通一声倒下就完了，我会的。没见过有谁像他那样的死法。

“你认识汤姆·贾米森吧，他住在我家隔壁。他是个好人，是的，我们一直是好朋友。人也机灵，灵得像捕兽用的钢夹子。呵，今天下午打着打着，突然间他冲着我又嚷又叫。‘你中弹了，你这该死的东西！’他对我说。他骂得好凶。我举起手一摸头，再看手指，可不是，我中弹了。我大喊一声就跑了，可是还没跑几步，又一颗子弹打在我胳膊上，把我打了一个趔趄。身后枪声一个劲儿地响，我吓坏了，不顾一切地跑，跑得比谁都快，可还是倒了霉。我想，要不是汤姆·贾米森，我还在打着。”

然后，他又很平静地说：“我身上有两处伤——小的——现在开始跟我较劲儿了。我恐怕走不了多远了。”

他们沉默着继续慢慢走着。“你自己也不妙，”衣衫褴褛的伤兵说。“我敢说，你的伤比你想像的还厉害。你还是小心点好。这种事任其发展是不行的。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是内伤，那就麻烦了。你的

伤口在哪个部位?"可是他不等小伙子回答,继续没完没了地说着。"有一回我们团正稍息站着,我就看见一个家伙挨了一枪,正打在脑袋上。大家一齐冲他喊:受伤了吗,约翰?伤得厉害不厉害?'不厉害,'他说。看样子他有点吃惊,他接着告诉大家他的感觉如何。他说他没什么感觉。可是,天呀,当他有感觉时已经死了。是的,他死了——彻底死了。看来,你得当心啦。你的伤也许很怪,那就更疼了。这都难说。是在哪个部位呀?"

他一提起这个话题,小伙子就浑身不自在。他愤怒地大喊一声,狠狠地挥了一下拳头。"哎呀,别烦我啦!"他说。他对衣衫褴褛的伤兵大发雷霆,真有心把他掐死。他的伙伴们似乎总是扮演那种让他无法忍受的角色。他们总是因为自己好奇而大揭别人的伤疤。他转过身来,对着衣衫褴褛的伤兵,好像要把他堵住使其无法逃脱似的。"好好听着,别烦我啦、"他又一次气愤地威胁道。

"哼,上帝知道,我可没想把谁惹烦,"对方说。从他回答的口气里听得出来,他有点失望。"上帝知道,我自己的烦事就够多了。"

小伙子本来一直在心里跟自己进行着痛苦的辩论,这时用轻蔑的眼神狠狠地瞥了他一眼,生硬地说了声"再见!"

衣衫褴褛的伤兵张着嘴吃惊地望着他。"怎么啦——怎么啦,伙计。你往哪儿去?"他问,声音有点发颤。小伙子瞪着他,知道他和高个子士兵一样,也是要犯傻,跟动物一样。衣衫褴褛的伤兵似乎有点精神恍惚。"喂——喂——我说,你个汤姆·贾米森——喂——我不能让你这样——这样不行。你去——去哪儿?"

小伙子好歹指了一下。"那儿,"他回答说。

"喂,我说,"衣衫褴褛的伤兵像个白痴似的说着。他的头向前探着,吐字有点含糊。"这样不行,我说,汤姆·贾米森。这不行。我了解你,你这愚蠢的家伙。你想带着伤就这么走啦。这不对——听着——汤姆·贾米森——这不对。你想离开我,不让我照顾你,汤姆·贾米森。你想带着伤就走,这不对——不对——不对——不对的——不对。"

小伙子爬过一个护栏,然后走了,以此作为对他的回答。他听见衣衫褴褛的伤兵难过地喊起来。

他生气地回过头问："什么事！"

"听——着，我说，汤姆·贾米森，这不对呀——"

小伙子还是往前走。走远了，他回过头来，看见衣衫褴褛的伤兵正无奈地在地里转悠。

他现在想自己还不如死了好。他觉得自己很羡慕那些躺在草地上和落叶上的死者。

衣衫褴褛的伤兵所问的简单问题就像尖刀一样刺在他心上。这些问题让你清楚地认识到，人们在一起时总是不客气地打听你的秘密，直到弄清你的底细为止。刚才这位伙伴偶然的追问使他感到，他已经无法把罪行掩藏在肚子里。空中的箭枝多得像乌云，它们不断地戳穿、揭露并公布那些人们一心要永远隐藏起来的东西，总有一天会有一枝这样的箭把他的罪行暴露出来。他承认，他无力挡住这枝箭，无法保护自己。警惕也是无济于事的。

第十一章

他开始意识到，从火热的战场上传来的轰隆隆的枪炮声越来越大。大片的褐色的浓烟已经滚滚飘上他前面静止的高空。嘈杂的声音越来越近。很多士兵从树林里钻出来，一群群的遍地都是。

他绕过一个小山丘时，看见路上挤满了熙熙攘攘的车辆、马匹和士兵。从拥挤的乱糟糟的队伍里不时传来告诫声、命令声和咒骂声。恐惧感在整个队伍里蔓延，驱赶着人们往前走。鞭子甩得啪啪作响，打得马匹猛往前蹿，拉着颠簸不堪的白篷马车，就像拉着肥大的绵羊吃力地往前走着。

小伙子看见这个情景，心里感觉略微好受一些。原来大家都在撤退。那么，他也许还不至于那样坏。他坐下来，看着那些惊恐万状的马车。它们逃跑的样子就像软绵绵的笨拙的动物。那些大声喊叫的人和挥动鞭子的车夫让他更有理由把这场战斗的危险和恐怖放大好几倍，因而，他可以以此向自己证明，人们有可能指控他的那件事，实际上是事出有因的。人们如此疯狂地逃跑正说明他是无罪的，看着眼前的这种情景，他多少感到一点快慰。

过了一会儿，开往前线的一支步兵先头部队很镇静地在路上出现了，他们迅速地走过来。为了绕开路上的障碍，他们只好拐来拐去，好像一条巨蛇在爬行。走在前面的士兵用滑膛枪托戳打骡子。他们还不时捅捅那些对一切喊声都无动于衷的车夫。战士们从密集的人群中间强行通过。队伍前面那些愣头愣脑的士兵推来推去。气愤的车夫们开口便骂，骂了许多稀奇古怪的难听的话。

这支先头部队叫人们让路的喊叫声显示他们有重任在身。他们正在开赴枪炮齐鸣的中心地带。他们是去迎战迫不及待进发的敌人。他们因为在向前推进而感到自豪，而步兵的其余部分却在路上细水长流般地慢慢走着。他们粗暴地驱赶着拉车的牲口，却自我感

觉良好,认为这没什么,只要队伍能及时开到前线就行。这种身负重任的感觉使他们看上去都很庄重而又严肃,军官们也把腰板挺得笔直。

小伙子看着他们,心中的苦恼像一个黑乎乎的沉重的东西又朝他袭来。他觉得眼前的队伍是由上帝的宠儿组成的。他和他们之间的距离是很大的,好像他们行军时手里握着冒火的武器,举着阳光灿烂的旗子。他永远也不能像他们那样,却渴望能和他们一样。他几乎要哭了。

他绞尽脑汁,搜寻恰当的话来诅咒造成这种状况的尚不明确的原因,那也是人们最后指责他时的依据。这个原因——不论它是什么——要对他承担责任,他说。问题就在这儿。

在这位孤寂可怜的小伙子看来,那支队伍急匆匆地开赴战场似乎比顽强战斗好得多。他想,英雄们在穿过激动人群的行军途中可以找到各种借口。他们可以退下来而丝毫不失面子,他们可以对着天上的命运之星编造借口。

他真不明白,这些人都吃了些什么,竟能如此急匆匆强行军去冒死亡的危险。他越看越羡慕,甚至想要是能跟其中的一个人调换一下生命该多好。他说,他真想借助一股非凡的力量,使自己脱胎换骨,变得更加优秀。他脑海里闪现出一幅幅他自己的画面,这些画面虽然游离于他的身外,却又存在于他的身体之内。一个蓝色的身影,不顾一切地发起猛烈的冲锋,跨步向前,高举卷刃的军刀;一个蓝色的刚毅的身影,挺立在通红的炮火面前,在一块高地上,在众将士的注视下泰然地死去。他想到人们面对他的尸体怜悯难过的壮丽场面。

想到这些,他精神振奋。要打仗的欲望在内心里涌动。他已经听到了胜利的号角。他熟悉发起速战速决的冲锋时所表现出来的疯狂。队伍行进时有节奏的脚步声、清脆的口令声以及队伍从身边走过时武器的叮当声,这些让他感觉他将要插上战争的红色翅膀高高飞翔。他一时感到无比的崇高。

他想,他即将奔赴前线。他的确看见了自己的形象,满身灰尘,疲惫不堪,气喘吁吁,在这关键时刻飞到前线去擒获那目光狡猾、兴

风作浪的邪恶巫婆，将其活活掐死。

然而，困难开始拉他的后腿。他犹豫了，别扭地用一只脚保持平衡。

他手里没有枪，总不能赤手空拳地打仗吧，他怨气冲冲地抱怨自己的计划。咳，其实枪可以捡嘛，遍地都是。

还有，他又想，要是能找到自己的新兵团，那就是奇迹了。不过，跟着哪个团也能打仗。

他开始放慢了脚步，举步投足十分小心，好像随时都会踩上爆炸物似的。因为有疑虑，他心里又开始斗争起来。

若是他的哪个战友看见他就这样回来了，身上还带着开小差的迹象，那他可真成了一条可怜虫。对于这个念头他的回答是：那些专心致志的战士们不太在意后方发生了什么，只要那里没出现敌人的刺刀就行。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的脸无论如何也会被遮住，就像披了带帽子的斗篷一样。

可是，他说，等战斗稍微平息一点，那没完没了地骚扰他的命运会招来一个人要求他做出解释。他能想像得出来，在他痛苦地撒谎时，伙伴们会目不转睛地审视他。

最后，他的勇气都消耗在对付这些反面的意见上，内心的辩论耗尽了他的激情。

他并没有由于计划受挫而情绪低落，因为仔细研究了这件事以后，他不得不承认，其实这些反对的意见很难对付。

而且，他身体上的各种小病也开始冒头。有它们在，他无法坚持插上战争的翅膀高飞；这就使他无法按英雄的标准看待自己。他跌跌撞撞地往前走。

他觉得嗓子渴得冒火。他的脸又干又脏，他感觉到皮肤在爆裂。身上每一块骨头都疼，好像一动弹就要断裂似的。两只脚也像是生了疮。还有，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在呼吁着要东西吃。这比单纯饥饿的感觉还要难受。胃里隐隐约约的好像有什么东西往下坠，一走路头就摇晃，身体就要摔倒。眼睛也看不清楚，眼前飘着小片小片绿色的雾。

在他被各种复杂的情绪折腾时，并没感觉到身上有病。而现在

各种小病缠着他，还吵闹不止。最后当他不得不关注它们的时候，他对自己更加怨恨了。绝望之下，他宣布他和别人不一样。他现在承认，他永远也不可能成为英雄。他是个胆小鬼。那些光荣辉煌的画面使他感到羞愧。他从心坎里发出一声叹息，便摇摇晃晃地继续往前走了。

他的内心像飞蛾一样，总是围着这场战斗转悠。他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去看一看，弄到点消息。他想知道是哪一方要打胜。

他对自己说，尽管他忍受了前所未有的痛苦，他对胜利的渴望从未消失，然而，他半道歉似的对自己的良心说，他很清楚，部队这次若是打败了，可能在许多方面对他有利。敌人会把几个团打得七零八落。这样一来，他想，很多勇敢的士兵就不得不丢下战旗，像小鸡一样纷纷逃跑。那么他看上去就成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他们就会成为同病相怜的弟兄，他就更有理由相信，他并不比他们跑得更远更快。他想，如果他能相信自己是一个品德完美的人，那么说服别人相信这一点就不会有什么困难。

他好像是要为他的这一希望找理由，他说，部队早先曾遭受过巨大的失败，而几个月之后他们便揩干身上的血迹，摆脱昔日的阴霾，以光辉而英勇的崭新面貌出现；把灾难的记忆抛到一边，带着不可征服的军团普遍具备的勇敢和信心再次出山。虽然家乡的人们在一段时间里会用尖刻的声音伤心地议论军队打败仗的事，但各路将军一般都不得不倾听这些来自民间的声音。他当然不会提出哪个将军是败将，让其作牺牲品，因而也用不着感到歉疚。他还说不清哪个将军会被选中去承受那些风凉话，因此他还不能直接对谁表示同情。由于家乡的人们都在很远的地方，他认为那里的公众舆论不会很准确。人们很可能会冤枉人，被冤枉的人一阵惊讶之后，也许会用尽余生来写信撰文，反驳那些无端指控他打败仗的言论。那无疑将是非常不幸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将军对于小伙子来说也就无关紧要了。

部队若是打了败仗，他就可以兜圈子为自己开脱罪名。他想，那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他提早逃跑是因为他有超常的洞察力。一个预言洪水将至的严肃认真的先知应该是第一个爬到树上的人。

这显示他的确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预言家。

小伙子认为，从道德上证明自己正确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他想，没有这方面的宽慰，他将无法带着这个让他苦恼的耻辱的标志度过余生。他的良心不停地告诉他，他是一个可鄙的人，若是不能通过行动在众人面前把自己澄清，他今后将无法生活下去。

如果部队继续战斗取得了辉煌的战绩，那他将会无所适从。如果现在的枪炮的轰鸣意味着部队的战旗倾斜着直指前方，他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无耻之徒。他将注定是一个孤家寡人。如果战友们正在大踏步前进，他们那冷漠无情的脚步也正在踏破他成功的机会。

当这些念头在他的脑海里迅速闪过时，他便迎头痛击它们，设法驱散它们。他痛斥自己是一个恶棍。他说他是世界上最难以形容的自私的家伙。他想像这样的画面：士兵们勇敢地挺起胸膛，挡住大声喊叫的战争魔鬼的长矛，当他看见他们淌血的尸体躺在他想像的战场上时，他说自己就是杀害他们的凶手。

他又在想自己要是已经死了多好呀。他相信自己是羡慕死尸的。然而，想到那些被杀死的人，他又对其中的一些人产生了十分轻蔑的心理，好像他们就这样轻易地牺牲了生命应该感到惭愧。他说，他们有幸赶上一些偶然的机会被杀的，比如，在他们还没来得及逃跑的时候，或者在他们还没有经受真正考验的时候。然而，按照传统习俗，他们仍将被授予桂冠。他痛苦地喊着，他们的桂冠是偷来的，他们身上披的记忆光荣的锦袍全是假的。可是，他仍然说，他未能与他们为伍是极大的遗憾。

他先前以为，部队若打了败仗，他就可以逃避由于自己的堕落所引起的一切后果。然而，他现在认为，妄想出现这种可能是没有用的。他所接受的教育告诉他，这部强大的蓝色机器肯定是会成功的；它会制造一个个胜利，就像一台小机器生产出一个个纽扣那样。他很快就放弃了这方面的胡思乱想，又回到当兵的信条。

当他重新认识到部队不是那么容易被打败的时候，他提醒自己要编造一个可信的故事带到团里去，以此来挡回那些意料之中的讥讽的长矛。

可是，因为他对那些长矛害怕得要命，要编造一个能使自己放心

的故事是不可能的。他尝试了好几个方案，但一个一个地都放弃了，因为都没有说服力。他很敏感，意识到这些故事里面都有漏洞。

而且，他很担心也许还没等自己开口讲述那意在为自己开脱的故事，鄙夷的长矛就可能把他刺得一蹶不振，抬不起头来。

他想像着全团的人都在说："亨利·弗莱明哪儿去啦？他跑了，是不是？噢，天呀！"他想到有几个人，他们肯定不会让他得安宁的。他们无疑会冷嘲热讽地追问他，当他结结巴巴犹犹豫豫的时候，他们会大声讥笑他。在下一场战斗中，他们会盯着他，看他什么时候逃跑。

在营地里不管他走到哪儿，总会遇到人们傲慢的、狠毒的眼神，一刻不停地瞪着他。他想像自己从一群战友旁边走过时，听见其中一个人说："他来了！"

然后，好像大家的头被一根肌肉牵动着，所有的脸都朝他转过来，咧着嘴嘲笑他。他好像听见有人小声说了一句俏皮话，其他人就都咯咯地笑起来。他已经成了他们的话把儿。



他提醒自己要编造一个可信的故事带到团里去

第十二章

那支一路上冲破各种障碍顽强向前挺进的先头部队还没有完全走出小伙子的视野，他就看见黑压压的人群如潮水般从树林里涌出来，然后又铺天盖地涌进田野。他立即看出来，这些人心中钢铁般的意志已经消失殆尽。他们迅速甩掉衣服，卸下装备，如同摆脱羁绊，像受惊的水牛一样朝他跑过来。

他们身后升腾起蓝色的烟尘，如乌云般在树梢上盘旋。他透过灌木丛有时可以看见远处粉红色的闪光。大炮的轰隆声不间断地响着，像一曲冗长枯燥的大合唱。

小伙子惊呆了。他惊讶而又痛苦地瞪大眼睛看着。他忘记了自己正在跟宇宙进行厮杀。他把头脑中的两种思想指南抛到一边，一种是逃跑者的哲学，另一种是被打入地狱者的守则。

这场战斗失败了。那些恶龙迈着难以抵挡的步伐冲上来。蓝军部队身陷枝叶缠绕的灌木林中，在夜幕之下看不清方向，很快就要被吞噬了。战争——这血腥的动物，战争——饱食鲜血的神，将会吃得肚子暴胀。

他心里有一种东西要喊出来。他有一种冲动，要发表演说，鼓动大家重整旗鼓，他要唱一支战斗歌曲，可是，他只能调动舌头冲着天空喊一声："为什么——为什么——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很快他就落在败兵中间。他们在他周围跳跃，奔跑，苍白的面孔在黄昏里泛着光。他们多数人看上去身体很魁梧。他们奔驰而过时，小伙子就转向他们，问问这个人，问问那个人。他那些断断续续提出的问题没有得到回答。他们不理睬他的请求，好像根本就没有看见他。

他们有时说一些非常荒唐的话。一个身体粗壮的士兵对着天空问："告诉我，木板路在哪里？木板路在哪里！"他好像失去了孩子，痛

苦而又绝望地哭了。

突然间，人们四处乱跑起来。炮声从队伍的前面、后面和两侧隆隆响起，震得人们晕头转向。天色越来越暗，地标已不复可见。小伙子开始想像自己处于敌我双方交火的中心地带，看不出从哪里可以逃脱出来。从那些逃跑士兵的嘴里迸出上千个荒唐的问题，但没有人回答。

小伙子东一头西一头乱闯了一阵，向一伙伙正在撤退的心不在焉的士兵打听消息。最后他抓住一个人的胳膊，他们两人转过身，面对面站住了。

“为什么——为什么——”小伙子结结巴巴地说，舌头不听使唤。

那个人尖着嗓子嚷道：“放开我！放开我！”他的脸色青灰，眼球滴溜儿乱转，喘得上气不接下气。他的手还紧紧抓着枪，可能忘了把手松开。他拼命往前拽，小伙子斜着身子被拉出去好几步远。

“放开我！放开我！”

“为什么——为什么——”小伙子仍是结结巴巴。

“那么，好吧！”那个人愤怒了，大喊一声，凶猛地抡起步枪，正打在小伙子的头上，又继续往前跑了。

小伙子刚才抓那人的胳膊时很用劲，因此手指头变得瘫软了。现在所有的肌肉都没有力量了。他只见眼前火花如闪电四射，脑袋里隆隆的雷鸣声震耳欲聋。

突然间，他的腿好像失去了知觉，他歪歪扭扭地瘫在了地上。他忍受着麻木的疼痛想站起来，那样子就像在跟空气中的一个不名物摔跤似的。

这是一场恶战。

有时他挣扎着弓起身子半站着，跟空气大战一个回合，然后又摔倒在地，双手抓着地上的草。他脸色苍白，脸上黏糊糊的，嗓子里不时发出阵阵低沉的呻吟。

最后，他扭动一下身子，双手和双膝着地，像婴儿刚学走路那样慢慢站了起来。他用两手紧捂着双鬓，趔趔趄趄地在草地里走着。

他跟自己的身体展开一场激烈的战斗。他已经麻木的知觉似乎要他晕倒，而他却顽强地挺着，心里盘算着，一旦倒在地上，就会有难

以预料的危险,甚至会肢体致残。他挺起腰板,像高个子士兵那样走路。他想像着找一些僻静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倒下,不受任何干扰。为了找一个这样的地方,他忍着阵阵疼痛坚持走下去。

他抬起手来,胆怯地摸摸头上的伤口。手一碰伤口就像刀割似的疼,他紧咬着牙,长长地倒吸了一口气。他的手指沾满了血,两眼一动不动地盯着手指看。

在他周围,有许多马匹拉着炮车,被鞭子赶着往前线跑,他能听见大炮颠簸发出的咕哝声。有一回,一个年轻军官骑着一匹浑身溅满污泥的战马差一点把他撞倒。他回过头来一看,只见许多大炮、士兵和战马呈弧形排开,向着一个围栏的缺口冲过去。那位军官正激动地挥着一只戴着长手套的手。大炮十分不情愿地跟在马队后面,好像是被人拽着脚后跟似的。

步兵被冲得七零八落,一些军官像泼妇似的发牢骚骂街。他们的骂声盖过了嘈杂的枪炮声。在混乱得难以形容的路上,来了一支骑兵中队。他们军装上的黄色镶边已经退色,但仍然十分夺目。激烈的争吵声此起彼伏。

炮兵部队在集合,好像要开大会。

傍晚的蓝色雾霭笼罩着田野。一片片呈带状的森林此时成了绵长的紫色阴影。一片云彩横卧在西边的天空,掩盖了一部分晚霞的红色。

小伙子离开这里时,突然听见枪炮声轰隆隆响起来。他能想像出大炮愤怒发抖的情景,就像嗓门洪亮的门神在咆哮,喷射出一发发炮弹,柔和的空气里抗议声震天响。接着便听见敌军步兵霹雳般的还击声。他回头看时,只见大片大片橘红色的火光照亮了远方的黑暗。远处的天空会突然出现一些形状奇妙的闪光。有时他认为自己看见时起时伏的人群。

他在黄昏里匆匆地走着。天色渐渐暗下来,他几乎看不清脚底下的地面。在紫色的黑暗中有的人在训斥别人,有的人在叽里咕噜地说话。有时他能看见人们在昏暗的暗蓝色天幕下指手画脚,看来在树林里和周边的田野里到处都是士兵和枪支弹药。

狭窄的小路现在变得死气沉沉。被拉翻的马车犹如被太阳晒干

的石头。原来人流如潮的路面上被马匹的尸体和战争机械的破碎部件堵塞着。

此时他的伤口已不像原来那么疼。可是他还是不敢快走，生怕震动了它。他尽量让头部保持平稳，走路加倍小心，别让自己摔倒。他心里很焦急，脸上的肌肉紧绷着，时刻担心在黑暗里双脚突然踩错了地方而震疼伤口。

他走路时，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的伤。他总觉得伤口处又凉又湿，他想像着鲜血正从头发根缓缓往下流。他的脑袋好像膨胀得很大，他想，可能已经大到脖子难以支撑的程度。

伤口暂时不闹腾了，他反而更担心起来。他想，原来他似乎能听到头颅里疼痛撞击的细小声音，那肯定是危险的信号。他相信，他可以根据这些声音来判断自己的境况。可是现在这些声音消失了，这是不祥之兆。他反而更害怕了，他想像会有可怕的手指伸进脑袋去抓他的脑浆。

处于这种忧虑之中，他开始回忆过去发生的各种事情和情况。他想到在家时母亲做的一些饭菜，其中他特别爱吃的几样仍记忆犹新。他看见了铺着桌布的桌子。厨房里的松木壁板在温暖的炉火照映下泛着光。他也记得他和伙伴们从学校去到一个阴凉的池塘边上的情景。他看见自己的衣服胡乱放在岸上草地上的样子。他能回想起池塘里舒适的水溅在身上的那种感觉。池塘上方的枫树叶子在初夏的微风中发出悦耳的刷刷声。

但很快他就感觉自己被持续的疲劳征服了。他低垂着脑袋，双肩往下弯着，好像扛着一个大包裹，拖拉着两只脚吃力地走着。

他一直在进行思想斗争，是就近找个地方躺下来睡一觉呢，还是强迫自己继续往前走，直到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他常常想把这个问题放下，可是他的身体一直在抗争，他的知觉就像被宠坏的孩子似的一个劲儿地纠缠他。

后来，他听见耳边有人说话，声音听上去挺快活："你的伤势看来不太妙，伙计？"

小伙子没抬头，但却闷声闷气地"嗯"了一声，表示同意。

跟他说话的人一把抓住他的胳臂。"喂，"他说，笑了一声，声音

很圆润，“我跟你同路。大伙儿都跟你同路。我想我能扶你一把。”他们开始一起走，一个像醉汉，一个像醉汉的朋友。

一路上那人问小伙子许多问题，问完就帮他回答，就像在引导小孩子的思路似的。有时他也插进一些有趣的事。“你是哪个团的，嗯？什么？纽约第304团？哦，那是归哪个军管？哦，是吗？怎么，我以为他们今天没参加战斗呢——他们在老远的中翼。哦，他们参加啦，嗯？今天差不多每个人都参加了战斗。我的天哪，不知道有多少回，我以为我完了。他妈的黑乎乎的这儿也响枪，那儿也响枪，这儿也叫喊，那儿也叫喊，说真的，我真说不清我是在为哪边打仗。有时我想我明明是从俄亥俄来的，可又有时候我甚至可以发誓我是从佛罗里达最南头来的。我可从来没有他妈的这么糊涂过。这里整个树林子都乱成一锅粥了。今天夜里咱们要是能找到队伍那就算出奇迹了。可是，一会儿，我们就会遇上一大帮警卫队和纠察队这个队那个队的。嗬！他们跟着一个军官来了，我猜。你看他的手耷拉着。我敢说，他算打够仗了。等他们把他的大腿锯掉的时候，他就不会再吹嘘他的名声之类了。可怜的家伙！我兄弟留的胡子跟他的一模一样。你到底是怎么跑到这儿来的？你们团离这儿老远呢，不是吗？哦，我想咱们能够找到他们的。你知道今天我们团里有一个小子给打死了，我十分佩服他。杰克人很不错的。哎呀，看着老杰克就那么倒下了，真让我心疼。我们正安静地站着，周围有不少东奔西跑的人；我们站着站着来了一个大胖子。他捅了捅杰克的胳膊肘，说：‘喂，去河边儿的路在哪儿？’杰克呢，根本没理睬他、那家伙不停地捅他的胳膊肘，说：‘喂，去河边儿的路在哪儿？’杰克一直盯着前边看，看着约翰佬们从树林里跑出来，老半天都没答理这个大胖子，最后，他转过身来对大胖子说：‘噢，到地狱里找去河边儿的路吧！’就在这时候，一颗子弹砰的一声打在他脑袋边上。他也是个中士。那句话就是他的临终遗言。我真希望今天夜里咱们能找到各自的团。得找一阵子。可是我想咱们准能找到。”

他们开始寻找部队了，小伙子觉得这个说话声音快活的士兵手里好像有个神奇的魔棒。他在荆棘丛生、枝蔓缠绕的树林里穿来穿去，也奇怪，总能碰到好运气。遇上警卫和巡逻，他就像侦探那样机

警，就像流浪儿那样勇敢。所有的障碍物在他面前都得让路，都能被他利用。小伙子低着头木然地站在一旁，等着他这个伙伴使尽浑身解数开路。

树林子就像一个巨大的蜂窝，人们嗡嗡嗡地在里面疯狂地转圈子，可是这个快活的人领着小伙子转来转去居然没有走过错路，最后他欢欢喜喜、心满意足地咯咯乐了。"啊，找到了！你看见那边的火光了吗？"

小伙子傻乎乎地点了点头。

"好啦，那就是你们团。再见吧，老兄，祝你好运。"

一只热乎乎的粗壮的大手抓住小伙子软弱无力的手指，然后那人迈开大步走了，嘴里吹着口哨，显得快活而又无拘无束。当这个对他如此友好的人就这样走出了他的生活时，小伙子突然想起来，自己连他的脸都没有看过一眼。

第十三章

小伙子朝着那位朋友指给他的有火光的地方慢慢走去。他一边跌跌撞撞地走着，一边想着他的同志们会怎样欢迎他。他相信，他那伤痛的心很快就会感觉到风言风语的刺激。他现在已经无力编造故事；他将是一个软靶子。

他模模糊糊地打算拐到更黑的地方藏起来，可是他疲惫和疼痛的身子不停地呼吁，把他所有的计划都破坏了。他身上的病痛不停地呼喊，逼迫他去寻找一个有食物能休息的地方，不惜任何代价。

他摇摇晃晃地转向有火的地方。他能影影绰绰看见许多人形以及他们映在火光里的黑影。他再走近一点时，才看清地上横七竖八地睡满了人。

突然间，他碰上一个黑乎乎的可怕的人影。一根来复枪的枪管闪着幽光。"站住！站住！"他惊愕了，但立即认出了这个紧张的声音。他摇摇晃晃地站在枪管面前，大声喊道："嗨，你好，威尔逊，你——你在这儿啦？"

枪管低了下来，但仍然对着他，大嗓门慢慢朝他走过来，两眼使劲盯着小伙子的脸看。"是你吗，亨利？"

"对，是，是我呀。"

"哎呀，我说老兄，"大嗓门说，"天哪，看见你我真是太高兴啦！我以为你完蛋啦。我想你肯定死了。"他因为情绪激动嗓音有点沙哑。

小伙子现在有点站不住了，突然觉得两条腿发软。他想他得赶紧讲故事来保护自己，不能让那些令人生畏的战友说出已在嘴边的话，不能让他们射出讥讽之箭。他晃晃悠悠地站在大嗓门面前，开口了："是啊，是啊。我——我太惨啦。我到处都走遍了。在很远的右翼。那边打得十分激烈。我太惨啦。我跟队伍走散了。在右翼那里

我中弹了。脑袋上。从没见过这么激烈的战斗。太惨啦。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跟队伍走散的。我也受伤了。"

他的朋友一步跨到他跟前。"什么?受伤了?你怎么不早说?可怜的老兄,我们得——等一等;怎么办呢,我得叫辛普森来。"

又有一个人影在黑暗中出现了。他们认出来那是个下士。"你在跟谁说话,威尔逊?"他问道,口气有点生气。"你在跟谁说话?你他妈的这个哨兵——啊,你好,亨利,你在这儿?真是的,我以为你四个钟头以前就死了!哎呀,他们每隔十来分钟就冒出一个!根据准确统计,我们以为已经损失四十二个人了,可要是他们过几分钟就回来一个,明天早上全连的人就都回来了。你到哪儿去啦?"

"在右翼。我走散了,"小伙子可是很流利地讲起来了。

他的朋友赶紧插了一句。"是的,他脑袋受伤了,情况不太好,得赶快给他想办法。"他把枪揽在左臂弯里,右胳膊搂着小伙子的肩。

"哎呀,疼得很厉害吧!"他说。

小伙子斜靠在战友的身上。"可不,疼——疼得很,"他回答。他说话的声音有些发颤。

"喔,"下士说。他把自己的胳膊伸进小伙子的臂弯里,挎着他往前走。"来,亨利。我来照顾你。"

他们一块儿往前走的时候,大嗓门二等兵从后面喊道:"让他睡觉去,盖我的毯子,辛普森。哦,等等,我这里有饭盒,里面都是咖啡。借火光看看他脑袋怎么样啦,也许伤得挺厉害。一会儿我换了岗就过去照顾他。"

此时小伙子的知觉十分麻木,朋友的说话声好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他也几乎感觉不到下士正在搀扶着他。他靠在后者的胳膊上,任他架着走。他还和原来一样,头耷拉在胸前,双膝直颤抖。

下士把他领到火堆旁有光亮的地方。"好了,亨利,"他说,"让我看看你的脑袋吧。"

小伙子很顺从地坐下了,下士把来复枪放在一边,开始用手在他战友的密密的头发里摸来摸去。他得不时转动伤者的头,好让光线直对着伤口的位置。他显得很内行的样子绷起了嘴唇。当他的手指碰到小伙子溅在头上的血和这少见的伤口时,他的嘴唇放松了,透过

牙缝嘘了一声。

“啊，找到了！”他说。他笨手笨脚地继续检查。“不出所料，”他立即补充道。“你这是被一颗子弹擦伤的。肿了一个奇特的大疙瘩，就像有谁用木棒朝你头上打了一下似的。血早就止住了。最要紧的是，明天早上给你一顶十号的帽子恐怕你也戴不下去啦。而且你的头会发烧，烧得跟烤肉一样。还有，明天一早儿，也许好多别的毛病也跟着来了。这都很难说。可是，我看没大关系的。只是脑袋上有他妈的一块带状伤口就是了，没别的。就在这儿坐着，别动弹，我去把换岗的人叫醒。然后我让威尔逊过来照顾你。”

下士走了。小伙子仍然像个包袱似的在地上坐着，两眼茫然地望着火堆。

过了一会儿，他清醒一些了，四周事物的轮廓渐渐清晰。他看见在地上的阴影里躺满了人，他们摊开四肢，各种各样的姿势都有。他眯缝起眼睛往更远一点的暗处看，偶尔能看见几个苍白的面孔，幽灵似的闪着磷光。从他们脸上的线条轮廓看得出来，这些筋疲力尽的士兵都是恍恍惚惚的，看上去像是喝醉了酒。对一个天国浪人来说，树林里这一角落大概很像人们纵酒宴乐之后的狼藉现场。

小伙子看见，在火堆的另一面有一个军官倚靠在一棵树干上睡觉，直挺挺地坐着。他这个睡姿可有点危险。也许他是在受到梦魇的折磨，身子老是一颤一颤地左右摇晃，好像一个喝了热酒而后醉倒在壁炉旁的老爷爷。他的脸上净是尘土和污垢。下巴往下垂着，好像无力将其提升到原来的位置。这是一个在酣战之后感到疲惫不堪的士兵的典型形象。

他显然是用两只胳膊搂着军刀入睡的。两只胳膊倒是一直抱在一起，可是军刀却掉在地上没人管了。铜镶的刀柄挨在火堆边上。

在燃烧的枝条放射出的玫瑰色和橙黄色的光线里还躺着一些别的士兵，他们打着鼾，喘着大气，或者跟死人一样一动不动。有几双腿直挺挺地伸着。鞋子上还带着行军时踩的烂泥或尘土，露在毯子外面的裤脚上有破口，那是在树林里扎营时被茂密的刺藤挂烂的。

火苗噼噼啪啪地响着，从火堆上升起薄薄的轻烟。头顶上空的枝叶轻轻地摇曳，树叶的叶面转向火苗，映着忽明忽暗的银光，叶子

边缘常常泛着红色。透过树林中枝叶形成的窗户，可以看见右边黑色的夜空里有几颗星星，好像闪光的鹅卵石。

在这座低矮的拱形大厅里，偶尔会有士兵醒来，翻身变换一下姿势。经常睡在地上使他对身子下面高低不平和不舒服的地方很敏感。或者他干脆坐起来，迷迷糊糊地冲着火堆眨眼，朝趴在身旁的同伴瞥一眼，然后又睡意朦胧地嘟哝一声蜷着身子躺下了。

小伙子正可怜巴巴地坐着，他的朋友大嗓门来了，手里抡着两个用细绳系着的饭盒。“好了，亨利，老兄，”他说，“一会儿我们就把你安顿好了。”

大嗓门忙忙碌碌的很像一个业余护士。他站在火堆旁边张罗着把火苗捅得旺旺的，又让他的病人端着饭盒喝咖啡。这对小伙子来说可是一顿美饮。他把头往后一仰，把饭盒端在嘴边，慢慢地喝起来。凉爽的饮料缓缓地流进他那渴得起泡的嗓子里。喝完后他痛快地长出了一口气。

年轻的大嗓门战士带着满意的神情看着他的战友。后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大手帕，将其叠成绷带的样子，然后在另一个饭盒里把手帕的中间部分蘸湿。他把这个简易的绷带扎在小伙子的头上，在他脖子后面系了一个奇特的扣。

“好啦，”他说，往后退了一步审视他包扎的效果，“你看上去像魔鬼，可是我敢担保你感觉好多了。”

小伙子看着他的朋友，眼睛里充满了感激之情。凉凉快快的手帕包扎在又疼又肿的头上，像温柔女人的手在抚摩着他。

“你既不喊叫也不说什么，”他的朋友赞许地说。“我知道，照看病人时我就跟一个铁匠似的，但你从来没叫过一声。你是好样的，亨利。大多数人早就住进医院了。脑袋受伤可不是闹着玩的。”

小伙子没做声，两手开始摆弄夹克上的扣子。

“好了，来来来，”他的朋友接着说，“来吧。我得安排你睡觉，让你好好休息一夜。”小伙子小心翼翼地站起来，大嗓门士兵领他来到战士们睡觉的地方，他们这儿一伙儿，那儿一排地胡乱躺满了一地。大嗓门士兵弯腰拾起自己的毯子，把胶皮毯铺在地上，把毛毯披在小伙子的肩上。

"行了，"他说，"躺下睡一觉吧。"

小伙子像狗一样听话，像一个弯腰驼背的老太太似的小心谨慎地躺下了。他伸开手脚躺在地上时，松心地喃喃自语，睡在地上就和睡在世界上最柔软的沙发床上一样舒服。

但突然间他喊了一声："等等！你在哪里睡呢？"

他的朋友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就在你旁边。"

"那么，等等，"小伙子说。"那你盖什么呢？我把你的——"

大嗓门战士嚎叫起来："闭上嘴，睡觉。别他妈的犯傻，"他严厉地说。

小伙子挨了一顿训斥，没有再说什么。微微的倦意蔓延到全身。暖融融的毛毯围在身上使他感到一种绵绵的困倦。他脑袋往前一倒便枕在弯曲的胳膊上，沉重的眼皮慢慢盖住了眼睛。听见远处传来一阵滑膛枪的哒哒声，他不经意地闪过一个念头：那些人有时也睡点觉吗？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缩进毯子里，过了一会儿，便和他的战友们一样进入了梦乡。

第十四章

小伙子醒来时，感觉自己好像已经沉睡了一千年，而且他敢肯定，他睁开眼睛所看到的周围的世界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灰蒙蒙的大雾迎着旭日的第一缕光线在慢悠悠地飘荡。绚烂的景象即将出现在东方的天空。冰凉的露水打在他的脸上，他刚要动弹，又缩进毛毯里。他对着头顶上的树叶看了一会儿，那些树叶在预示白天到来的微风中抖动。

远处的战斗仍在进行，刺耳的枪炮声如同霹雳。嘈杂的枪炮声暗示着双方将死拼到底，好像战斗尚未开始，而一旦开始又绝不会轻易停止。

在他周围躺着一排排一伙伙睡觉的士兵，还是他昨天夜里在昏暗中看见的那些人。他们在起床号响起之前再睡一会儿。破晓时分的这种奇特光线照着他们，使他们消瘦而又愁苦的脸和沾满尘土的身子清晰可见，但是这种光线也给他们的皮肤染上了死尸般的颜色，让他们交错叠压着的胳膊和腿看起来如同死人的一般。小伙子用眼扫了一下这些挤在一起、一动不动躺在地上的人，他们脸色苍白，卧姿奇异，他不由得惊叫一声坐了起来。他的思绪很乱，以为这个树林大厅是一个停尸的地方。他一时竟然相信自己现在是在一所停尸房里，因此，他不敢动，生怕这些死尸突然嚎叫着站起来。但立时他的理智变得清醒了。他把自己痛骂了一顿。他明白，眼前这令人沮丧的场面不是现实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一个预兆而已。

随后他听见寒风中有火苗燃烧的毕剥声，回头一看，只见他的朋友在不紧不慢地拨弄着一堆火。还有几个人影儿在雾里晃来晃去，然后他听见斧头砍树枝的噼啪声。

突然间，冬冬的鼓声响起来了。远处又传来一阵微弱的军号声。类似的声音从树林里远近不同的地方传来，有的很强，有的很弱。军

号相互应答着，如同斗鸡嘎嘎的鸣叫声。附近军团的战鼓声擂得阵阵如雷。

树林里躺着的人们开始有动静了。先是看见大家的脑袋抬起来，接着便听见小声说话的声音，其中有一些低沉的嗓门发出的嘟嘟哝哝的骂声。各路奇怪的神灵的名字都被提到了，用来谴责这种叫人早起的做法，为了纠正战争的弊病这是必要的。一个军官用他命令式的男高音喊了一声，催促着身体僵直的士兵们动作快点，他们互相绞在一起的四肢分开了。战士们转动着拳头慢慢揉搓眼窝，因而遮住了自己那死尸般的面孔。

小伙子坐了起来，打了一个大呵欠。"天哪！"他很烦躁地喊了一声，用手揉了揉眼睛，又抬起手来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包扎伤口的绷带。他的朋友看见他醒了，便从火堆旁走过来。"嘿，亨利，老伙计，今天早晨感觉怎么样?"他问道。

小伙子又打了一个呵欠，微微皱起双唇。他的头，说实在的，感觉就跟一个大西瓜似的，而且他的肚子也不好受。

"哎，上帝，感觉很不好，"他说。

"天哪！"他的朋友喊了一声。"我本来希望你今天早晨会好的。来，咱们看看绷带——我想是绷带掉了。"他开始笨手笨脚地侍弄伤口，惹得小伙子发起了火。

"啊呀，妈的！"他气急败坏地说："没见过像你这样该死的家伙！你手上戴着手套啦？为什么不能他妈的轻点呢？你还不如站开一点往伤口上投枪呢？好了，慢着点，别跟用钉子钉地毯似的。"

小伙子很无礼地怒视着他的朋友，而后者却用安慰的口气跟他说话。"好了，好了，来吧，弄点吃的，"他说。"然后你也许会感觉好一些。"

年轻的大嗓门战士在火堆旁边温柔而又体贴地照看着他的战友。他忙着把散落的锡制黑色小杯子收敛在一起，拿起一个炭黑色的小锡罐把里面铁色的混合液体往杯子里倒。他弄来一点鲜肉，赶紧用一根树枝支着架在火上烤。然后，他坐在地上，看着小伙子吃东西，看到小伙子胃口很好，他很开心。

小伙子注意到，他的战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跟驻扎在河岸时的

表现可是不一样了。他好像不再老是计较个人的表现有多么勇敢。他不再因为别人说了几句刺激他自负心理的话就暴跳如雷。他也不是先前总爱大嗓门说话的青年士兵了。他现在有一种让人信任的好品质。他对自己做事的动机和办事的能力表现出一种沉着和自信。很显然，他有了这种内在的自信心就不在乎别人的风言风语了。

小伙子回想着。他过去认为他的战友是一个因为缺乏社会经验而十分鲁莽的小伙子，思想简单，固执己见，爱嫉妒人，看上去勇敢，实际上不过是摆花架子；认为他是一个十分傲慢、只会在自家院里神气活现地走来走去的小孩子。小伙子纳闷，他看问题的这些新眼光是从哪里来的呢；他的战友是什么时候才发现有很多人不肯对他臣服呢。很显然，这位战友现在登上了一个智慧的高峰，站在这个高峰上他才发现自己极为藐小。小伙子明白了，从此以后，跟他的朋友在一起他会感觉更自在。

他的战友把乌黑的咖啡杯子放在了膝盖上。"喂，亨利，"他说，"依你看咱们运气怎么样？你看咱们能打败他们吗？"

小伙子想了想。"要是在前天，"他终于冒昧地说，"你会打赌说你单枪匹马就能把他们全部消灭。"

他的朋友有点惊异了。"是吗？"他问。他想了想。"唔，也许我会的，"他最后肯定地说。他眼睛盯着火堆，眼神显得很谦恭。

小伙子没想到他的朋友竟然接受了自己的说法，这使他有点不知所措。"哦，不，你也许不会的，"他说，想赶紧把话题拉回来。

可是他的朋友做了一个不以为然的手势。"嗨，你别太在意了，亨利，"他说。"我相信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大傻瓜。"听他说话的口气，好像时间已经过去好几年了。

他们稍微停了一会儿。

"所有的军官都说，咱们已经把叛军赶进了一个密封的盒子里，"那位朋友说，像平时那样清了清嗓子。"他们好像都以为，咱们想在哪儿逮敌人，就能逮着。"

"那我倒不清楚，"小伙子回答。"根据我在右翼那边所看到的情况，我倒认为形势正好相反。就我所在的地方看，好像咱们昨天被打得够惨的。"

"你这样认为吗?"他的朋友问。"我还以为咱们昨天把他们打得够戗呢。"

"才不是呢,"小伙子说。"哎呀,老兄,你根本没看见战斗的场面。哎呀!"接着,他突然想起一件事。"喔,吉姆·康克林死了。"

他的朋友吓了一跳。"什么? 他死了? 吉姆·康克林?"

小伙子不紧不慢地说:"是的。他死了。打在肋上。"

"不会吧。吉姆·康克林……可怜的家伙!"

他们周围的人都围着各自的小火堆坐着,手里端着黑色的小杯子。从附近的一个火堆那里突然传来尖厉的吵嘴声。看样子是两个腿脚轻快的士兵在逗一个留胡子的大个子兵,把他的咖啡弄洒了,洒在蓝裤子的膝部。那家伙火了,大骂一通。他的骂声把戏弄他的两个人惹恼了,他们立即也用一大堆难听的话把他狠狠地骂了一顿。眼看就要打起来。

小伙子的朋友站起来,走过去,用手比画着让他们冷静点。"欸,得了,得了,弟兄们,这有什么用呢?"他说,"用不了一个钟头咱们就要跟叛军打仗了。咱们自己跟自己打有什么好处呢?"

其中一个腿脚轻快的士兵满脸通红、气势汹汹地朝他来了。"用不着你过来教训我们。我琢磨着,自从查利·摩根打败你那天起,你就不赞成打仗;我看不出这件事跟你或者任何别的人有什么相干。"

"按说呢,没有什么相干,"小伙子的朋友很和气地说。"可我不想看着——"

然后那三个人吵起来,谁也不让谁。

"我说,他——"那两个人说,用手指着他们的对手。

那个留胡子的大个子兵脸都气紫了。他张开像鹰爪似的大手指着那两个人说:"好哇,他们——"

在他们争辩的过程中,虽然双方都不示弱,但要动手打架的劲头似乎消失了。最后,小伙子的朋友又回到他的老地方。没过几分钟,那三个死对头又和和气气地凑到一起去了。

"吉米·罗杰斯说等今天打完仗再跟我算账,"这位朋友又坐下时说。"他说他不许别人干涉他的事情。我不想看着弟兄们跟自己人打仗。"

小伙子笑了。“你变化不小呀。你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我记得你跟那个爱尔兰家伙——”他不说了，又笑起来。

“是啊，我过去不这样，”他的朋友若有所思地说。“你说得很对。”

“哦，我不是说——”小伙子又说。

他的朋友又做了一个不以为然的手势。“噢，你不必太在意，亨利。”

他们又停了一会儿。

“昨天咱们团少了一大半的人，”这位朋友又说。“我当然以为他们都死了，可是，我的天，昨天夜里他们又一个一个回来了，好像本来就没损失几个人似的。他们被冲散了，在树林里到处转悠，跟着别的团一起打，如此这般。就跟你一样。”

“是吗？”小伙子说。

第十五章

全团士兵右手持枪，枪托着地，站在路边，等待出发的命令，小伙子忽然想起大嗓门士兵托付给他的那个装在退色的黄色信封里的小包，以及他当时说的那些悲观的话。这使他吃了一惊。他惊叹了一声，转向他的战友。

“威尔逊！”

“什么事？”

他的朋友挨着他站队，正若有所思地凝视着路的前方。不知因为什么，在这一刻，他的表情显得特别温顺。小伙子瞥了他几眼，心想还是别说了。“哦，没什么，”他说。

他的朋友有点奇怪，转过头来说：“怎么回事，你想说什么来着？”

“噢，没什么，”小伙子又说了一遍。

他决定先不要出手。这个事情本身已经让他感到高兴。那个小包本来就给错了人，现在没有必要用它来打击他了。

他很害怕这位朋友，因为他知道，只要朋友一问他问题，他的情绪就会变化，很容易让人看出破绽。最近他也安慰自己，这位已经变了，不会老是好奇地用问题来引逗他，可是，他也知道，一有了清闲，他的朋友肯定会要他讲一讲他前一天的冒险经历。

他现在手里掌握着一个小小的武器，只要他的战友有一点要盘问他的苗头，他就可以让这位朋友老老实实，他为此而有点洋洋得意。他处于有利的地位。现在轮到他笑了，他可以把讥讽之箭射向他了。

他的这个朋友在意志软弱的时候曾抽抽搭搭地谈到他自己的死。葬礼还谈不到呢，他就发表了充满伤感的演说，而且毫无疑问，那个装着信件的小包里一定有他送给亲属的各种纪念品。可是，他并没有死，于是，他就让小伙子抓到了把柄。

小伙子虽然觉得他现在的处境比他的朋友好得多，但他仍然想采取一种屈尊俯就、施惠于人的友好姿态。

现在他的自负心理又回来了。不断增长的自负心理像繁茂的大树，他站在树荫下，腿绷得更直，也更自信了。因为现在什么秘密也不会被发现，他即使面对着法官的眼睛也绝不退缩，也绝不允许脑子里的任何念头阻止他摆出一副男子汉的派头。他是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犯的错误，所以，他仍然是一条好汉。

也确实如此，他记起昨天自己遇到的幸运的事，又后退一步审视这种幸运的时候，他开始明白了其中的绝妙之处。他有资格炫耀自己，摆出老兵的姿态。

他把过去令人窒息的痛苦抛到了一边。

现在他对自己宣布，只有那些注定死亡的和不可救药的人们才那样认真地对着命运大喊大叫。除了他们，没有几个人会那样的。一个能够填饱肚皮和受到伙伴尊敬的人犯不着去谴责那些他认为背离天道，甚至世道的事情。让那些不幸的人们去抱怨吧；别的人不妨去玩弹球游戏。

他对于即将来临的战斗没有想得很多。至于他应该如何应对那些战斗并不十分重要。他所受到的教育告诉他，人生中有很多的责任和义务是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开的。昨天的事让他懂得，报应的到来是迟缓的，也是盲目的。鉴于眼前的情况，他认为对未来二十四小时之内可能发生的事情不必过于激动不安。不妨听任机遇的安排。此外，他心中一朵自信的花蕾在悄悄绽放，一朵信心的小花正在他的心中生长。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老练的人。他说自己已经跟恶龙打过交道了，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它们不像他所想像的那么狰狞可恶。再有，它们攻击时缺乏准确性，咬起人来不着边际。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常常蔑视它们，并在蔑视中逃脱。

况且，它是神的选民，注定要做伟大的事业，它们怎么能够杀死他呢？

他还记得有一些士兵是怎么从战场上逃跑的。他回忆起他们惊慌失措的狼狈相，心里看不起他们。他们完全没有必要不要命似的跑得那么快。他们都是意志薄弱的凡人。至于他自己么，他跑得明

智，而且不失尊严。

他在沉思中被他的朋友惊醒。他的朋友怀着紧张的心情已经在附近转悠了一会儿，也冲着周围的树木眨了无数次眼睛，他突然咳嗽一声作为开场白，然后说：

“弗莱明！”

“干什么？”

这位朋友用手捂着嘴又咳嗽一下，他伸手往夹克衣袋里摸了摸。

“哦，”他终于开口了，嗓音有点哽噎。“我想你还是把那些信还给我吧。”暗红色的血冲上他的面颊和脑门儿，有点刺痛的感觉。

“行，威尔逊，”小伙子说。他解开上衣的两个扣子，伸手把那个小包拿出来。他把小包递给他的朋友时，他的朋友把脸扭向别处。

小伙子掏小包时动作很慢，因为他试图在短暂的时间里想出一句精彩的话来总结这件事。可他没能想出什么有力量的话来。他只好把小包还给了他的朋友，就这样轻易让他溜掉了。为此，他给自己记了一功，他可是做了一件宽宏大量的事。

他的朋友站在他身旁，十分羞愧的样子。小伙子一边看着他，一边觉得自己的心正在变化，变得更坚强。他从未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脸红成这个样子；他是一个有非凡美德的人。

他怀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之情在想：“太糟糕啦！太糟糕啦！可怜的家伙，让他难为情啦！”

这件事情之后，每当他回忆起他所见过的战斗场面，就觉得他可以安然地回家，给乡亲们讲战斗故事，让他们心花怒放。他已经看见自己坐在一间温暖的屋子里给人们讲故事。他可以向人们展示他的桂冠。虽然桂冠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然而，在一个不是经常可以看见桂冠的地方，它们未尝不是光彩夺目的。

他看见那些听得目瞪口呆的人们在脑子里把他描绘成战火纷飞场面里的中心人物。他想像着母亲和学校里那位年轻女士在聚精会神地听他讲故事，并不时发出惊叹声。她们那些关于亲人在战场上英勇作战而又不冒生命危险的模模糊糊的女性传统观念一定会被打破的。

第十六章

滑膛枪噼里啪啦的响声一直能听见。后来,大炮也加入了纷争。这些声音汇合成一种沉重的声音,一直在大雾弥漫的空中回荡。世界上的这个角落很特殊,总是在打仗。

小伙子所在的团奉命出发了,去替换一支长时间隐蔽在潮湿的战壕里的部队。那个地方有一条沿着树林边缘挖的战壕,呈弧形,像一道很大的堑沟,里面有许多步枪射击掩体,新兵团的战士们就在这些掩体里各就各位。他们眼前是一片平地,上面有许多已经变形的低矮的树桩。从后面的树林里时常传来单调的啪啪声,那是小股散兵和巡逻兵在迷雾中放枪。从右侧传来一阵阵吓人的交火声。

士兵们蜷缩在小土堆的后面,轻松地坐着,等待轮到自己射击的时候来临。很多人都背向着枪响的方向。小伙子的那位朋友躺在地上,两臂遮着脸,好像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小伙子胸部贴着黄土趴在土堆上,朝树林和阵地的左右打量了一下。树林像幕布似的挡着他的视线。他只能看见地势较低且距离很短的一段战壕。几面旗子懒洋洋地插在小土丘上。旗子的后面卧着一排排黑乎乎的人,偶尔有几个脑袋好奇地从土丘顶上探出来。

散兵的枪声一直是从前面和左面的树林传过来的,右面的枪炮声变得越来越凶。大炮一直在轰隆轰隆地吼叫,没给人一点喘息的机会。好像大炮是从四面八方打过来的,它们似乎在进行一场激烈的争吵,已经不可能听见人的说话声。

小伙子想开个玩笑——引用报纸上的一句话。他想说,"拉帕汉诺克河上静悄悄"①。可是,大炮轰轰隆隆不停地响着,不让他发表

① 这句话套用1862至1863年间美国北方报纸上常常使用的一句话:"波托马克河上静悄悄",用来形容弗吉尼亚州的联邦军队作战不力、战局停滞的状态。

议论。他始终未能把这句话说完。这时炮声终于停了,传闻又在射击掩体里的士兵中间像鸟儿一样飞来飞去,可是其中大多数是黑色的鸟儿,它们在离地面不高的地方郁郁寡欢地拍打着翅膀,不肯张开希望的翅膀高高飞翔。他们猜测着各种预兆,脸色变得十分忧郁。他们听到了一些关于那些身居高位、肩负重任的人们犹豫不决、当断不断的传闻。一些有根有据的关于部队遭到惨败的传说沉重地压抑着他们的心灵。从右翼传过来的滑膛枪声就像被释放出来的妖怪的狂叫声,有力地说明了部队的困难处境。

士兵们泄气了,开始嘟哝起来。他们做出各种手势,想表达这样的一句话:"哎,还想让我们怎么着呢?"一看就知道,他们被这些据说是可信的传闻弄得不知所措,不能充分理解失败的含义。

在太阳的光线把灰蒙蒙的雾气彻底驱散之前,全团士兵成几路纵队小心翼翼地穿过树林往后撤。他们有时看见敌人散乱的队伍急匆匆地通过小树丛和小块的田地。他们尖声喊叫,欣喜若狂。

看见眼前的这种情景,小伙子忘记了很多个人的事情,变得怒不可遏。他突然大喊一声:"天哪,指挥咱们的是一群笨蛋。"

"今天不止一个人这么说过,"一个人说。

他的朋友刚刚醒过来,仍是十分困倦的样子。他回头看了看,好半天才弄明白队伍这次行动的意思,然后叹了一声说:"唉,我想咱们是吃败仗了,"他很沮丧地说。

小伙子心想,自己随便谴责别人未免有失大度。他尽力克制自己,可是已经到了嘴头上的话真够刻薄的。他立即说了一句很长的话,很隐晦地指责队伍的指挥官。

"也许,不都是他的过错,不完全是。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经常吃败仗那是该我们倒霉,"他的朋友说,声音里颇带倦意。他垂着双肩吃力地走着,两眼左右转动,好像是遭到别人的棍打脚踢似的。

"嗬,难道咱们没有玩命打吗?难道咱们没有尽自己的所能吗?"小伙子大声问。

从他自己的嘴里竟表达了这样的情绪,他暗自惊讶。他脸上的勇武顿时消失了,他惭愧地看了看四周。可是没有人怀疑他有使用

这种言辞的权利，过了一会儿，他又摆出一副英雄派头。他接着又提起那天早晨在驻地人们传来传去的几句话。“准将说，他从未见过哪个新兵团像咱们团昨天那样打法，对不对？咱们不比很多别的团打得漂亮，是不是？那么好啦，你不能说这是部队的错儿，对吧？”

他的朋友回答时语气很严肃。“当然不能，”他说。“谁也不敢说咱们打得不凶。谁也不敢那样说。弟兄们打起仗来像好斗的公鸡。可是——照样，咱们还是不走运。”

“那么说，假如我们仗打得很凶，但就是打不赢，那就是将军的过错啦，”小伙子庄重地、斩钉截铁地说。“咱们一直在打呀，打呀，打呀，可总是因为他妈的笨蛋将军而吃败仗，我看不出这还有什么意思。”

走在小伙子身边的一个好挖苦的士兵懒洋洋地说话了。“也许你以为你昨天从头打到尾，弗莱明，”他说。

这句话刺疼了小伙子。其实这是一句随意说出来的话，却让他感觉自己像个窝囊废。他的双腿在裤腿儿里暗暗发抖。他瞥了一眼那个人，眼里带着恐惧。

“哦，没有，”他赶紧以一种调和的语气解释，“我没认为我昨天从头打到尾了。”

可是那人好像没听出来他的话里有话。很显然，这个人并不了解情况，只是有爱说风凉话的习惯。“啊！”他以同样的冷嘲的口气答了一声。

可是，小伙子仍然感觉到这对他是一个威胁。他想回避这个危险，因此后来他就没再说什么。那人说的这句话起了很大作用，把他总爱大嚷大闹显摆自己的劲头儿压下去了。他突然间变得谦虚了。

士兵们仍在低声议论着。军官们变得很不耐烦，说话没好气，因为听见很多不幸的传闻，他们脸上阴云密布。队伍穿过树林走着，情绪很低沉。小伙子所在的连队有一个人笑了一声，十几个人转过脸来冲着他皱眉头，似有不快之意。

枪声一直在跟着他们的脚步走。有时好像被赶回去一点，可它总是更加厚颜无耻地又返回来。士兵们嘟嘟哝哝地咒骂着，不时朝枪响的方向恶狠狠地瞪一眼。

最后，队伍终于在一块空地上停下来。在行军路上因遇上灌木丛而走散的各团各旅的队伍又集合到一起，面向着敌人步兵追赶的枪声拉开战线。

身后的枪炮声就像穷追不舍的金黄色的猎犬的狺狺狂吠，声音越来越大，先是震耳的欢快的爆裂声，然后，当太阳平静地升起，把耀眼的阳光射进晦暗的树丛时，又变成一阵阵的长鸣。树林就像起了火一样毕毕剥剥响成一片。

"喔唷，"有一个人喊了一声，"我们来啦！大家准备战斗。流血加毁灭。"

"我早就说过，太阳一升起来他们就要发起攻击，"负责指挥小伙子所在连队的中尉咬牙切齿地说。他使劲揪着自己的小胡子，正气凛然地在连队的后面走来走去，后面的士兵都趴在临时堆起来的掩体后面。

一个炮兵连拖着沉重的大炮开进队伍后面的阵地，一发一发地朝着远方开炮。此时小伙子所在的团还没有受到干扰，只是等待着炮火划破他们眼前的树林灰暗的阴影。人们都在低声抱怨和咒骂。

"上帝呀，"小伙子嘟哝起来，"我们总是像老鼠似的让人家追赶着！这让我感到恶心。好像谁也不知道咱们要去哪儿，也不知道为什么去。咱们到处挨打，走到这里也吃败仗，走到那里也吃败仗，谁也不知道这都是为什么。咱们就像他妈装在口袋里的小猫儿。我倒想知道咱们一个劲儿地往树林里开到底是他妈的为什么，无非是让叛军朝咱们胡乱射击罢了。咱们来到这里，先让这该死的刺藤把我们的腿脚缠住，然后再开始打，这样叛军不是太好打了吗？别说只是因为运气不好！我更清楚！是他妈的这个老——"

那位朋友有点厌倦了，可他用平静而又自信的语气打断了他的战友。"到头来一切都会清楚的，"他说。

"啊，那才怪呢！你说话总像一个混蛋牧师。我才不信呢！我知道——"

这时那个粗野的中尉插话了，他需要把郁积在心里的不满情绪往他的士兵身上发泄。"你们这些小子赶紧把嘴闭上！用不着你们费嘴舌来长篇大论地争论这个那个的。你们就像一群老母鸡唠叨起

来没完。你们的任务就是打仗，用不了十分钟你们就会有的是仗可打。少啰嗦，多打仗，你们就适合这个。我没见过像你们这样一叫起来就没完没了的公驴。"

他停下来，要是有谁敢冒冒失失地顶嘴，他就准备朝他扑过去。一看没有人言语，他又一本正经地溜达起来。

"归根到底一句话，这次战争闲扯多，打仗少，"他回过头来对他们说了最后一句话。

天越来越亮，最后阳光把全部光亮倾泻进挤满人的树林里。一阵战斗的疾风正向小伙子的团队所驻守的防线扫荡而来。队伍的前列调整了一下队形，准备正面迎击它。队伍在等待。在战地的这一头气氛逐渐紧张起来，这是暴风雨到来之前的征兆。

在队伍前面的一个小树丛里，一枝来复枪闪出一束火光。然后很多枪跟着火光闪亮。这时噼噼啪啪的枪声连成一片，响彻树林。队伍尾部的炮队被敌人打过来的连珠炮震醒了，激怒了，他们立即发起猛烈的回击，和对方的大炮交了火。战斗的轰隆声逐渐变成滚滚的雷鸣——一连串持续的爆炸声。

从团里士兵的态度看，有一种很特别的迟疑现象。他们睡眠不足，又过于劳累，因而身体疲惫不堪，筋疲力尽。他们站在那里，等待着看令人震惊的场面，他们眼睛转来转去地看着战斗即将来临的方向。有些人往后退缩了。他们站在那里，好像被绑在火刑柱上一样。

第 十 七 章

在小伙子看来,敌人的进攻就像残忍的追猎一样。他气得暴跳如雷,直往地上跺脚,眼睛怒视着空中翻滚的硝烟,那硝烟就像令人恐惧的滚滚洪水朝他涌来。敌人似乎决意不让他休息,不给他坐下来好好思考的时间,这里面有一种疯狂的成分。昨天他参加了战斗,又逃跑了,而且跑得很快。他经历了很多险情。而今天,他觉得他赢得了可以静下来思考的机会。他本来很想跟那些没有经历过战斗的人们描述一下他亲眼看见的各种场面,跟另外一些受过考验的人们侃一侃战争的过程。能有一点时间让他恢复一下体力也是很重要的。经过一天的奔波,他浑身疼痛,四肢僵直。他已经筋疲力尽,希望能够休息一会儿。

可是另外那些人好像永远不会疲倦似的;他们打起仗来照样速度很快。他恨透了这些残酷无情的敌人。昨天,当他想像整个宇宙在与他作对时,他恨它,恨那些大大小小的神祇。今天,他同样痛恨敌人的军队。他绝不能让他们搅乱他的生活,绝不能像被男孩儿们追赶一只小猫儿那样被人戏弄,他说。不能把人追到无路可走的地步;人到了那种时候就会拼命了。

他歪过身子冲着朋友的耳朵小声说了一句,还做了一个手势加强威胁的语气,他说:"假如他们还继续追我们,他妈的,他们就得小心点。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的朋友扭了一下脑袋,心平气和地回答说:"要是他们继续追赶,那就把咱们赶进河里去了。"

小伙子听了这句话,凶狠地大喊一声。他蹲在一棵小树的后面,眼睛里仇恨的怒火在燃烧,他紧咬着牙齿,像恶狗似的吼叫一声。那块包扎得很草率的绷带仍在他的头上,绷带上面盖住伤口的地方有一块已经干了的血迹。他的头发乱成一团,有几缕鬈发盖过额头的

绷带，散落下来，左右摆动着。夹克和衬衫的领口敞开着，露出铜色的脖颈，可以看见喉头在痉挛似的上下鼓动着。

他的手指交叉着紧张地握着来复枪。他希望这枝枪是一部具有歼灭威力的机器。他感觉有人正在讥讽嘲笑他和他的伙伴们，坚信他们软弱无能，不足挂齿。当他知道他无力对这些人进行报复时，他的愤怒变成了难以遏制的凶神恶煞，他被这凶神恶煞控制着，梦想出许多卑劣的残酷手段。折磨他的人是一群厚颜无耻地吸食他的血液的苍蝇，他想，他要报仇，他要看见他们陷入困境时脸上出现的可怜相，为了报仇他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

战斗的疾风已经吹遍了新兵团的四周，这时小伙子的来复枪在新兵团的前沿阵地射击一道火光，其他的来复枪也立即响应。接着，全团战士突然齐声呐喊，英勇地反击。一堵幕墙似的浓烟慢慢落下，来复枪的火光像刀子一样愤怒地将其穿透划开。

在小伙子看来，战士们就像一群动物，被抛进一个黑洞里去做垂死的搏斗。他有一个感觉，他和他的弟兄们一直在绝境中进行回击，他们在打退一些身上滑溜溜的动物的猛烈攻击。他们射击时发出的深红色的光束看来无法打中敌人的身体；敌人好像总能运用无懈可击的技巧轻而易举地躲避，而后或纵深进攻，或迂回包抄。

小伙子在恍惚之中突然意识到他的来复枪只是一根没用的棍子，于是，除了仇恨的心理，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了，一心只想把敌人因胜利而显示在脸上的得意的笑容捣成肉泥。

被吞没在硝烟中的蓝色队伍像一条被脚踩中的蛇一样盘绕扭动，在惊恐和愤怒的痛苦中来回摆动着蛇头和蛇尾。

小伙子并没有意识到他是在直立站着。他迷失了战场上的方向。有一回他甚至真的失去了平衡感而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他立即又站起来。当时有一个念头闪过他十分混乱的脑海：他是否因为被子弹打中才摔倒的呢？但这个疑惑很快就消失了。他没再多想。

他在小树后面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决心以此为据点来对付整个世界。他估计那天他的部队是不可能打胜的，因此他觉得他有能力打得更凶猛。可是人群从各个方向蜂拥而上，他立时失去了方向感，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只知道敌人在什么地方。

烈火烧疼了他，炽热的浓烟烤着他的皮肤。他的枪筒热得烫手，通常情况下他是无法把它握在手里的，但现在他不停地用捅弹杆往枪膛里上子弹，顶弯的捅弹杆叮当作响。每当他瞄准硝烟中不断变换形状的人影，他就狠狠地咕哝一声并扣动扳机，就像使尽力气挥着拳头打人似的。

当敌人好像要在他和他的伙伴面前退却时，他立即追上去，就像一只狗一样，看见对方落在了后面，又回过头来故意让他们追自己。当他被迫退却时，他就气愤而又绝望地迈着步子，十分沮丧地慢慢往后退。

有一回，他身边所有的人都已停止射击，他几乎是单枪匹马，但仍然怀着深仇大恨向敌人打枪。他全神贯注地打着，竟然不知道战斗已经暂停下来。

他被一声粗哑的笑声唤醒，接着又听见一个人用轻蔑而又惊奇的口气说："你这该死的傻瓜，还不快停下来，没什么可打的啦。上帝呀！"

他回过头来，手握着刚举出半截的来复枪，看了看他的战友们排成一行的蓝色队列。就在这几秒的间隙里，他们都在用惊奇的目光瞪着他，他们成了旁观者。当他再回过头去看前方时，硝烟已经散尽，战场上已经空无一人。

他一时不知所措。然后，呆滞茫然的眼睛里闪现出一个钻石般的智慧的光点。"喔"他说，他明白了。

他回到战友中间，一头倒在地上，摊开四肢，好像刚刚挨了一顿毒打。浑身的肌肉莫名其妙地像着了火，枪炮声仍在耳中回响。他伸手四处摸他的饭盒。

中尉又在夸夸其谈，好像被战争所陶醉。他冲着小伙子说："老天作证，我要是有一万只像你这样的野猫，不用一个星期我就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他一边说着一边神气十足地挺起胸膛。

有几个士兵在唧唧咕咕地说些什么，用十分敬畏的眼神看着小伙子。很显然，当他刚才一边嘴里不停地骂着，一边装着子弹朝敌人开枪时，他们居然看到了他。而现在他们把他看成一个打起仗来不要命的家伙。

他的朋友摇摇晃晃地朝他走来。他说话时嗓音里带儿分恐惧和忧郁。"你没事儿吧，弗莱明？你感觉还行吗？你没什么事儿吧，亨利？"

"没事儿，"小伙子有点吃力地说。他的嗓子里好像含着许多疙瘩和刺球。

这些事情促使小伙子思考，想来想去他明白了，刚才打仗时他是个野蛮人，是只野兽，像一个捍卫自己宗教信仰的异教徒那样冲杀。他思考着这个新得到的启示，认为它很好，非同寻常，从一些方面看也不难理解。毫无疑问，他那时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通过这次战斗，他克服了许多障碍，在从前，这些障碍都是难以逾越的高山。这些高山已经像纸糊的山峰一样坍塌了，他现在就是自己心目中的英雄。而他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个变化的过程。他睡了一觉，醒来之后发现自己竟然成了勇敢的骑士。

他躺在地上，沐浴在战友们偶尔投射过来的目光之中。他们的脸被燃烧过的炸药熏黑了，颜色深浅不一。有些人的脸黑得一塌糊涂。战友们流着汗，喘气时呼哧呼哧的很费力。他们的眼睛从脏兮兮的脸上费力地注视他。

"打得好！打得好！"中尉兴奋地喊着。他又开始踱来踱去，显出焦躁不安和急不可待的样子。有时他一边说话，一边莫名其妙地大笑。

每当他在兵法问题上有了特别深刻的见解时，就下意识地要跟小伙子讲。

士兵们在严肃的气氛中活跃起来。"他妈的，我敢打赌，这个部队再也不会有第二个像咱们这样的新兵团了！"

"你说对了！"

"小狗，女人，山核桃，
越是挨打就越好！

咱们就是这种情况。"

"他们损失了一大堆人，是真的。要是有个老太太来清扫树林，准能扫出一簸箕来。"

“没错儿，要是她过一个钟头再来，还能扫出一大堆呢。”

树林里仍能听见喧闹的声音。从远处树丛下传来连绵不断的滑膛枪的哒哒声。远处的每一个灌木丛都像一头浑身长着火焰刺的豪猪。一团暗色烟云像是从刚熄火的废墟里冒出来，朝着湛蓝明朗的天空中那一轮光亮艳丽的太阳飘然而去。

第十八章

那条参差不齐的队列虽然有几分钟停止了移动，但就在这短暂的几分钟里，森林里的战斗变得格外激烈，树木似乎因炮火而抖动，大地似乎因士兵的冲锋而震颤。多台大炮的声音汇合成长时间无休止的巨大声响。在那种氛围里生活似乎很困难。士兵们胸膛在起伏着，想呼吸新鲜空气，他们的喉咙也亟待水的滋润。

有一个战士，身体已被子弹打穿，在这短暂的一刹那，他发出了悲痛的叫声。也许战斗进行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喊叫，但当时没有人听见。可是现在士兵们听到了他躺在地上发出的哀怨声，纷纷转过身来。

"是谁？是谁啊？"

"是吉米·罗杰斯。吉米·罗杰斯。"

当他们的目光与他第一次相遇时，他们突然停了一下，好像害怕靠近他似的。他在草地上翻过来翻过去，颤抖的身体扭曲成许多奇怪的姿势。他在大声尖叫。同伴们一刹那间的犹豫似乎使他产生了巨大的、不可思议的鄙夷感，他咒骂他们，尖声喊出每一句话。

小伙子的朋友对地理位置产生了错觉，以为附近有一条河，于是他得到允许以后便前去取水。大家立刻忙不迭地把饭盒塞给他。"给我灌上，行吗？""也给我带点来。""还有我。"他抱着一大摞饭盒出发了。小伙子也跟着他的朋友一起去，他想跳进河里，泡一泡发烫的身体，还想畅饮一顿河水。

他们急急忙忙去找那条他们以为就在附近的河流，可是没有找到。"这儿没有水，"小伙子说。他们没有耽搁，立刻转身，开始循着来路往回走。

当他们再一次面向战场时，从这个位置上当然能看见更多的战

斗情况，刚才因为战线上扬起的烟尘模糊了他们的视线，他们看不到这么远。现在他们能看见原野上有几条长长的、弯弯曲曲的深色地带。在一片没有林木的地方，一排大炮喷出灰色的浓烟，浓烟之中闪烁着许多巨大的橘黄色的火舌。他们从一些茂密的林木上方可以看见一幢房子的屋顶。一扇窗户里闪动着深红色的猛烈的火光，直接照耀着茂密的树叶。从这座高大的房子里升起一股硝烟，像高耸的斜塔，直上云天。

他们眺望自己的部队，看见杂乱的人群慢慢站成了整齐的队形。阳光下，明亮的钢铁反射出闪烁的光点。往后方看，可以瞥见盘旋在远方山坡上的公路。公路上挤满了后撤的步兵。从枝叶交错的森林里升起了战斗的硝烟和喧嚣声。空气里一直在响着刺耳的声音。

在他们站的地方附近，炮弹呼啸着飞过。偶尔听见空中有子弹嗖嗖响，然后"嘭"的一声钻进树干里。伤员们和其他掉队的士兵正悄悄地穿过树林。

小伙子和他的同伴向树丛中的一条通道望过去，看见一个争吵着的将军和他的参谋们骑马而来，差一点踩着一个正用双手和膝盖爬行的伤兵。将军猛拉缰绳，控制住他那匹张着大嘴、口冒白沫的战马，运用娴熟的骑术让马从伤兵身边绕过去。伤兵慌慌张张地急忙爬着躲开，看样子非常疼痛。他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时，显然已经筋疲力尽了。他的一只胳膊突然没劲了，身体一翻，仰面朝天倒在地上。他挺直身子躺着，呼吸很微弱。

过了一会儿，那几个骑马的官兵来到这两个士兵面前。另一名军官策马直奔将军面前的位置，他骑术娴熟，姿态潇洒，像一个西部牛仔。小伙子和他的朋友尚未被发觉，他们两人装出继续往前走的样子，但又不肯走开，想偷听军官们的谈话。他们想，两位军官说不定会谈些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秘密呢。

两个年轻人认出那个将军就是他们的师长。将军看着那个军官，说话口气很冷静，好像在批评他的着装。"敌人正在那边集结，准备再次发起进攻，"将军说，"目标是怀特赛德的部队，我担心他们会从那里突破，除非我们拼命阻截他们。"

那个军官骂了一声他那躁动不安的战马，然后清了清嗓子，把手

举起来冲着将军。"阻截他们,代价惨重,"他唐突地说。

"我想是这样,"将军说。然后他继续说下去,速度很快,但声音很低。他不时用手指来指去以帮助说明他的意思。两个步兵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直到最后才听见他问:"你能抽出哪个部队?"

那个骑马像牛仔的军官想了一会儿。"哦,"他说,"我已经命令了12团去支援76团,我现在已经无兵可派了。不过还有个304团,他们打起仗来活像一大帮骡夫。我可以派他们,比谁都强。"

小伙子和他的朋友用惊诧的眼神互相瞅了瞅。

将军厉声说:"那就叫他们准备。我在这儿观察情况,然后传令,告诉你什么时候让他们出发。再过五分钟就行动。"

那个军官把手指举向军帽,调转马头跑开,这时将军用冷静的声音冲他喊道:"你的骡夫们恐怕有很多回不来啦。"

那个军官喊了句什么来回应他。他笑了。

小伙子和他的同伴满脸恐惧,匆匆赶回自己的阵地。

这几件事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的,但小伙子觉得这之间自己突然成长了。他现在能用新的眼光看事情。最令人震惊的是,他突然明白了他是那么的微不足道。那个军官谈到304团时就像谈论一把扫帚。也许树林里有些地方需要清扫,而他在提扫帚时的口气恰好说明他对扫帚的命运漠不关心。这是一场战争,毫无疑问,但看起来这是一场奇怪的战争。

当这两个士兵走近自己的阵地时,中尉看见了他们,他勃然大怒。"弗莱明——威尔逊——你们打水用多长时间?——你们到哪儿去了?"

可是他一看见两人睁圆的眼睛就停止了训话,他们的目光意味深长。"咱们要进攻了——咱们要进攻了!"小伙子的朋友喊,迫不及待地把消息告诉大家。

"进攻?"中尉说。"进攻?嘿,上帝啊,这才叫打仗呢。"他那满是灰尘的脸上泛起一丝骄傲的笑容。"进攻啦?嘿,上帝!"

有几个士兵把两个年轻人团团围住。"是吗?你肯定吗?唉,该死的!进攻?为了什么?进攻哪儿?威尔逊,你在撒谎。"

"要是撒谎我宁愿去死。"小伙子说,他提高了声调,表示愤怒的

抗议。“跟打枪一样肯定，我告诉你吧。”

他的朋友也帮腔。“他没撒谎，一点儿都没有。我们听见他们说的。”

他们看见两个骑马的人，离他们不远。一个是他们团的上校，另一个就是刚才接受师长命令的军官。他们两人在相互比比画画。小伙子指着他们，猜测他们可能说些什么。

有一个士兵最后反驳他说：“你们那时候怎么能听见他们谈话呢？”可是大部分士兵都点点头，承认这两个朋友刚才说的是实话。

他们又平静下来，表现出接受现实的样子。他们在思考着这件事，大家的表情千姿百态。这是一件引人注意的事，值得思考。很多人小心地扎紧自己的皮带，抻了抻裤子。

过了一会儿，那两个军官开始到士兵中间去张罗，推着他们集中到一起，想让队伍站得更整齐。他们追赶那些落在后面的人，对少数几个看样子要待在原地不动的人大发雷霆。他们像挑剔的牧羊人，跟一群绵羊过不去。

整个304团似乎很快就站好了队，大家都深深地吐了一口气。从士兵们的脸上看，没有人在想什么重大的事情。一个个士兵都弯着腰，弓着身，像短跑运动员等待起跑信号。在许多人污迹斑斑的脸上，一双双忽闪忽闪的眼睛费力地看着密林深处的幕障。他们似乎在专心计算着时间和距离。

他们被两支军队激烈交火的可怕的声音所包围。整个世界正把注意力集中在别的事情上。第304团显然只能自己处理自己的小事情。

小伙子转过身来，用询问的眼光瞅了一眼他的朋友。后者也用同样的眼光瞅了他一眼。只有他们两个人心里是明白的。“骡夫——代价惨重——恐怕有很多人回不来啦。”这是一个颇有讽刺意味的秘密。然而，他们在对方的脸上都没有看到丝毫的犹豫；当站在他们旁边的一个头发蓬乱的人悄声说“我们会被吞掉的”时，他们两人点了点头，默默地表示同意。

第十九章

小伙子凝视着面前的大地。现在大地上繁盛的树木似乎把各种势力和恐怖都遮掩起来了。他用眼角的余光看见一个少年模样的军官策马飞奔过来，挥舞着帽子，但他并没有意识到那就是下达进攻令的方式。突然间，他感觉到队伍里有一阵紧张和浮动。整个队伍慢慢向前倾斜，像一面就要倒塌的墙壁。全团在一阵急促的喘息声（这是准备欢呼时才有的声音）中踏上了进军的征程。小伙子被人推来推去，过了一会儿，他才明白部队是要干什么，但是他马上冲到前头，跑起来。

他的目光盯着远处一个很显眼的树丛，他判断那将是他们与敌人遭遇的地方，他向那里跑去，犹如朝着球门冲去。他从一开始就相信，这只不过是尽快完成一件不愉快的事情而已，因此他拼命地跑着，像个被人追踪的杀人犯。因处在用力而紧张的状态之中，他的面部肌肉绷得很紧。他的目光因愤怒而凝滞。他的军装脏而凌乱。他的脸涨得通红，头上缠着的脏兮兮的、带血的破布特别显眼，手上的来复枪狂乱地晃动，身上的装备砰砰地相互碰撞，这一切都使他看上去像个精神不正常的士兵。

当他所在的团从自己的阵地进入一块林中空地时，他们前面的树林和灌木丛苏醒了，黄色的火焰从各个方向朝他们蹿过来。森林对他们表示极力反抗。

队伍左右迟疑了一阵。然后右翼冲上前去；接着左翼又超过了右翼。后来中间的士兵急速跑到最前面，最后整个团形成了楔子队形，可是不一会儿，由于灌木丛、树丛和地面上的坑洼不平形成了障碍，队伍被阻隔，一伙一伙地被分散开。

小伙子腿脚轻快，不知不觉冲到了前面。他的眼睛仍然盯着那个显眼的树丛。从它周围传来了敌人的同声呐喊，从树丛里喷射出

来复枪细长的火光。嗖嗖的子弹声在空中回响;炮弹在树冠之间恶狠狠地吼着。一颗炮弹直落在一伙匆匆奔跑的士兵中间,爆炸后发散出深红色的愤怒的火焰。刹那间,出现了这样的景象:一个士兵身子几乎伏在了火焰上,赶紧举起双手,捂住了眼睛。

其他被子弹击中的人痛苦地倒在地上,姿态怪异。该团一路上留下了不少尸体。

现在战士们已经来到空气较为明晰的地方。新的自然景象似乎产生了启示效果。他们清楚地看见一些人在忙着摆弄大炮;一片片像幕墙似的灰色的硝烟和硝烟流苏似的边缘勾画出敌人步兵阵地的轮廓。

小伙子好像什么都看清楚了。每一片草叶都是鲜明清晰的。他觉得在一片片随风飘浮的稀薄透明的水蒸气中所发生的一切变化他都了解。棕色和灰色的树干把树皮上每一块粗糙之处都显露出来。战士们眼神惊恐,脸上冒汗,或拼命奔跑,或一头栽倒,就像头朝前被抛进怪异的死尸堆里——这一切他都明白了。他把这些都机械地但很牢固地记在自己的心里,这样,当时的情景将来就能在脑海里描绘出来,所发生的事情也就有了解释,惟独不能解释的是他当时为什么也出现在那里。

但是在这不顾一切的冲锋当中有一种疯狂的成分。那些像疯子一样向前冲的士兵发出一阵欢呼声,像暴民的狂叫,十分粗野,但声调异常,能将呆滞的人和禁欲者唤起。它产生一种疯狂的热情,似乎前面就是有花岗岩和钢铁也不能阻挡他们前进。他们处于一种极度亢奋的状态,敢于面对绝望和死亡,忽略或无视困难和艰险。它虽是暂时的却是高尚的无私心态。也许正因为如此,小伙子后来才纳闷,自己当时为什么也出现在那里。

在紧张的行动中因速度太快,士兵们体力消耗得很快。领头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开始放慢速度。敌人射来的一排排炮弹已产生了类似大风的效果,战士们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他们跑到冷漠的树丛中时,脚步开始踉跄起来,踌躇不前。士兵们聚精会神地盯着前方,等着远处像幕墙一样的硝烟散开,显露出那边的情景。由于体力消耗很大,又上气不接下气呼哧呼哧地喘,他们又警觉起来。他们又变

成清醒的人。

小伙子隐约觉得自己已经跑了好几英里；他想，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已来到了一块新的、不为人知的土地。

就在全团战士停止前进的那一刻，滑膛枪噼啪的抗议声变成了持续的怒吼声。长长的酷似流苏的硝烟飘散开去。一股股黄色的火焰从一个小山顶上平射出来，在空中呼啦啦地响，阴森可怕。

士兵们停下了脚步，因此有机会看见自己的一些战友呻吟着尖叫着倒了下去。有几个人就倒在他们脚下，有的静静地一动不动，有的哀号悲鸣。士兵们站了片刻，握着来复枪的手松懈下来，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团在减员。他们呆呆地站着，显得茫然不知所措。眼前的景象似乎使他们处于瘫痪状态，被一种灾难性的震慑力所征服。他们木然地瞅着眼前的景象，低头看看脚下，又抬起头来看看一张张的脸孔。这是不寻常的间隙，这是不寻常的沉默。

然后，中尉大吼一声，压过了远处传来的嘈杂声。他突然大步走上前来，他那略显稚气的脸气得发青。

"快上，你们这些笨蛋！"他扯着喉咙嚷道。"快上！你们不能待在这儿。你们必须快点。"他还说了些什么，可是他说的大部分话人们都没听懂。

他开始疾步往前走，把头转向士兵们。"快上，"他大喊。士兵们像乡巴佬似的茫然地瞪着他。他只得停下，又走了回来。他背对着敌人的方向站着，直冲着士兵们大骂起来，身体随着骂声的力度而抖动。他能用女孩子串珠子的技巧把骂人的词语串在一起，一口气骂出来。

小伙子的朋友清醒过来了。他一个趔趄迈步上前，跪到地上，朝着不断飞出枪弹的树林愤怒地开了一枪。他的这一举动唤醒了士兵们。他们不再像羊群一样挤成一团。他们仿佛突然想起了自己手中的武器，立刻开始射击。他们在军官的催促下开始向前移动。全团的士兵就像一架陷入泥潭的马车，摇晃颠簸着开始行动了。他们走几步就停下来射击，再装上子弹，就这样沿着一棵棵的树木慢慢地挪动着。

他们越往前进，迎面阻击他们的炮火就越加激烈，最后每一条前

进的路似乎都被分散的跳动着的火舌挡住了，而且右翼有时依稀可见的敌军的佯动是不祥之兆。从敌方阵地刚刚冒出的硝烟像一团团迷惑人的云彩，使全团的队伍很难理智地前进。小伙子经过每一团盘旋上升的烟云时都要想，不知再往前走一点会有什么在等着他。

这支部队艰难而痛苦地往前走着，随后来到一块空旷的地方，空地的另一边就是战火弥漫的敌军阵地。在空地上，士兵们弯着腰胆怯地躲在大树后面，拼命地拥在一起，好像有大浪要朝他们冲刷过来。他们用惊恐的目光看着这一切，似乎为自己引起的这种骚乱而感到惊讶。这骚乱的风暴是对他们的重要性的讽刺。这些士兵的面部表情也显示他们缺乏身在战场时某种应有的责任感，好像他们是被驱赶来的。这支队伍就像一只处于支配地位的野兽，在这关键的时刻忘记了那些造成各种事物外部性质的强有力的原因。对他们许多人来说，整个事态似乎是难以理解的。

就在他们停下来的时候，中尉又开始大喊大叫骂人了。他不顾子弹报复性的威胁，对士兵进行哄诱、斥责和谩骂。他平时温和、稚气的嘴唇现在扭曲成十分难看的样子。他用所有能想到的神灵的名字来骂人。

一次，他抓住小伙子的胳膊。“快上，你这个笨蛋！”他吼道。“快上！要是老待在这儿，都会被打死的。咱们只能从那块空地穿过去。然后——”剩下的话便都消失在一大堆含糊不清的谩骂声中。

小伙子伸出手指着说：“从那儿穿过去？”他撇了一下嘴，有点怀疑，也有点畏惧。

“当然啦，就从这块空地穿过去！我们不能老待在这儿，”中尉高声喊道。他把脸凑近小伙子，挥动包着绷带的手。“快点！”他紧紧扯着小伙子，像是要和他摔一个回合的跤，又好像打算揪着小伙子的耳朵拽着他去向敌人发起进攻。

小伙子对军官突然感到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义愤。他猛地一转身把中尉甩开了。

“那你自己上吧，”他喊道。他的声音里含着一种刻薄的挑战。

小伙子和中尉两人一齐跑起来，一下子冲到全团的前头。小伙子的朋友也赶紧跟了上来。他们三个人站在军旗的前面开始高喊：

"上啊！上啊！"他们手舞足蹈，转着圈子，像身受折磨的野蛮人一样。

那面军旗听从他们的召唤，伏下闪光的旗身，朝着他们迎风而来。士兵们犹豫了片刻，然后随着一声长啸，受过挫折的新兵团一跃而起，向前冲去，开始了新的征程。

士兵们急速穿过田野。他们人数不多，迎面向敌人的阵地冲过去。一股黄色的火舌立刻朝他们扑过来。大片的蓝色硝烟在他们面前飘浮。激烈的枪声使人们的耳朵暂时失聪。

小伙子像疯子一样朝树林里跑，以便躲过子弹的眼睛。他使劲低着头跑，像个足球运动员。在他慌慌张张跑的时候，他的眼睛几乎是闭着的，他眼前的景象极为模糊，嘴角的唾液在微微跳动。

就在他奋不顾身往前冲的同时，一丝爱意在他的心中油然生出，那就是对近在身边的军旗的绝望的喜爱。那面军旗是美的创造，是攻无不克的象征。它是光辉灿烂的女神，俯身对他摆出一副高傲的姿态。它是一个女人，红白相间，爱恨交织，它用充满希望的声音召唤着他。由于军旗不会受到伤害，他认为它有巨大的力量。他尽量靠近它，好像它能够挽救人的生命，同时他从心底里发出请求它保护的呼喊。

在他拼命奔跑的时候，他意识到那位军士旗手突然往后退了一下，像是被一根大头棒打了似的。旗手踉跄了一下，便不动了，只有膝盖仍在颤抖。

小伙子纵身一跳，抓住了旗杆。就在这一瞬间，他的朋友也从另一边抓住了旗杆。他们两人都抓住旗杆不放，猛烈地摇晃。军士旗手虽已死去，仍不放弃军旗对他的信任。双方一时间形成严峻的争夺局面。死去的旗手身子弯着，来回晃动，似乎仍在用既可笑又可怕的方式顽强地拽着旗杆，让它留在自己的手里。

这个场面一瞬间就过去了。小伙子和他的朋友拼命从死人手里把军旗夺过来，当他们再转身时，看到死尸正低着头向前晃动着身子。一只胳膊甩得很高，握起来的手出其不意地落在小伙子朋友的肩上，向他提出严重抗议。

第二十章

这两个年轻人举着旗子转过身时，看见团里的大部分人已被打得七零八落，剩下的人也沮丧地慢慢往回走。这些士兵曾经像一发发射出的子弹冲向敌人，现在他们已经精疲力竭了。他们慢慢地往后撤，仍然面向着噼啪作响的树林，他们炽热的来复枪仍然对那枪声做出回应。几个军官仍在尖声厉色地下达命令。

“你们这些该死的往哪儿走？”那个中尉讥讽地叫道。一个留着红胡子的军官在下达命令，他的声音相当于放大三倍的铜管乐器的声音，让人们听得清清楚楚。“开枪打他们！开枪打他们！打他们个灵魂出壳！”当时嘈杂声尖叫声混成一片，士兵们被命令去干一些自相矛盾或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小伙子和他的朋友之间因为军旗发生了小小的争吵。“把它给我！”“不行，我来打吧！”他们虽然都同意让对方打旗，但又觉得一定要表示自己打旗，声称自己愿意冒更大的风险。小伙子猛地把他的朋友推到一边。

全团士兵往回撤到那些冷漠的树丛当中。他们在那里停留片刻，向一些已悄悄接近他们撤退路线的黑影开火。很快，他们又动身了，在树干之间迂回。已经严重减员的新兵团刚回到先前的那块空地，就遭到了无情炮火的迅猛袭击。他们好像已被一群群暴徒包围了。

大部分士兵垂头丧气，精神已被这场混战摧垮了，他们此时好像蒙了，茫然不知所措。他们低着头，疲倦不堪，任敌人的子弹随便射击。跟大墙抗争已毫无意义。往花岗岩上撞头也毫无用处。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在企图征服一个不可征服的东西时，心中似乎产生了一种被出卖的感觉。他们皱起眉头，咄咄逼人地怒视着几个军官，特别是那个说话声音相当于三倍铜管乐器的红胡子。

然而，队伍的后面还有一些士兵仍在愤怒地朝着冲上来的敌人射击。他们似乎决意要制造麻烦。那位年轻中尉也许是这支混乱的队伍里最糟糕的一个。他忘记了危险，仍以后背对着敌人。他的一只胳膊已被子弹击中，僵直地往下垂着。有时他会忘记伤痛，想挥动这只胳膊来加强咒骂的语气。加倍的疼痛反倒让他骂得更厉害了。

小伙子向前走着，脚下直打滑，脚步也不稳。他不时警惕地向队伍后面看。他的脸上显出羞愧和愤怒的表情。他本来想狠狠报复一下那个把他和他的战友们叫做"骡夫"的军官。可是他明白现在报复不成了。当迅速减员的"骡夫"队伍在那块小空地上犹犹豫豫、畏缩不前的时候，他的梦想破灭了。现在，这些"骡夫"们的撤退在他看来是耻辱的大逃亡。

从他那被硝烟熏黑的脸上射出两道像匕首一般锐利的目光，直盯着敌人，可是他更大的仇恨则集中在那个并不认识他却叫他"骡夫"的军官身上。

小伙子明白，他和他的战友们还没有干成一件能给那位军官造成痛苦和悔恨的事，这时他只得听任那种任何受挫折的人都会产生的愤怒在自己心中蔓延。他想，那个站在墓碑上随便给别人起诨号的冷酷军官，不如死了更好。他想，他永远也不会得到用讥讽来报复那位军官的秘密权利，这是多么令人伤心的事啊。

他曾在脑海里想像可以作为特殊报复手段的几个红字。"我们确实是'骡夫'，对吗？"现在他只好把这几个字抛弃了。

很快，他就用一件自豪的外衣把自己的心包装起来，把军旗立得笔直。他大声动员他的同伴们，用那只空闲的手推推他们的胸膛。对他很熟悉的人们，他就直呼他们的名字，向他们大声呼吁。在他和那位常常谴责他人并气得几乎发疯的中尉之间，出现了一种微妙的伙伴情谊和平等关系。他们以各种粗哑的吼叫和抗议来表示互相支持。

可是新兵团已经成了一台老损的机器。他们两个人仍在对着一个无力运行的东西唠唠叨叨。那些想慢慢磨蹭的士兵得知伙伴们正在快速溜回营地时，他们的决心也在渐渐动摇。别人都在一心想着如何保全性命，自己也就很难顾及名誉了。伤兵们被遗弃在这凄苦

的征途上，哭哭啼啼。

流苏般的硝烟和火焰一直随风涌动。小伙子透过浓烟里突然裂开的空隙，看见一支棕色的队伍，纵横交错，越聚越多，最后看上去好像成千上万。一面颜色扎眼的旗子在他眼前闪动。

浓烟消散得很及时，就像事先安排好的，转眼间只见这支新发现的军队爆发出刺耳的喊声，一百束火焰射向这边正在撤退的队伍。当新兵团顽强地还击时，滚滚的灰色硝烟又出现在他们和敌人中间。小伙子又不得不依赖他那不断遭到冲击的耳朵，他的耳膜被滑膛枪和呐喊声震得微微颤动，嗡嗡作响。

这种状况似乎将永远持续下去。在这漫天的烟雾之中，士兵们一想到他们迷了路，正朝着危险的方向走去，心中就非常恐慌。一次，走在这支慌乱的队伍前头的士兵们回过头来，一边往回推他们的战友，一边喊叫着说，有人正从他们以为是通向自己防线的几个地点向他们射击。听他们这么一喊，队伍就陷入了一种歇斯底里的恐惧和绝望的惊愕之中。有一个士兵，他一直雄心勃勃地要把这个团的战士变成一支在貌似巨大的困难当中冷静行进的明智的小股队伍，现在他突然瘫坐在地上，把脸埋在两臂之间，一副向厄运低头的无奈神态。另一个士兵尖声哀号着，同时骂了一位将军很多的脏话。士兵们四处乱跑，眼珠滴溜儿乱转，寻找逃跑的路。子弹就像遵照时间表的安排，有条不紊地噗噗击中士兵的身体。

小伙子不动声色地来到混乱的人群中间，他手举军旗站着，好像期待着有人把他推倒似的。他下意识地摆出一个姿势，就和前一天战斗中那个旗手的姿势一样。他用一只颤抖的手抹了一下自己的额头。他的呼吸有些困难。在等待危机到来的短暂时刻里，他觉得有点憋气。

他的朋友来到他身边。“嗨，亨利，我猜这就是‘约翰再见’①了。”

“呸，住嘴，你这该死的傻瓜！”小伙子说，他不再看他的朋友。

军官们像政客一样，逼着士兵们围成一圈，以对付眼前敌人的威

① 根据原著的诺顿评论版本的注释，“约翰再见”显然是俗语，意为“再见、永别”。

胁。那里的地面坑洼不平，被炸得乱七八糟。士兵们在低洼的地方蜷起身子，藏到各种能躲避子弹的东西后面。

小伙子有些惊奇地注意到，中尉默默地站着，两条腿使劲叉开，手持军刀，就像拄着一根拐杖。小伙子心想，不知中尉的发音器官出了什么毛病，怎么不骂人了。

中尉决意暂时保持沉默，这有些奇怪。他就像一个婴儿，哭够了便睁开眼睛，盯着远处给他带来欢乐的东西。他完全沉醉在这种冥想之中，嘴里小声说着什么，柔软的下嘴唇轻轻地颤动。

懒散无知的烟尘在慢慢盘旋上升。那些正在躲避子弹的士兵焦急地等待烟尘消散，好看一看他们团所面临的处境。

沉默的士兵们突然听到那位年轻中尉着急的说话声，立刻激动起来。中尉大喊："他们来了！直冲着我们，上帝啊！"他后面的话被士兵们的来复枪恶意的轰鸣声淹没了。

小伙子的眼睛已转向那位被惊醒以后激动不已的中尉所指示的方向，他看见背信弃义的迷雾把一伙敌军士兵暴露出来。那些人离得很近，他能看清他们的面孔，甚至能认出他们的面孔属于哪种类型。他也很惊奇地看到，他们的军装倒是很鲜艳，军装是浅灰色，还有闪亮的镶边，非常醒目。而且那些军装似乎是新的。

这些士兵正端着来复枪小心翼翼地往前走，这时年轻的中尉突然发现了他们，于是穿蓝色军装的队伍射出的一阵子弹打乱了他们的行动。从一瞬间看到的情况来判断，敌人并没有注意到这些穿深色军装的士兵已经接近了他们，或者是他们认错了方向。几乎转眼间，小伙子又看不见他们了，因为他的视线已被同伴们频频发射来复枪形成的硝烟完全挡住了。他使劲睁大眼睛，想看看那一排子弹的成效，可是硝烟仍悬浮在他的面前。

这两支军队就像一对拳击手那样打来打去，迅速、愤怒地向对方开火，交叉射击。蓝军士兵们因对自己的处境感到绝望而痛下决心，抓紧机会进行近距离的报复。他们的呐喊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坚决。他们呈弧形的前线到处冒出火光，阵地上回响着捅弹杆哐啷哐啷的声音。小伙子低头弯腰，躲躲闪闪地看了一会儿，倒是看见了一些敌人，但不很清楚。看来敌人很多，回击得很快。他们好像正在一步一

步向蓝军逼过来。他沮丧地坐在地上，用膝盖夹着军旗。

当他看到战友们个个都像恶狼一般凶狠的时候，便产生一个甜滋滋的念头，他想，如果敌人要把他们团这把扫帚作为巨大的战俘囫囵吞下去的话，先吞进去的会是荆棘般的扫帚刺儿，想到这里至少让他感到一点快慰。

但是敌方的火力开始减弱。划破空气飞来的子弹减少了，最后，当蓝军士兵们放松下来想了解一下战况时，只看见黑色的硝烟在飘浮。全团士兵一动不动，凝神观察。很快，一只偶然飞来的野鸭进入了这片模糊人们视线的硝烟之中，于是浓烟开始盘旋着移开了。士兵们看见一块空地，那里的敌军士兵早已无影无踪。假如没有被遗弃在草地上的几具扭曲变形的怪异尸首，这地方倒很像一个空空的舞台。

看见这一情景，许多蓝军战士从隐蔽的地方跳出来，兴高采烈，笨手笨脚地跳起了舞。他们的双眼炯炯有神，从干涩的嘴唇里迸发出嘶哑的欢呼声。

先前事态的发展似乎在力图证明他们是无能的。这几次小的战斗显然也在极力显示这些士兵不会打仗。就在他们刚要向这些意见屈服的时候，这场小小的决斗向他们显示，做到势均力敌也并非不可能，而且通过这场决斗他们已经消除了自己的疑虑，也报复了敌人。

他们又有了热情，受到了激励。他们精神大振，自豪地环视着周围，对自己手中那冷峻但又总是自信的武器产生了新的信任感。他们都是好样的。

第二十一章

他们很快就知道没有炮火威胁他们了，条条道路似乎又向他们开放了。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他们的友军所驻守的尘土飞扬的蓝色防线显露出来了。尽管远处仍能听见巨大的声响，这一带的田野却突然静寂无声了。

他们感到自己安全了。这支严重减员的队伍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他们集中到一起，继续去完成行军任务。

在最后一段路途中，士兵们开始暴露出一种奇怪的情绪。他们匆忙行进时显得又紧张又恐惧。一些在那最险恶的关头表现得沉静而坚定的人，现在却无法掩饰自己的焦虑，变得狂躁不安。他们仿佛担心自己在正常的军事行动中虽然没有战死，事后反而有可能被人以卑微的手段杀死。或者，他们认为眼看就踏进了安全的门槛倒被杀死了，这岂不是莫大的讽刺。于是他们加快了步伐，不时困惑地向后张望。

当他们走近自己的防线时，看见一个团的战士，他们个个瘦削，皮肤呈古铜色，正在树荫下面躺着休息，脸上露出一种嘲讽的神情。他们的问题随风飘了过来：

"你们到底上哪儿去了？"

"你们回来干什么？"

"你们为什么不待在那边？"

"小宝宝，那边暖和吧？"

"小子们，是回家吗？"

有一个人开玩笑地模仿说："欸，妈妈，快来看当兵的！"

反复遭受打击、浑身是伤的新兵团战士们没有答理他们，只有一个士兵频频发出挑战，要对他们动拳头，红胡子军官也走到那个团的一个高个子上尉面前，虚张声势地怒视着他。可是中尉制止了那个

要动拳头的士兵;那个高个子上尉被红胡子军官的小动作弄得红了脸,只得把目光移到几棵树上。

小伙子太嫩,被那几句问话深深刺痛了。他皱起眉头,狠狠地瞪着那些说风凉话的家伙。他考虑了几种报复手段。可是,新兵团里的许多人却像罪犯似的低着头,因此他们的脚步突然沉重起来,好像他们下垂的肩膀扛着装载自己荣誉的棺材。年轻的中尉这时来劲了,开始小声咒骂起来。

战士们到达自己原先的阵地时,都转过身去看他们刚才发起进攻时经过的地方。

小伙子正在沉思,突然感到一阵惊讶。他发现两地之间的距离,若与他自己在心里精确测量出的距离相比,是很短的,短得简直有些荒唐。那些见证了大部分战斗的冷漠的树木,看起来实在太近了。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时间在他看来也是很短暂的。他很惊奇,在那么短的时间和空间里,竟然发生过那么多事情,也出现过那么多情绪上的变化。他说,一定是小精灵般神奇的思想把一切都夸张了、放大了。

那么,那些身体瘦削、古铜肤色的老兵们说的话虽然难听,似乎也不乏公正。他掩饰着自己鄙夷的目光,看了一眼他的战友们。他们坐了一地,目光朦胧,蓬头垢面,被尘土呛得喘不上气来,由于出汗而满脸通红。

他们贪婪地喝着饭盒里的水,恨不得把每一滴水都倒进嘴里。他们用衣袖和一把一把的青草擦着自己肿胀的、汗津津的脸。

然而,对于小伙子来说,回忆自己在冲锋时的表现使他感到很快乐。先前他几乎没有时间评价自己,现在他能安静地回顾自己在战斗中的表现,很有满足感。他回忆起一些生动的细节,那些快速发生的细节曾在不经意间进入了他那忙着接收外界印象的知觉之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经过紧张激烈的战斗之后,全团士兵们正在休息喘口气的时候,那个管他们叫"骡夫"的军官骑着马沿着防线飞奔而来。他的帽子丢了,头发乱蓬蓬地垂下来,他的脸因为焦虑和愤怒而阴沉着。他骑马的样子更能看出他的脾气。他坐在马鞍上粗野地拽着缰绳,然后猛

地一勒马辔头，让气喘吁吁的战马突然停在上校身旁。他立刻火冒三丈，责备上校，他的话径直传到士兵们的耳朵里。他们突然警觉起来，因为他们对军官之间说的脏话总是很好奇。

“哎呀，麦克切斯内，你把这事弄成什么样子啦！”那个军官说。他试图压低声音，可是他那愤怒的语气让某些士兵明白了他这话的意思。“你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上帝啊，老兄，你们还差一百英尺就能胜利了，可你们在这边停下了！你的人要是再往前上一百英尺，你们的冲锋会势如破竹，可是你看——你手下怎么有这么多的刨土工啊！”

士兵们一直屏住呼吸听着，现在他们把好奇的目光转向上校。他们像一群衣衫褴褛的野孩子似的对这件事很感兴趣。

他们看见上校挺直身子，伸出一只手，好像要发表演说。从他的神态看，他的内心受到了伤害，就像教堂执事被控告有偷窃行为一样。士兵们扭动着身子，激动得欣喜若狂。

但是突然间，上校从一个教堂执事的姿态变成了一个法国人的姿态。他耸了耸肩。“啊，呃，将军，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冲得够远了，”他平静地说。

“‘尽了最大努力，冲得够远了’？是吗？上帝啊！”将军喘着粗气说。“哼，那不能算太远吧，算吗？”他又说了一句，同时用冷漠鄙夷的眼神瞟了一下对方的眼睛，“我看不算太远。本来是让你们牵制敌人支援怀特赛德的。现在你们用耳朵听听，就知道自己干得有多好了。”他调转马头，悻悻地离去。

上校因将军让他听听左边树林里传出来的刺耳的交火声，而破口大骂了一些含糊不清的脏话。

中尉刚才一直压抑着愤怒，倾听他们两人的谈话，现在他突然用坚定勇敢的语气说起话来。“我不管他是干什么的——是将军也好还是什么的——只要他说弟兄们在那边打得不怎么样，那他就是个混蛋。”

“中尉，”上校严厉地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我会麻烦你的，假如——”

中尉做出表示服从的手势。“好吧，上校，好吧，”他说。他坐了

下去，一副对自己很满意的样子。

新兵团挨批评的消息在部队里传开了。一时间，士兵们对此感到困惑。“我的天啊！”他们脱口而出，同时睁大眼睛看着那位将军逐渐消失的背影。他们认为这是个天大的错误。

然而，他们很快就开始相信，他们的努力确实被小看了。小伙子看得出，这个想法沉重地压抑着全团的战士。他们一个个就像四肢被捆着任人诅咒的动物，但依然有反叛精神。

小伙子的朋友带着哀怨的神色来到小伙子面前。“我不明白他到底想干什么，”他说。“他一定是认为我们去那边玩弹球去啦！我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

小伙子发明了一种平静的哲学来应对这种惹人恼火的时刻。“唉，算了吧，”他回答，“打仗的情况他大概一点也没看见，就火冒三丈了，还张口就说我们是一群绵羊，只是因为咱们没按他的要求去打罢了。可惜亨德森老爷爷昨天牺牲了——他要是还活着，准会说咱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仗打得很漂亮。都怪咱们运气不佳，没别的。”

“我看也是这样，”他的朋友回答。他似乎因为事情不公正而感到受了很大的委屈。“应该说咱们的运气确实不好！要是你干的所有的事——不论是什么——都干得不对，那打仗对人们来说还有什么意思呢。我有个想法，下次再打仗，咱们就在后面待着，让他们冲去吧，让他们见鬼去吧。”

小伙子安慰他的战友。“嗨，咱们两人干得都挺好。我倒是想见一见那个说咱俩没尽力的傻瓜！”

“咱们当然尽力了，”他的朋友斩钉截铁地声明。“即使那家伙像教堂那么大，我也要打断他的脖子。可是不管怎么说，咱俩还不错。我听见一个家伙说咱俩是全团打仗最棒的，他们还为这事争论呢。当然啦，还有一个家伙站起来说那是撒谎——当时的情况他都看见了，就没看见咱们俩自始至终的表现。然后又有好多人插进来说，那不是撒谎——咱俩确实拼得很凶，他们给了咱们很大的鼓励。可是我实在受不了那些老不死的老兵，他们总是笑话咱们，还有那个将军，他真荒唐。”

小伙子突然愤怒地喊起来。"他是傻蛋！他简直让我发疯。我希望下次他能来。咱得让他看看咱是——"

他停下了，有几个人匆匆忙忙跑过来。从他们脸上的表情看，他们带来了重要消息。

"哎，弗莱明，你可应该听听！"一个人急切地喊道。

"听什么？"小伙子问。

"你可应该听听！"那个人又重复了一遍。他要讲他的新闻了。其他士兵激动地围了上来。

"唔，先生，刚才上校见了你们的中尉，就在我们旁边——这可是最让我惊奇的事了——他说：'啊哈！啊哈！'他说。'汉斯布鲁克先生！'他说，'顺便问一下，刚才那个打旗子的小伙子是谁呀？'他说。听听，弗莱明，你觉得怎么样？'刚才那个打旗子的小伙子是谁？'他说，然后中尉，他马上就说了：'那是弗莱明！他是个吉姆希齐①。'他立即就说了。什么？我告诉你他确实说了。'是个吉姆希齐，'他说——这都是他的原话。他说了。我告诉你他确实说了。要是你讲这个故事比我讲得好，那你就来吧，来讲吧。啊，那么你就闭嘴吧。中尉，他说：'他是个吉姆希齐'；上校说：'啊哈！啊哈！他确实是个难得的好兵，啊哈！他把旗子一直打到最前线。我看见他了。他是个好样的，'上校说。'的确，'中尉说，'他和一个叫威尔逊的家伙一直冲在最前头，自始至终像印第安人那样大喊。''一直冲在最前头，'他说。'一个叫威尔逊的家伙，'他说。嘿，威尔逊，我的好小子，把这事写在信里寄回家，告诉你妈妈，怎么样？'一个叫威尔逊的家伙，'他说。上校，他说：'是吗，真的吗？啊哈！啊哈！我的天哪！'他说。'冲在全团最前头？'他说。'是啊，'中尉说。'我的天哪！'上校说。他说：'哎呀呀，'他说，'就那两个小娃娃？''是啊，'中尉说。'哎呀呀，'上校说，'他们可以当少将了，'他说。'他们可以当少将了。'"

小伙子和他的朋友说："哼！""你撒谎，汤姆逊。""哎呀，去你的

---

① 吉姆希齐，原文为jimhickey，如分开写成Jim Hickey，便是一个人的昵称。此处可能是指詹姆斯·巴特勒·希科克（James Butler Hickok，1837—1876）。希科克是美国边疆保安官、闻名的神枪手，内战时期在联邦军当侦察员。

吧！""他根本没说过这话。""哎呀，多会撒谎啊！""哼！"然而，虽然这两个年轻人听了这些话感到尴尬，表示不屑一听，但他们知道自己的脸因为心里美滋滋的而涨得通红。他们两人偷偷朝对方看了一眼，眼神里充满了喜悦，互致庆贺。

他们很快就忘掉了很多事情。过去的事情里已没有了错误和失望。他们非常快乐，心里对那位上校和年轻中尉充满了感激之情。

第二十二章

从树林里又开始涌出黑压压一大片敌人，小伙子心情很平静、很自信。看着一阵阵密集的炮弹一路呼啸着从敌人头上飞过，那些士兵低下身子到处躲藏，他笑了笑。他镇静地直起身站着，看着敌人向临近小山坡上的一道蓝色弧形防线的一处发起攻击。他的视野并没有受到战友们枪筒里冒出的硝烟的影响，他有机会看到这场恶战的部分情况。他终于弄清了那些灌进耳朵里的嘈杂声是从哪里来的，便松了一口气。

在距离他不远的地方，他看见有两个团正与敌军的两个团单独进行一场小规模的战斗。仗是在一块看似孤立的空地上打的。他们激烈交火，朝对方猛烈射击，好像他们是在为一个赌注而打仗。炮火异常猛烈，如同迅雷。这四个专心作战的团显然忽略了这场战争的更大的目标，他们猛打猛冲的样子就像在进行一场势均力敌的体育比赛。

在另一个方向，他看见一个旅的兵力，阵容浩大，显然是要把敌人从一个树林里赶出去。他们进了树林就不见了，很快树林里就响起了让人害怕的枪炮声。响声之大难以描述。过了一会儿，在树林里折腾了一通之后，他们显然觉得枪炮声太大了，于是便排着整齐的队列得意洋洋地走出了树林，队形依然如故。他们走起路来不慌不忙，轻松自信，似乎要朝着那呼号的树林自豪地竖起大拇指。

在左边的一个山坡上，有一长排大炮，粗鲁而又疯狂地在谴责着敌人；敌人在下面的树林里，趁着毫不留情的单调的冲突仍在进行，又在组织一次攻击。从那些炮口射出的红色火球，闪烁着深红色的光，散发出一片高高的浓浓的烟雾。偶尔可以瞥见一组一组正在打炮的炮兵。在那排大炮的最后面，有一所房子，房子在频频发射出的炮弹之中呈白色，很镇静。一群战马被拴在一个长长的栅栏上，疯狂

地拽着笼头。士兵们在四处奔跑。

那四个团之间单独进行的战斗延续了一段时间。当时恰好没有外来的干扰，他们全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战斗。双方都向对方发动强大的野蛮的攻势，然后身穿浅色军服的两个团动摇了，开始往后撤，身穿深蓝色军装的队伍则摇旗呐喊。在残留的硝烟之中，小伙子看见两面军旗在大笑声中随风飘动。

战地很快陷入一片寂静，但寂静里面有文章。蓝军的防线调整了一下，阵地略有一点变化，战士们凝视着面前寂静的树林和田野，好像在期待着什么。这种寂静显得肃穆，很像教堂里的气氛，只有远处的排炮显然不甘寂寞，不时沿地面打来一发发的炮弹，如同微弱的雷声滚滚而来。这使人恼火，就像男孩子们对事情印象不好时的吵闹声。士兵们想像，排炮声会使他们已经竖起来的耳朵听不见刚刚打响的战役的声音。

突然间，山坡上的大炮怒吼着发出了警告的信号。树林里传来一阵噼噼啪啪的声音。枪炮声以惊人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大，最后变成充斥整个大地的持续的嘈杂声。这种有如劈裂的爆炸声沿着防线袭来，最后发展成持续的响声。对那些身临其境的人，它变成了震撼宇宙的声音。它是一台巨型机器发出的嗡嗡震颤声和隆隆的撞击声，就像较小星球之间的轨迹出现紊乱。小伙子的耳朵像灌满了水的杯子，听不进更多的声音了。

在一个有小路盘旋的斜坡上，他看见士兵们拼命奔跑，乱糟糟的，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向后，来回冲撞。相持不下的两军的部分官兵，像两条长长的波浪，根据命令在某几个点上疯狂地相互冲击。他们忽而涌向前，忽而涌向后。有时一方会呐喊欢呼，宣称自己实施了决定性的打击，可是过了一会儿，又听另一方呐喊欢呼起来。有一回，小伙子看见一群浅色的人影，像猎狗一样，向着波浪形的蓝军部队扑过去，只听一阵嚎叫，便叼走一大群俘虏。还有一回，他看见一道蓝色波浪以雷霆万钧之势冲向一道灰色屏障，把它从地面上彻底清除，只留下一片狼藉的草地。士兵们在来回拼命冲锋时，一直像疯了似的尖声呐喊。

交战双方在争夺树木后面的某些围栏或某些安全据点时，就如

同争夺金銮宝座或镶嵌着珍珠的床榻。他们每分钟似乎都朝着选定的地点冲锋，而大多数地点被他们像抢夺轻巧的玩具那样夺过来抢过去。小伙子分辨不出哪一面战旗下的部队赢得了胜利，因为旗子像深红色的泡沫一样向着四面八方飘扬。

他所在的团虽严重减员但锐气未减，时候到了仍能快速出击。士兵们又遭到子弹袭击时，便野蛮地嚎叫起来，发泄他们的愤怒和痛苦。他们低着头，看着枪上竖起的击铁，怀着仇恨在瞄准。当他们急着把子弹插进枪膛时，捅弹杆就气愤地哐啷哐啷响。他们的前面升起一道硝烟的幕墙，不时被黄色和红色的火光穿透。

士兵们在战斗中摸爬滚打，在令人吃惊的短暂时间里又变得很脏，身上的污迹和尘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他们一直在紧张地跑来跑去，此时又喊喊嚓嚓说个不停，同时身子也在晃来晃去，脸上黑乎乎的，眼睛炯炯闪光，看上去就像一群丑陋的魔鬼，正在硝烟之中跳着吉格舞①。

中尉包扎完绷带回来之后，便从心中的隐秘之处搜索出一些新的不祥的咒语，特别适合在急需的时候使用。他冲着士兵们甩出一连串脏话，就像用鞭子抽打战士们的后背。很显然，尽管他先前就骂出了很多脏话，他的咒语仓库也并没有枯竭。

小伙子仍然充当旗手，但并没有感觉自己无所事事。作为一个观战者，他被深深地吸引了。看着这出伟大戏剧的冲突和变化，他不由得探出身子，聚精会神地瞪着眼睛，脸上的表情不时出现一些细微的变化。他有时念念有词，下意识地喊出一些怪异的话来。他不知道自己还在呼吸，也不知道那面军旗还静静地遮在他的头顶上；他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一支可怕的敌军队伍已经进入了危险的射程，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他们——高个子、瘦削的身躯，但面部表情很激动，正朝着一道曲曲弯弯的围栏大步跑来。

面临这一危险的局面，新兵团的士兵们突然停止了单调的咒骂。刹那间，阵地上的气氛因紧张而静了下来，然后他们突然端起来复

---

① 吉格舞，一种起源于英国的通常为三拍的快步舞。

枪，向敌人射出一排子弹。当时没有人下命令；士兵们一看情况危险，没等下命令就一窝蜂把子弹打了出去。

但敌人很快就利用那道曲曲弯弯的围栏作掩护。他们迅速溜到围栏后面，就从那里干脆利落地把蓝军的队伍切断。

蓝军士兵倾全力要打一场大仗。从他们沾满尘土的脸上常常看见紧紧咬着的白色牙齿闪闪发亮。只见许多人头在一片苍白的烟海之上来回浮动。围栏后面的敌军士兵常常大声叫喊，讽刺挖苦，可新兵团的战士们却强压怒火保持沉默。也许士兵们面对这次新的攻击，回忆起自己曾被人叫做“刨土工”的事，这让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备感痛苦难忍。他们屏住呼吸，决心保住阵地，打退那些幸灾乐祸的敌人。他们迅速投入战斗，因一心要绝路逢生，脸上的表情带着野性的凶狠。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小伙子也绝不让步。先前埋藏在他心底的一根根鄙夷的箭，已经产生了奇怪的、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仇恨。他清楚地知道，他将以自己的尸体——他那躺在战场上的、伤痕累累、泛着幽光[①] 的尸体——来实现他最后的、决然的报复。这将是对那个说他们是“骡夫”，后来又说他们是“刨土工”的军官实施的切中要害的报复，因为在他绞尽脑汁试图找出使自己受罪和造成思想混乱的人时，他总会想到那个给他乱起诨号的军官。他隐约产生了一个念头：在那些人的眼里，他的尸体将会是对他们的严厉谴责。

这个团流的血太多了。战士们开始呻吟着倒下去，像蓝色的包裹掉到地上。小伙子所在连队的中士传令兵被子弹射穿了面颊。由于面颊受伤，他的下巴没有了依靠，便往下耷拉着，嘴张得很大，露出了里面微微起伏的血块和牙齿。尽管如此，他还试图喊出声来。他是要真的喊出声来，太可怕了，他似乎以为大叫一声他就能好了。

小伙子看见他向后面跑去。他的体力似乎一点也没有受到影响。他跑得很快，发疯似的左顾右盼，寻求帮助。

---

① 泛着幽光，原文为“gluttering”。根据原著的诺顿评论版本的注释，这可能是个笔误，似应为“glittering”（意为“闪闪发光”）或“guttering”（意为“蜡烛淌下蜡滴”）。故按照前一个意思译出。

其他士兵倒在同伴们的脚下。虽然有一些伤兵爬到一边去了，可是很多人仍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他们的身体已经扭曲成十分难看的样子。

小伙子又在寻找他的朋友。他看见了一个情绪激奋的年轻人，浑身是被炸药熏黑的污迹，头发乱糟糟的[1]，他一看就知道是他的朋友。年轻中尉在后方的阵地里也毫发无损。他仍然在骂街，但看他的神态，似乎已经在使用最后一盒咒语了。

全团的炮火已开始减弱，变得稀稀拉拉。从这支稀松的队列里竟然传出的那个雄浑的喊声，很快就变得微弱了。

---

① 头发乱糟糟的，原文为“frowzled”，疑为“frowzed”之误，故译为此语。

第二十三章

上校沿着阵地后面跑过来，身后跟着其他军官。“咱们得攻打他们！”他们喊道。“咱们得攻打他们！”他们高喊着，声音里充满愠怒，好像预料士兵们会反对这一计划似的。

小伙子听到他们的喊声便开始琢磨自己和敌人之间的距离。他大略估量了一下。他现在明白，他们要当坚定的战士就必须往前冲，停在原地就意味着死亡。考虑到眼前的各种情况，往后撤将会让太多的人感到高兴。军官们希望把讨厌的敌人从围栏旁边赶走。

他原以为要让那些疲惫不堪、四肢僵硬的同伴们去参加攻击，必须得有人赶着才行，可是当他转过身来面向他们的时候，却有些惊奇地看到，他们立刻毫无保留地表示同意。战士们把刺刀插上来复枪的枪筒时，发出了哐啷哐啷的声响，活像一支象征性的冲锋前奏曲。士兵们听到军官喊出的命令后，迫不及待地大步跨跃向前。在全团士兵的行动中表现出一种意想不到的新的动力。当他们意识到队伍的力量在减弱，战士们也已疲惫不堪时，他们在冲锋中反而表现出一种势不可挡的爆发力，好像要在精疲力竭之前展示一下他们的实力。士兵们发疯似的竞相奔跑，似乎要在能使人激奋的体液枯竭之前一鼓作气攻下目标。这一群身穿破烂蓝色军装、满身尘土的士兵，在绿色的草地上，在蓝色的天空下，盲目地、孤注一掷地向着围栏冲锋；此时那围栏的轮廓在硝烟中依稀可见，围栏后面的来复枪正在猛烈射击，枪声噼啪作响。

小伙子扛着鲜艳的军旗，始终冲在最前面。他使劲挥动另一只胳膊，在空中抡着，同时发出狂热的召唤和呼吁，督促那些并不需要督促的战士们，因为那些顶着敌人来复枪的火力勇猛前进的蓝军士兵似乎又在忘我热情的鼓舞下疯狂起来。从射向他们的火力来看，他们似乎要纷纷倒在阵地和围栏之间的草地上。但是也许因为他们

此时忘掉了虚荣，他们简直是打疯了，表现出一种高尚的义无反顾的精神。他们显然没有质疑，没有推测盘算，也没有对当时的形势做图解。他们显然也没有考虑逃生的路线。看来，他们藉以实现愿望的快捷翅膀会撞在无法逾越的铁门上，摔得粉碎。

小伙子感到，自己有一种野蛮人的勇敢精神，充满宗教的狂热。他能做出有意义的牺牲，死得伟大。他虽然没有时间仔细分析，但他知道，他把敌人的子弹只看成是可能阻止他到达目的地的东西。他的心中涌起一阵阵微妙的愉悦感，这应该说是他当时的心境。

他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思想和肌肉的张力影响了他的视力，他感到目眩，他看不见别的东西，只有被刀子似的火焰所切割开的烟雾。可是，他知道，在这烟雾之中有一道古老的围栏，是由一个早已逝去的农夫所建造的，现在它正保护着在那里藏身的灰军士兵。

他一边奔跑，一边突然想到两军接触时会使人感到何等的震惊。他预料两军短兵相接时会出现激烈的冲撞。这种想法在某种程度上使他拼杀时有股疯狂劲儿。他能感觉到身边的战士都在向前冲，他想像他们会以雷霆万钧之势打击敌人，彻底粉碎他们的抵抗，让方圆几英里的敌人都感到恐惧惊骇。这个正在飞速前进的新兵团将会发挥弩炮般的威力。这个梦想让他比那些用嘶哑的声音疯狂欢呼的战友们跑得都快。

但是他很快就看出许多灰军士兵并不想坐以待毙。在滚滚的硝烟中可以看见一些人在奔跑，不时回过头来看。跑的人越来越多，一个劲儿地往后撤。个别士兵不时转身，向潮水般涌上来的蓝军打上一两枪。

可是敌军队伍中有一部分人，一些决心顽固抵抗的士兵，却没有动，仍坚定地隐蔽在木桩和栏杆后面。一面皱皱巴巴、颜色扎眼的军旗在他们上方飘着，他们的来复枪在猛烈射击，发出一阵嘈杂的声音。

蓝军旋风般逼近敌人，眼看就要有一场可怕的肉搏战。敌方留下来的那群士兵似乎对此不以为然，这就改变了蓝军欢呼声的含义。于是欢呼声变成了愤怒的呐喊，成了人身攻击，双方的呐喊声现在变成了相互谩骂和侮辱。

蓝军战士个个咬牙切齿，眼睛放射出白热化的光芒。他们向着那些仍顽固抵抗的敌人扑上去，好像要掐断他们的脖子。双方之间的距离在缩小，已近在咫尺。

小伙子一直专注地盯着灰军的军旗。他若能夺过那面军旗，将会感到无上的荣耀。那将意味着短兵相接浴血厮杀。他恨透了那些制造麻烦、把事情弄得很复杂的人。他们把军旗变成了神话中人们渴望的宝物，把它高高悬起，要想得到它就必须冒着人为制造的种种危险去克服许多障碍。

他像一匹发狂的野马冲向那面军旗。他下定决心，如果靠疯狂的打击和无畏的勇气能把它夺过来，就一定不能让它跑掉。他手里的那面军旗像烈火一般闪着光，像长了翅膀一样直向对方的军旗飞过去。看来他们马上就会像两只雄鹰相遇，一场利用奇怪的鹰喙和利爪进行的搏斗就在眼前。

像漩涡般涌上来的蓝军士兵在进入近距离的危险射程时突然停了下来，噼噼啪啪迅速打出一排子弹。灰军的小股队伍被火力冲散，但被打散的队伍仍在顽抗。蓝军士兵又呐喊起来，向他们直冲了过去。

小伙子正大步向前奔跑着，透过一层薄雾，他依稀看见有四五个士兵，有的在地上躺着，有的低着头跪在地上痛苦挣扎着，犹如遭到雷击一般。敌军旗手也在他们中间跌跌撞撞地走着。小伙子看出来，此人已被刚才那一阵猛烈的枪弹击中了。他知道这个人在做垂死挣扎，他的两条腿已被魔鬼缠住。这是一场恐怖的斗争。他面色惨白，像死人一样，但从他脸上阴郁而坚毅的轮廓看，他决心拼个死活。他脸上带着坚毅而可怕的狞笑，紧搂着他的宝贝军旗，踉踉跄跄地走着想给它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可是他的伤使他走起路来好像被什么东西拖住了脚，他拼命地挣扎，想摆脱死死缠住他双腿的隐形食尸鬼。蓝军中冲在前面的人高声欢呼着跳过围栏。当敌军旗手回头看他们时，他的目光中充满战败者的绝望。

小伙子的朋友翻身跳过围栏，好似豹子扑食，一跃扑向敌军的军旗。他猛地一拽，把旗子夺了过来，他激动地狂呼着挥舞那面鲜亮的



小伙子感到，自己有一种野蛮人的勇敢精神

红旗。对方旗手喘着大气，在临死前的剧烈疼痛中突然踉跄了一步，浑身痉挛，渐渐僵硬，脸朝下倒在地上死了，周围的草叶上溅满了鲜血。

在这得胜之地，响起了更加疯狂的欢呼声。士兵们欢腾起来，一边手舞足蹈一边高声喊叫。他们说话时声音洪亮，似乎是说给一英里之外的人听的。头上还有帽子的人不时摘下帽子来抛上天空。

在阵地的一角，四个敌军士兵被突如其来的蓝军捉住了，他们当了俘虏，现在坐在地上。一些蓝军士兵赶紧跑过来围着他们好奇地看。仿佛他们捉住了从未见过的小鸟，正在仔细观看它们。人们向他们问了一连串的问题。

四个俘虏当中有一个人正在料理自己脚表皮上的一块伤。他轻轻摸着伤口，像个小娃娃。他常常抬起头来，指着抓他的人的鼻子放肆地大骂，叫他们滚到红种印第安人那里去；他祈求各路神仙对他们怒降瘟疫。他这样做全然不顾有关战俘行为规定的细则。他认为，就好比一个笨蛋踩了他的脚趾头一样，他有权也有责任使用解恨的、难听的语言来骂街。

另一个俘虏年纪很轻，他非常冷静地、平和地接受自己被俘的处境。他跟蓝军士兵聊天，用炯炯有神的眼睛仔细打量这些人的脸。他们谈到了历次战斗和各种情况。他们在交换看法的时候脸上都露出很有兴趣的样子。能够听见来自陌生而令人颇费猜测的那些地方的声音，似乎是令人心满意足的事情。

第三个俘虏阴沉着脸坐在那里。他保持着一种克制、冷漠的态度。不论是谁来到他的面前，他都是用一句话来回答："呸，见鬼去吧！"

第四个俘虏一直保持沉默，大部分时间里他的脸都对着无人打扰的方向。根据小伙子所看到的情况，这个人似乎心情非常沮丧，感到耻辱，也深感懊悔，大概他再也不能回到战友的行列了。小伙子从他的表情里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表明他在思考自己不大光明的前程呀，或者牢房呀、饥饿呀，还有虐待呀等等可以想像出来的事情。他所能看到的只有因被俘而感到的耻辱和因失去反抗的权利而产生的懊悔。

蓝军士兵们欢庆够了，便在那道古老的围栏后面安定下来，对面就是敌人曾藏身后来被赶走的那个围栏。有几个士兵朝远处的目标随便打了几枪。

地上有些长得很高的野草。小伙子把军旗靠在一根栏杆上，偎在草丛里休息。他的朋友喜上眉梢，满脸荣光，自豪地举着宝贝战旗来到他的身旁。他们并肩坐在一起，互致祝贺。

第二十四章

曾沿着长长的森林边缘轰鸣的枪炮声开始变得断断续续，逐渐微弱了。虽然大炮仍在远处交火，发出洪亮的吼声，但是滑膛枪的声音几乎停止了。小伙子和他的朋友突然抬起头，听着逐渐减弱的枪炮声，感到一种压抑的痛苦，因为那些声音已经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注意到部队在发生变化。有的队伍朝这边走，有的朝那边走。炮兵连的大炮也不紧不慢地滚动着。在一个小山顶上闪烁着撤离战斗的滑膛枪的光亮。

小伙子站了起来。“我说，不知现在要干什么？”他说。听他的口气，好像已经准备好对可能出现的新的怪异的嘈杂声和枪击声表示愤恨。他用一只脏乎乎的手遮在眼睛上，凝视着眼前的田野。

他的朋友也站起来，瞪着眼睛看。他说：“我敢打赌，咱们要撤出这块地方，回到河那边去。”

“嗯，肯定的！”小伙子说。

他们两人一面观察，一面等待。过了一会儿，团里接到了命令，让他们沿着来时的路线返回。士兵们嘟嘟囔囔地从草地上站了起来，都为离开这块柔软的草地而惋惜。他们踢踢发僵的腿，往上伸伸胳膊。一个士兵一面揉着眼睛一面骂街。他们一齐抱怨说：“啊，上帝啊！”对于这个变化，他们反对得很厉害，就跟反对参加新战役的建议一样。

他们踏着沉重的脚步慢慢往回走，踏上不久前他们曾拼命奔跑过的那片土地。

他们最后与兄弟团会合，编成一个旅，排着队穿过树林，往大路上走。他们立即变成一支满身尘土的队伍，在路上艰难地跋涉；他们所有的路线与敌军部队的防线平行，这新的防线是在刚才的混战中确立的。

他们在途中看见一幢白色的房子，冷漠地独自立在那里，在房前，他们的一些战友正卧在一堵整齐的防护墙后面待命。一排大炮正对着远处的敌人隆隆开火。敌方回敬的炮弹掀起阵阵云雾般的尘土和碎片。骑兵们沿着战壕飞奔。

全师来到这里，便拐了一个大弯，绕开了田野，沿着弯弯曲曲的路朝河的方向走去。当小伙子明白了这一调动的意图时，他回头瞅了瞅那片被践踏过的、满地残骸的田野，又心满意足地长出了一口气。他用胳膊肘碰了碰他的朋友说："啊，全完事啦！"

他的朋友向后望了望。"上帝啊，完事啦！"他赞同地说。他们陷入了沉思。

一开始，小伙子对于往事还是有些困惑，判断不好。他的思想正在产生微妙的变化。过了一会儿，他才摈弃了战时的思维，恢复了惯常的思路。他逐渐拨开了脑海里凝滞的云雾，终于能更清楚地审视自己，审视形势了。

他明白了，枪弹的射击与还击都已成为过去。他曾经生活在一块充满嚎叫和动荡的奇怪的土地上，好在他已从那里走了出来。他曾到过充满鲜血和憎恨的地方，现在他逃脱了。面对这个事实，他的第一感觉就是高兴。

后来，他开始审视自己的行为，以及他的失败与成功。这样，那些在通常情况下他的很多回忆机制所没有涉及过的情景，那些他曾经带着愚昧与无知而行事的情景，现在都变得清晰可见；他要把他全部的所作所为理出个头绪来。

他过去的所作所为终于一幕一幕清晰地展现在他的面前。从现在的观点来看，他能以旁观者的姿态审视它们，而且，多少也能正确地评判它们，因为他现在的思想已经击退了某些怜悯的情绪。

他审视着列队在他眼前闪过的往事，感到欣喜和无愧，因为在队列中，他的公众业绩被排在非常突出而醒目的位置上。现在走过来的是他那些被战友们见证过的业绩，是一道宽大的紫色和金黄的光带，折射出各种不同的颜色。它们伴着音乐快活地通过。观看这些东西真是一种乐趣。他花了几分钟的时间愉快地检阅这些记忆中镀金的形象。

他发现自己是好样的。他以快乐而又激动的心情回忆着战友们对他出色的表现所给予的充满敬意的褒奖。

然而，他在第一次战役中逃跑的事实像鬼魅似的手舞足蹈地出现在他眼前。他的脑海里响起喊喊喳喳议论此事的声音。他的脸红了好一阵子，他的灵魂之光因羞愧而摇曳起来。

一个谴责他的幽灵来到他身边。冥冥之中那个紧追不舍、衣衫褴褛的伤兵赫然出现了——他虽被子弹打伤，因流血过多而虚弱，但仍为另一个士兵虚构出来的伤口而焦急不安；他把自己最后的力量和智慧都奉献给了高个子士兵；他因疲惫和疼痛而丧失理智，最后被遗弃在田野里。

刹那间，小伙子想到这件事有可能被人发现，立时出了一身冷汗。他仍然站在自己看到的幻象面前，不由得尖叫了一声，以发泄自己的恼怒和痛苦。

他的朋友转过身来。"亨利，你怎么啦？"他问道。小伙子突然迸出一连串血腥的咒骂作为回答。

小伙子和他喋喋不休的同伴们一起沿着林阴小路行进时，那个残酷的幻象一直在他眼前盘旋。那个幻象总是纠缠着他，遮挡着他那紫色和金黄色业绩的光芒。不管他的思绪转向何方，被他遗弃在田野里的那个忧郁的幽灵总会跟踪而至。小伙子偷偷地看了看他的同伴们，心想他们肯定从他的脸上看出了他被幽灵追逐的迹象。然而那些穿着破军服的士兵们正迈着沉重的脚步吃力地走着，同时以伶俐的口齿讨论着上次战役的战绩。

"嘿，要是有人过来问我，我会说：'我们他妈的挨了一通打。'"

"挨打——那是你的看法！咱们没有挨打，小宝宝。咱们总是要来这儿的，兜个圈子，然后抄他们的后路。"

"哼，别提抄他们后路的事啦。全部情况我都看见了。我才不信那一套咧——"

"比尔·史密瑟斯，他说，他宁愿打一千次仗，也不愿意去住那个鬼医院。他说他们在夜里挨了炮击，炮弹就掉在医院里，在他们中间爆炸。他说人们喊叫的样子他从来没有见过。"

"汉斯布鲁克？他可是这个团最棒的军官。他很了不起。"

"难道我没告诉过你们，咱们要抄他们的后路吗？难道我没告诉过你们吗？咱们——"

"嘿，你给我住嘴！"

在一段时间里，衣衫褴褛的伤兵的形象紧追不舍，彻底驱散了小伙子的好心情。小伙子看清了他那明明白白的错误，他害怕这个错误一生都会在他的面前晃悠。他没有跟战友们一起谈话，也不看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只是有时突然怀疑他们已经看穿了他的思想，而且在仔细审视着他和衣衫褴褛的伤兵在一起时的每个细节。

然而，他渐渐鼓起了勇气，把自己的罪孽抛到很远的地方。他似乎终于找到了观察此事的新方法。他觉得，他能够回顾先前信奉的准则里那些厚颜无耻和空洞浮华的东西，并能客观地看待它们。当他发现，他现在对这些准则十分鄙视的时候，他非常高兴。

有了这样的信念，他便有了坚定的自信。他在自己身上感觉到一种镇定自若的男子汉气概，虽然不那么果断，但血性刚强。他懂得了，今后不管他被指引到哪里，他再也不会退缩了。他曾经差一点触摸到伟大的死神，而且他发现，伟大的死神不过如此而已。而他是一个人。

于是，当他从充满鲜血和怒火的地方跋涉出来的时候，他的灵魂发生了变化。他从炙热的犁铧① 中走来，安静地向着三叶草② 的前景走去，而且，那就好像炙热的犁铧已不复存在。伤疤会消失，正如鲜花会凋谢。

天下雨了。这一队疲惫不堪的战士变成了一支很长的湿漉漉的

---

① 根据原著的诺顿评论版本的注释，犁铧在此处有比喻意义，指宝剑，或武器。此典故出自《圣经·旧约全书》的《以赛亚书》第2章第4节。先知以赛亚说："他(上帝)将对各国做出裁判，他将训斥许多人；他们将把自己的宝剑打造成犁铧，把长矛打造成整枝勾刀；一个国家不会再对另一个国家举起宝剑，他们再也不会学习作战。"根据《美国文学选集》的注释，除了上述解释外，"炙热的犁铧"还可能指中世纪的"火的考验"，即让被考验的人用手去抓滚烫的铁，或光着脚走在一排排炙热的犁铧上。

② 三叶草，原文为clover，是一种用作牲口饲料的优质牧草。此词在句中有比喻意义。可参考英语成语"to be in clover"和"to live in clover"的喻意——"过舒适富足的生活"。

队列。在低垂阴沉的天空下，他们怀着沮丧的心情，嘴里嘟嘟囔囔，在充满棕色泥浆的有如排水沟一般的路上艰难地跋涉着。然而小伙子笑了，因为他明白了，这个世界是为他而存在的，尽管许多人发现这个世界是由咒骂和拐杖构成的。他已经摆脱了战争给他造成的带有血腥味的厌恶心理。充满狂暴的噩梦已成过去。他曾经是一只在激烈痛苦的战争中备受辱骂并吃尽苦头的动物。而现在，他怀着恋人的渴望憧憬着宁静的天空、清新的草地和凉爽的小溪等形象——一种温柔的、持久和平的生活。

在河流的上方，一束金色的阳光穿透了层层铅灰色的雨云。

老　　兵

从低矮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见草地上错落地长着三棵山核桃树，那草地在春天一片绿色的映衬下显得灿烂明媚。再远一点，越过松树林的树梢，可以看见乡村教堂古老的钟楼阴沉沉地挺立着。在一棵山核桃树的树荫下有一匹马，它悠闲地甩着尾巴，好像在思索着什么。温暖的太阳把一束黄澄澄的长方形光柱投射在杂货店的地面上。

"你看得见他们的眼白吗?"一个坐在肥皂箱子上的人说。

"根本看不见，"老亨利热情地回答。"只看见一些来回晃动的人影，我就朝着人影扎堆的地方开枪。砰!"

"弗莱明先生，"店主人说——他说话时的尊敬语气多少说明了这位老人在社交场合的重要地位——"弗莱明先生，您打仗的时候从来都没有害怕过，是吧?"

老兵低下头，咧开嘴笑了。看见他的样子，在场的几个人都吃吃笑了。"哎，我想我害怕过，"他终于回答了。"有的时候害怕极了。好家伙，第一次上战场时我以为天要塌下来了。我以为整个世界就要完了。我当然害怕。"

大家哈哈大笑。也许，他们觉得很怪，也觉得惊奇，一个男人竟然承认自己害怕；其实，在他们的笑声里更多的是敬慕，假如老弗莱明刚才说自己一直像头雄狮，他们也不至于对他如此敬慕。而且，他们知道，他在部队里已经升到中士传令兵了，所以，他们对他的英雄行为的印象是确定无疑的。他们当中肯定谁也不知道中士传令兵是多大的官，然而，他们却知道他差一点就戴上少将的肩章了。就因为这个，老亨利一说自己打仗的时候害怕，他们就都笑了。

"问题是，"老人说，"我以为他们都在朝我开枪。是的，先生，我以为敌军每个兵都专门瞄准我，而且只瞄准我一个人。好像挺他妈

的不讲道理，你知道吗。我想给他们解释解释，告诉他们我是个多么好的大好人，因为我想他们要是知道也许会住手的。可是我解释不了，他们还是那么不讲道理——噼里——啪啦——砰！所以我就跑了！”

他的眼角上出现了两处三角形的小皱纹。显然，他很欣赏自己故事里的滑稽成分。然而蹲在他脚旁边的孙子小吉姆却显出惊慌害怕的样子。小吉姆的两只手紧张地交叉在一起，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听见这样丢脸的事他很吃惊，他那圣人般的爷爷怎么讲这样的事呢！

“那一仗是在钱瑟勒斯维尔打的。当然，后来我习惯了。人总是会习惯的。可是，有很多人从一开始就觉得没什么。我一旦‘把事儿看透了’，正像现在人们常说的那样，也觉得没什么了；可是一开始我还是很紧张的。还有个年轻的吉姆·康克林，是老赛·康克林的儿子——就是过去开制革厂的那个——你们谁都想不起他——没关系，他从一开始就很活跃，好像天生是块打仗的料。可我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我得慢慢习惯。”

小吉姆平时跟爷爷一起走路的时候，到了位于三家小铺和小镇旅馆门前的石板人行道上，总是单脚跳着走，还打赌说他不会踩着石头缝。可是今天他规规矩矩地走着，一只手还紧抓着爷爷的两个手指头。有时他心不在焉地踢着那些从路边伸展到人行道上的蒲公英。一看就知道，他心里很不自在。

“吉米①，西克尔斯的小马驹在那边草地上，”老人说。“你不想要一匹跟它一样的小马驹吗？”

“呃，”孩子说，好像不感兴趣，这很奇怪。他还在想心事。最后，他大着胆子问：“爷爷——那——你跟那些人说的是真的吗？”

“什么？”爷爷问。“我跟他们说什么啦？”

“哦，就是你逃跑的事。”

“啊，是啊，确实是真的，吉米。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战斗，你要知道，当时枪炮声大极了。”

① “吉姆”的昵称。

吉米似乎惊呆了，他崇拜的偶像竟然这样自动摇摇欲坠了。他那坚定的孩子气的理想受到了伤害。

爷爷马上说："西克尔斯的小马驹要去喝水了。你不想要西克尔斯的小马驹吗，吉米？"

孩子只是答了一声："它还不如我们自己的马好呢。"然后他又不说话了，神情很忧郁。

雇工里面有一个瑞典人，他想赶车到县城去办点私事。弗莱明老人租给他一匹马和一辆还没来得及清洗的四轮轻便马车。后来的情况显示，这个瑞典人去县城的目的之一是喝酒。

老人让那些在阁楼里说说笑笑乱折腾的农场雇工和小孩子安静下来之后，那天夜里便心平气和地睡觉了，可是，厨房门口的吵闹声突然惊醒了他。他抓起裤子就往前冲，手里的裤子在身后摇晃。他能听出是那个瑞典人的声音，又是尖叫，又是啼哭。他推了一下木把手，门哗啦一下开了，那瑞典人像个疯子，跌跌撞撞地往里走，一面叨咕着，哭着，不停地喊着："牲口房着火啦！着火啦！着火啦！牲口房着火啦！着火啦！着火啦！着火啦！"

老人一听，脸上的表情突然变了，变得难以描述。刹那间，他的脸已不再是一张脸了，变成了一张面具，灰沉沉的，眼睛和嘴角都现出惊恐状。他在摇摇欲坠的楼梯底下用沙哑的嗓子大喊起来，霎时间从楼上涌下来一大帮人，就像雪崩一样。这期间谁都没有注意到老夫人一直穿着睡衣站在卧室门口大喊："怎么啦？怎么啦？怎么回事儿？"

他们冲到现场时，牲口房从表面上看还是老样子，在黑夜里显得很庄重，很神秘。瑞典人手里的马灯在离牲口房门口几码远的地方被碰翻了。马灯玻璃罩里的火苗猛烈跳动着；即便在这忙乱当中，一些朝牲口房跑的人看见翻在地上的马灯，内心深处也会感到轻微的震颤。在通常情况下，这会带来一场灾难。

可是，这时牲口房里的牲口正用蹄子刨着地，它们不停地刨，不停地踢；在马蹄的嘈杂声之上还有一种嗡嗡声，像是无数蜜蜂在歌唱。老人猛地推开两扇大门，一股黄色的火焰从一个角落里蹿出来，

又迅速地、疯狂地摇曳着扑上灰色的老墙。只有这一股火焰，它十分明亮，十分可怕，就像不共戴天、耀武扬威的敌人的战旗那样在疯狂地舞动。

从阁楼里出来的身穿各色衣服的一群人把农场里所有的水桶都拿来了。他们一齐拥向水井。那是一口慢条斯理的老井，很久没有使用，懒散惯了。它好像总不情愿出水。人们冲着水井发火，骂街；可是它总要等呼哧响的辘轳向那些猛拉把手的人发出多次抗议之后，才让水桶灌满水。

老弗莱明手里拿着打开的折刀径自闯进牲口棚。在那里浓烟随着气流旋转升腾，呛得人喘不上气来；在那里可以清楚地听见火焰的恐怖大合唱，调子里充满仇恨和死亡，唱的是一首令人惊叹的凶残赞歌。

他把一块毯子蒙在一匹母马的头上，割断了挨着马槽的缰绳，把马牵到门口，一脚把它踢出门外，使它安全得救。他又拿着那块毯子回去，救出一匹犁地用的马。他先后牵出五匹马，然后自己也出来了，衣服上冒着火。他的络腮胡子被烧光了，头发也没剩下多少。他们往他身上泼了五桶水。他大儿子的第六桶水没有泼到他，因为老人已经转身顺着斜坡跑开，拐进了牲口房的地下室；那地下室里有许多头母牛，被拴在桩子上。当时有人注意到，他跑的时候一瘸一拐，似乎是被一匹受惊的马踢伤了大腿。

地下室里的母牛由于头部被沉重的枷子束缚住了，便乱跳乱撞，有的被扼住了脖子，有的被缰绳缠在一起；总之，它们因为极度恐惧，把能想到的办法都用尽了，不顾一切地挣扎。

在这里，就像在井边那样，除了一个人以外，大家又重演了相同的一幕。大家手忙脚乱，无能为力，因为缺乏冲进危险地点的勇气。

老人放开了离门口最近的一头母牛，它吓得晕头转向，一头撞在瑞典人的身上。那瑞典人刚才一直跑前跑后，嘴里叨咕着什么。他手里拿着一个盛牛奶用的空桶，此时他下意识地使劲把它抱住。他倒在牛蹄底下的时候，像丢了魂似的惊叫了一声；那只空桶滚过地面，在昏暗中闪着银色的光。

老弗莱明抓起一把叉子，打跑了那头母牛，然后把瘫在地上的瑞

典人拽到外面。他们救出了几乎所有的牛，只剩下一头，因为那头牛在挣扎时缠到了木桩上，怎么拉也拉不动。在这之后，他们又回到牲口棚前，难过地站在那里，气喘吁吁，好像已经到了他们体力能承受的极限。

好多人都跑过来了。有一个人还去了教堂，现在从远处传来了老钟报警的声响。天空中闪起一大片深红色的火光，远处的人们看见火光会猜测是哪里起了火。

长长的火苗以最深沉的低音在嗡嗡地唱着大合唱。旋风把一团团浓烟和灰烬吹到那些旁观者的脸上。大片橘黄色的火焰映衬出老牲口房的黑色轮廓。

过了一会儿，那个瑞典人又来了，他大声呼喊，好像他是阴险的命运之神的一支武器："马驹！马驹！你们忘了马驹啦！"

老弗莱明踉跄了一下。对呀，他们忘记了在牲口房后部的箱式马厩里还有两匹小马驹。"孩子们，"他说，"我得把它们弄出来。"他们围着他叫嚷起来，都为他担心，害怕会出现他们不愿看到的情景。接着他们就着急地相互议论。"唉，那肯定是个死！""那他就出不来了！""唉，进去就等于自杀！"老弗莱明毫不在意地瞪着敞开的大门。"可怜的小家伙们！"他说。他冲进了牲口房。

牲口房的屋顶坍塌的时候，一股很大的漏斗状浓烟冲天而上，似乎是老人的伟大精神从他的体内释放出来，越变越大，就像阿拉伯寓言里的精灵从小瓶子里蹿出来越变越大一样。浓烟在火焰的映照下呈现出玫瑰色，也许宇宙间无数难以描述的子夜也没有力量冲淡这一标志着老人灵魂的色彩。

无 篷 船

此故事旨在描摹事实——四名船员在“海军准将号”沉没后逃生的经历。

一

他们都不知道天空的颜色。他们的眼睛平视前方，紧盯着席卷而来的海浪。海浪是蓝灰色的，除了泛着泡沫的白色浪尖以外，他们四个男人都知道大海的颜色。地平线一会儿变窄，一会儿变宽，一会儿下沉，一会儿上升；它的边缘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锯齿形的，那是由于海浪的缘故，海浪似乎突然涌了上来，形成了许多突出的尖子，像嶙峋的岩石。

许多人家都应该有浴缸吧，比起这条行驶在海上的小船来，浴缸还要大一些呢。这些海浪很不仗义，也很野蛮，来得突兀，卷得很高，每一个泛着泡沫的浪尖都给小船的航行造成了困难。

厨师蹲在船底，两只眼睛盯着把他与大海隔开的六英寸宽的舷边。他的袖子卷着，露出胖胖的前臂；他的背心没系扣子，当他弯下腰去舀船里的海水时，背心的前襟也随着摆动。他常说："上帝！真是死里逃生啊。"他说这话的时候，目光总是掠过破碎的大海凝望着东方。

机械加油工拿船上双桨中的一支当船舵，掌握着航向，有时他突然直起身子，避开从船尾卷来的海浪。那支船桨又小又薄，好像随时都会折断似的。

记者划着另一支桨，观察着海浪，同时思考着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受伤的船长躺在船头，此时陷入了深深的沮丧和冷漠之中；那种沮丧和冷漠总会在公司破产、军队败阵、船沉大海的无奈时刻突然地，至少是暂时地来到人们心中，就连最勇敢、最坚忍的人也不能幸免。船舶主人的心总是深深地植根于船体之中，无论他指挥了一天还是十年；而这位船长的脑海里就有一个不可磨灭的景象：在拂晓的昏暗中，有七个朝上的面孔，然后是第二桅杆的断头，上面有一个来

回击打海浪的白球[1],它们都在下沉,越来越低,最后完全沉入海里。从那以后,他的话音里就有了一种陌生的因素。那声音虽沉稳,但带有深深的哀伤,还有一种超乎讲演或流泪的成分。

"再向南一点,比利,"他说。

"是,再向南一点,"坐在船尾的加油工说。

这条小船上的座位与腾跃的野马背上的骑手座没有什么两样,而且,用同样的比喻,一匹野马并不比这条船小多少。小船腾越,直立,猛冲,活像一只野兽。每次浪涛涌来的时候,小船都要升上去迎接它,因此小船就像一匹马,去跨越一个特别高的栅栏。小船攀越这些水墙的方式颇有神秘色彩;再有,到了水墙顶端它会遇到船在白浪里航行通常遇到的这些问题:泡沫从每一个浪涛的顶峰飞泻而下,这就要求小船再次跃起,并在空中腾越。小船轻蔑地冲撞了一个浪尖之后,会沿着长长的海水斜坡往下滑,然后加快速度,溅起水花,颠簸着来到下一个危险的海浪面前。

大海有一个独特的缺点,那就是,你成功地征服了一个波浪之后,会发现后面还有一个,和前一个同样重要,同样紧张急切地要干点实事来淹没船舶。在一条十英尺长的救生艇里,你只要看看那一排排的海浪就能知道大海有多少资源,这一点是一个仅有普通经历而没有乘救生艇航过海的人所无法领会的。每一道蓝灰色的水墙到来时都挡住了船里人的视线,使他们看不见别的东西,于是他们很容易想像这一个波浪就是大海的最后喷发,是野性的海水做出的最后努力。在海浪的运动中有一种可怕的优雅,而且海浪到来时悄无声息,除了浪尖的低吼以外。

在暗淡的光线里,这四个人的脸一定是灰色的。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船尾方向的时候,眼睛里一定闪着奇怪的亮光。假如从一个阳台往下看,整个场面无疑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带有神秘色彩。可是船里的人却没有时间去欣赏,他们即便有闲暇,也需要考虑很多别的

---

① "白球"的意思可以从作者的诗歌《一个人抓着细桅杆在海上漂浮》(A Man Adrift on a Slim Spar)里找到解释。该诗描写一个人落海后抓住一根细桅杆在海上漂浮,他那"进满了空气的上衣鼓胀起来"。

事。太阳渐渐转上了天空，他们知道天已经大亮了，因为大海的颜色变了，从蓝灰色变成了翡翠绿色，上面还有一条条琥珀色的光带，浪峰的泡沫像倾泻而下的雪花。他们并不知道破晓的全过程。他们只是意识到了破晓对滚滚而来的波浪的颜色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

厨师和记者用不连贯的语句争论着救生站和避难所的区别。厨师刚才说："莫斯基托湾灯塔的北边就有一个避难所。他们一看见我们就会驾船来接我们的。"

"谁看见我们?"记者说。

"船员啊，"厨师说。

"避难所里没有船员，"记者说。"据我所知，避难所只是放着衣服和吃食的地方，给遇上海难的人提供方便。那里没有船员。"

"哎呀，有，那里有，"厨师说。

"嗨，不管怎么说，咱们还没到那儿呢，"加油工在船尾说。

"唔，"厨师说，"也许我想的那个在莫斯基托湾灯塔附近的房子不是避难所。也许是救生站。"

"咱们还没到那儿呢，"加油工在船尾说。

二

就在小船从一个浪尖跳到另一个浪尖的时候，海风吹乱了这四个没戴帽子的人的头发；当船尾扑通一声又落入水中时，浪花从他们身边打了过去。每一个浪尖都是一座小山，一刹那间，四个人从浪山顶上看到了整个辽阔骚动的海域，它闪闪发光，被风撕裂开来。它大概是很壮观的。大海无拘无束，野性十足，泛着翡翠绿色、白色和琥珀色的光，它的这种变幻大概是很辉煌的。

“太好了，风是往海岸刮的，”厨师说。“要不然的话，我们会在哪儿呢？那就不会有机会了。”

“说得对，”记者说。

忙着划船的加油工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随后，船长在船头咯咯地笑了，他的笑声同时表达了幽默、鄙夷、悲哀三种情感。“伙计们，你们觉得咱们还有多少机会吗？”他说。

听了这话，那三个人都保持沉默，只是偶尔清一清嗓子。尽管他们都觉得，在这种时候表现出丝毫的乐观情绪都是幼稚而愚蠢的，可是毫无疑问，他们心里都觉得形势是乐观的。年轻人在这种时候常常会固执己见。从另一方面讲，处于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伦理观念绝不允许他们公开表示丧失希望。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保持沉默。

“唔，不要紧，”船长安慰他的孩子们说，“咱们会安全上岸的。”

可是他的口气里有一种成分使他们深思，于是加油工说：“是啊！如果风向不变的话！”

厨师正在舀水。“是啊！如果咱们不毁在岸边的激浪里的话。”

海鸥像是用粗棉布做的，它们忽而飞近，忽而飞远。有时它们栖息在海面上，靠近一片片棕色的海藻；那些海藻滚过波浪，就像挂在绳子上的一片片地毯在大风中摆动。那些海鸥成帮结伙，惬意地栖息在波浪上。小船里有人嫉妒它们，因为大海的怒涛对它们没有丝

毫影响，正如对千里之外内陆地区的一群草原松鸡没有影响一样。海鸥时常飞得很近，用黑珠子般的眼睛瞪着船里的人。在这种时候，它们那目不转睛的审视怪异而邪恶，于是四个人生气地大喊起来，叫它们滚蛋。一只海鸥飞了过来，显然决定落在船长的头顶上。那只海鸥飞着，与小船保持平行，它没有兜圈子，而是在空中做短距离的斜跳动作，像小鸡似的。它的黑眼睛专注地盯着船长的头。“丑八怪，”加油工对海鸥说，“你好像是用水果刀削出来的。”厨师和记者恶狠狠地咒骂那家伙。船长自然想用沉重的缆绳头把它赶走，可是他不敢，因为任何一个近乎用力的动作都会把这条满载的小船弄翻。于是船长轻轻地、小心翼翼地挥了一下没包绷带的手，赶走了海鸥。那只海鸥再也不敢跟踪他们了，这时船长为自己毫发无损舒了一口气，其他三个人也舒了一口气，因为他们这时突然觉得那只海鸥很恐怖，是个不祥之兆。

在这期间，加油工和记者一直在划船。现在他们两人仍在划船。

他们两人同坐在一个座位上，每人划着一支桨。然后是加油工划双桨；然后是记者划双桨；然后是加油工；然后是记者。他们不停地划船。干这活儿最需要小心谨慎的就是在船尾躺着的人要起来换班划桨的时候。说老实话，从抱窝的母鸡身子下面偷几个鸡蛋都比在救生艇上交换位置要容易。首先，船尾的人要把手放在横座板上轻轻滑动，并小心翼翼地挪动身子，好像他是用塞夫尔瓷[①]做的。然后，坐在划手座上的人要把手放在另一块横座板上轻轻滑动。这一切都要做得格外小心。两个人侧身而过时，所有的人都警惕地观察着即将打来的海浪；船长喊：“注意啦！稳住别动！”

海中不时出现一团团棕色的海藻，它们看起来像小岛，像星星点点的土地。从表面上看，它们既不往这边漂，也不往那边漂。它们几乎是静止不动的。它们告诉船里的人，小船正缓慢地向陆地驶去。

救生艇随着一阵大浪升得很高，船长在船头小心翼翼地直起身子说，他看见莫斯基托湾的灯塔了。厨师马上说他也看见了。记者

---

① 塞夫尔瓷是一种著名的精细瓷器，产于法国巴黎市西南郊的塞夫尔国家瓷厂，已有二百五十多年的历史。

当时正在划船，由于某种原因他也想看看那个灯塔，可是他正背对着远处的海岸，而且观察海浪很重要，因此他一时找不到机会回头。然而终于来了一个比较柔和的海浪，当小船到了浪尖的时候，他朝西边的地平线扫了一眼。

"看见了吗？"船长问。

"没有，"记者慢吞吞地说，"什么都没看见。"

"再看看，"船长说。他指了一下。"就在那个方向。"

船又到了浪尖上的时候，记者朝船长指的方向看了看，这一次他的眼睛恰好捕捉到一个静止的小东西，就在摇摆着的地平线的边缘。它简直就像一个针尖。只有非常急切的目光才能搜寻到这么微小的灯塔。

"船长，你觉得咱们能上岸吗？"

"如果这风继续刮下去，船也不被淹的话，咱们不大可能有别的结果，"船长说。

尽管小船被一个个如山的巨浪托上去，又遭到浪尖的恶毒泼洒，它还是往前走了，但是由于海里没有了海藻，船里的人看不出它在前进。小船就像一个很小的东西，任凭五大洋摆布，它在海里翻滚，并神奇地浮上浪尖。偶尔有一大片海水像白色的火焰一样涌进船里。

"厨师，往外舀水，"船长镇静地说。

"是，船长，"生性快乐的厨师说。

三

这四个人在海上建立起来的微妙的兄弟情谊是很难用语言描绘的。谁都没有谈论这种情谊。谁都没有提到它。可是它确实存在于小船之中，每个人都感觉到它温暖着自己。他们是船长、加油工、厨师和记者，他们都是朋友，他们的友谊是铁打的，其牢固程度竟然超过了一般的友谊。受伤的船长倚着水罐躺在船头，他说起话来声音总是很低，很镇静，然而他永远不可能指挥到比救生艇里这三个性格各异的人更为听话、更能迅速服从命令的船员了。这不仅是因为大家都认识到怎样做才能最好地维护共同的安全。这里面肯定有一种个人的、心灵感知的因素。有了对小船指挥员的忠心，就有了这种同志情谊；就拿记者来说吧，尽管他过去受的教育使他不相信人间有真情善意，但就是在此时他也明白，这种同志情谊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经历。但是他们谁都没有谈论这种情谊。谁都没有提到它。

"我希望咱们能有一面风帆，"船长说。"咱们可以试一试，把我的大衣挂在一支桨的头上，那样就可以让你们两个孩子有机会休息一下。"于是厨师和记者扶住了代用的桅杆，展开了船长的大衣。加油工负责掌舵，小船有了新的桅杆和风帆以后走得很顺利。有的时候，加油工不得不很小心地划桨，以免海水打进船里，但除此之外，航行还是成功的。

在这期间，灯塔慢慢地变大了。现在它几乎有了颜色，看起来像天边一个灰色的小阴影。划桨的人禁不住频频回头，力图看一眼那个灰色小阴影。

在颠簸的小船里，他们四个人终于能从每个浪尖的上方看见陆地了。正如灯塔像直立在天边的阴影，那片陆地看起来不过是海上的一个长长的黑影。它肯定比纸还要薄。"我们一定是到了新士麦

拿[1] 对过的海域，"厨师说，他曾多次乘坐纵帆船到过这一带的海岸。"船长，顺便说一句，我相信一年前他们就不用那边的救生站了。"

"是吗?"船长说。

风慢慢地停了。厨师和记者现在用不着服苦役举船桨了。可是海浪还在肆无忌惮地冲击着救生艇，小艇再也走不动了，只是在浪涛上拼命挣扎。加油工或是记者又划起了双桨。

沉船事故与什么都没有关系。要是人们能进行应付沉船的训练，并能让它发生在自己身体状况尚好的时候，海上就不会淹死那么多人了。在登上救生艇前的两天两夜里，他们四个人谁都没有正式睡过觉，而且他们在逐渐下沉的轮船的甲板上费力地到处爬时，紧张之中竟忘了多吃些东西。

由于这些原因，还有其他原因，加油工和记者这时候都不喜欢划船。记者以一切心智健全的人的名义天真地质疑，为什么会有人觉得划船好玩。划船可不是娱乐，它是残酷的惩罚。就连心理失常的天才都不会得出结论说，划船不是折磨肌肉的恐怖行为和劳损后背的罪行。记者给船里的人讲了他此刻对划船乐趣的领悟，满脸疲惫的加油工笑了笑，表示完全赞同。顺便提一下，在轮船下沉之前，加油工已经在机房里连续工作了两个班次。

"伙计们，现在慢点划吧，"船长说。"别太累了。如果咱们必须冲过岸边的激浪的话，你们会需要使出全部力气，因为咱们肯定是要游过去的。慢一点，别着急。"

陆地慢慢地从海上升了起来。它从一条黑线变成了一道黑和一道白——树木和沙滩。最后，船长说他能看出岸上有一所房子。"那就是避难所，肯定是，"厨师说。"他们很快就会看见咱们，会出来追咱们的。"

远处的灯塔升高了。"现在管理员应该能看见咱们了，如果他这会儿用望远镜看的话，"船长说。"他会通知救生员的。"

---

① "新士麦拿"似指"新士麦拿比奇"(New Smyrna Beach)，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北部一城市，濒临大西洋。

"先前那些船大概都没有靠岸，没有报告我们沉船的消息，"加油工低声说。"要不然，救生船就会出来找我们了。"

陆地从海中朦胧地显现出来，很缓慢，很美丽。风又刮起来了。它已经改变了方向，从东北风变成了东南风。最后，一种新的声音突然传进船里人的耳中。那是海岸边的激浪发出的低低的轰鸣。"现在，咱们永远也到不了灯塔了，"船长说。"比利，船头偏北一点。"

"是，船头偏北一点，"加油工说。

于是小船又一次把船头转到顺风方向；除了划桨人以外，其他人都注视着海岸，看着它越变越大。四个人知道海岸在不断扩展，因此心中的疑虑和恐惧逐渐消失了。尽管他们仍需花费很大的精力操纵小船，但他们还是悄然生出一种快乐的感觉。也许再有一小时他们就能上岸了。

他们的脊柱已经完全习惯了在船里保持平衡；他们现在驾驭着这只犹如野马驹的救生艇，活像马戏演员。记者觉得自己被淋得湿透了，可是不经意间他摸了摸外衣的上口袋，竟发现里面有八支雪茄烟。他们四个人都被海水打得透湿；他们四个人都安然无恙。一番搜索之后，有人找出了三根干火柴，于是这四个流浪汉便不管不顾地坐在小船里抽起了大雪茄烟，还评论起了全人类的好与坏；他们的眼睛炯炯有神，因为他们确信自己很快就会得救了。他们每个人都喝了一点水。

四

“厨师，”船长说，“你说的那个避难所周围不像有人的样子。”

“是啊，”厨师回答，“很奇怪，他们竟然没看见我们！”

一片宽阔低矮的海岸伸展在四个人的眼前。它是由许多沙丘组成的，上面覆盖着深色的植被。激浪的吼声很清晰，有时一阵大浪翻滚着扑向沙滩，他们能看见白唇状的浪尖。天边有一个很小的房子，只有粗浅的轮廓，呈黑色。往南边看，细细的灯塔挺立着，呈灰色。

潮水、海风和波涛摇晃着小船，推着它往北走。“奇怪，他们竟然没看见我们，”这四个人说。

这时候，激浪的吼声虽然减小了，但它的音调却具有巨大的威胁性。小船游过大卷浪时，四个人都在倾听这吼声。“咱们的船肯定要淹了，”大家都这样说。

在这里我要说一句公道话，其实无论是向北还是向南，在二十英里范围内根本就没有救生站，然而这四个人不知道，因此说了一些辱骂的话，骂这个国家的救生员眼力不济。四个愤怒的男人坐在救生艇里，发明出许多带侮辱性的称谓，其数量之大超出了任何记载。

“奇怪，他们竟然没看见我们。”

前一阶段的轻松气氛已荡然无存了。他们的心变得更加敏感，很容易想像出各种展现人类无能、盲目及怯懦的画面。海岸就在那一边，陆地上有人居住，可是没出现任何救援的迹象，这使他们越发觉得愤懑。

“哎，”船长终于说话了，“我想咱们得自救了。如果咱们在这儿停得太久，到了船被淹的时候，谁都没有力气游泳了。”

于是正在划船的加油工掉转了船头，径直向海岸划去。他的肌肉突然紧缩了。他在思考。

“如果咱们没能都上岸的话——”船长说。“如果咱们没能都上

岸的话，我想，你们知道往哪儿传我的死讯吧？”

于是他们很快地交换了地址，讲了该注意的事项。他们的思虑中有许多愤怒的成分。也许他们的想法可以归纳如下：“如果我将要被淹死——如果我将要被淹死——如果我将要被淹死，为什么要用镇海七疯神的名义让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看树木和沙滩？把我带到这儿来，只是为了让我在即将啃到生活的神圣奶酪时又被牵着鼻子拉开吗？真是太荒唐了。如果命运这个笨女人不能做得更好，就应该剥夺她管理人类命运的权力。她是个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的老婆子。如果她决定淹死我，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干呢？为什么不给我省掉这许多麻烦呢？这一切实在太荒唐了……可是，不会的，她不可能想淹死我。她不敢淹死我。她不能淹死我。她不能，在我做了这么多事之后。”然后，说话人很可能会有一种冲动，想对着云彩挥动拳头。“现在你淹死我吧，听听我会怎么骂你！”

此时过来的大浪更可怕了。它们总像马上就要冲过来，把小船翻进汹涌的泡沫里。在它们的话语里有一种预报性的拉长的咕哝声。即便不习惯大海的人也不会得出结论说救生艇能够及时登上这些陡峭的浪峰。海岸依然很遥远。加油工是个狡黠的冲浪高手。“伙计们，”他很快地说，“这船坚持不了三分钟了，咱们离岸太远，没法游过去。船长，是不是再把船划向大海？”

“好的！划吧！”船长说。

这位加油工做了一系列神速的动作，施展了又快又稳的划船技巧，在激浪中间掉转船头，又把船安全地划向大海。

小船在布满沟痕的海上颠簸，驶向更深的海域，有很长一段时间船上的人都沉默不语。后来有一个人忧郁地说：“唔，不管怎么说，到了这会儿，他们在岸上一定看见我们了。”

海鸥排着倾斜的队列，顶着风朝灰色而空寂的东方飞去。看来东南方向有阵雨，因为那边有暗淡的云彩，还有砖红色的云彩，好似从燃烧的楼房里冒出的烟。

“你觉得那些救生员怎么样？他们是不是太可爱了？”

“奇怪，他们还没看见我们。”

“也许他们以为我们在这儿玩！也许以为我们在钓鱼。也许以

为我们都是他妈的傻瓜。"

这个下午十分漫长。潮水改变了方向，竭力迫使他们往南走，可是海风和海浪却叫他们往北走。在前面很远的地方，海岸线、大海和天空形成了巨大的角度，那里有一些小小的圆点，似乎表明岸上有一个城市。

"是圣奥古斯丁市① 吗?"

船长摇了摇头。"离莫斯基托湾太近了。"

加油工划船，然后记者划，然后加油工又划。这可是个累人的差事。人的后背可以变成承载疼痛和苦痛的地方，它承载的痛苦比许多综合剖析一群人的书上所记载的痛苦还要多。尽管人的后背面积有限，但它能变成上演无数肌肉冲突、纠结、扭曲、紧缩和其他舒适动作的剧场。

"比利，你以前喜欢划船吗?"记者问。

"不喜欢，"加油工说，"去他的吧。"

一个人离开了划手座换到船底时，身体上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这使他对什么都不关心，只在必要时摇动一个手指头。小船里，冰凉的海水冲过来又冲过去，而他就躺在水里。他的头枕在一块横座板上，离旋转而来的浪尖仅一英寸之遥；有的时候，一股特别嚣张的海水打进船里，又把他淋得透湿。可是这些并没有让他恼火。几乎可以肯定，假如船翻了，他会舒舒服服地滚到海面上，好像他确实感觉大海是一块舒适的大床垫。

"看！岸上有个人!"

"在哪儿?"

"在那儿！看见了吗？看见了吗?"

"哦，看见了！他在走路。"

"现在他停下来了。看呀！他正对着我们!"

"他在朝我们招手!"

"他是在招手！没错!"

"啊，现在咱们安全了！现在咱们安全了！再过半小时就会有船

---

① 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北部的城市，为大西洋沿岸航道上的入口港。

来救咱们啦。”

“他又走了。他在跑。他要去那边的那所房子。”

远处的沙滩似乎低于海面，必须用眼睛快速搜寻才能分辨出那个黑色的小人形。船长看见海面上漂着一根树枝，于是他们朝树枝划了过去。不知怎的，船里碰巧有一条浴巾，船长就把浴巾拴到树枝上摇动。划船的人不敢回头看，只得时时向别人提问。

“他现在干什么呢？”

“他又站住了。他是在看，我想……嘿，他又走了。朝着那所房子……现在他又停了。”

“他在向我们招手吗？”

“没有，现在没有！刚才倒是招手来着。”

“看！又来了一个人！”

“他在跑。”

“看他去哪儿，行吗？”

“咦，他骑着自行车。现在他和刚才那个人碰面了。他们两人都在向我们招手。看呀！”

“沙滩上又来了个什么东西。”

“到底是什么呀？”

“啊，看起来像船。”

“唔，肯定是条船。”

“不是，它有轮子。”

“是啊，有轮子。那么，一定是救生船啦。他们总是用车把救生船拉到岸边的。”

“那肯定是救生船。”

“不是，混——那是——那是一辆大客车。”

“我告诉你，那是救生船。”

“不是！那是大客车。我看得很清楚。看见了吗？是大旅馆用的那种客车。”

“没错，你说得对。是大客车，肯定是。你说他们用大客车干什么？也许要去各处接救生员吧，啊？”

“是呀，很可能。看！有一个家伙在摇小黑旗子。他站在汽车的

台阶上。那两个家伙也过来了。现在他们都凑到一起说话。看看那个摇黑旗的人。也许他不是在摇旗子！”

“那不是旗子，对吧？那是他的上衣。哎，没错，是他的上衣。”

“对。是他的上衣。他刚脱下来的，现在正举着它在头上抡圆圈呢。可是你看看他抡衣服的样子！”

“哎，我说，那边根本就没有救生站。那辆车只是避寒地旅馆的客车，刚送来一些住店的客人，带他们来看我们淹死。”

“那个白痴抡衣服是什么意思？他到底在发什么信号？”

“看样子他是想叫我们往北走。那边一定有救生站。”

“不对！他以为我们在打鱼，只是高兴地向我们挥手，明白吗？哎，看那边，比利。”

“哎，我多希望能从那些信号里看出什么来呀。你说他是什么意思？”

“他没有什么意思，他只是在玩。”

“唔，如果他给咱们发个信号，让咱们再试着冲过激浪，或者划向大海等待时机，或者去北边，或者去南边，或者去地狱的话，也还有点道理。可是看看他吧！他只是站在那儿，抡着衣服，像转轮盘似的。这头蠢驴！”

“又来了好多人。”

“现在有一大群了。看啊！那是不是一条船？”

“在哪儿？哦，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了。不对，那不是船。”

“那家伙还在抡衣服。”

“他一定是以为我们喜欢看他那个样子。他为什么不停呢？抡衣服毫无意义。”

“不知道。我想他一定是尽力让我们往北走。那边的什么地方一定有救生站。”

“哼，他还不累。看他抡衣服的样子！”

“不知道他能坚持多长时间。他刚一看见我们就开始抡衣服了，一直抡到现在。他是个白痴。他们为什么不去找人派船出来呢？一条渔船——一条那种两桅大帆船——完全能顺利到这儿的。他为什么不干点什么呢？”

"啊，现在好了。"

"他们既然看见咱们了，马上会派船来的。"

一种淡淡的黄色出现在低地上空。海面上的阴影慢慢地加深了。海风带来了寒气，这四个人开始发抖。

"老天爷啊！"其中一个人说，他听任自己的声音传达出对上帝的不敬。"如果咱们还在这儿转悠！如果咱们还得整夜在这儿折腾！"

"嗨，咱们不会在这儿待一夜的。别担心。他们既然看见咱们了，会很快追过来的。"

海岸变得昏暗了。那个挥动衣服的人逐渐融进阴暗之中；阴暗也用同样的方式吞没了那辆汽车和那群人。浪花怒吼着冲过船帮，迫使四个航海者蜷缩起身子并咒骂起来，就像有人往他们身上烫记号似的。

"我真想逮住那个抡衣服的家伙。我想捅他一下，只是为了交好运。"

"为什么？他干了什么？"

"啊，没干什么，可是他那会儿好像他妈的那么高兴。"

在这期间，加油工划船，然后记者划船，然后加油工划船。他们的脸色发灰，身子往前弓，机械地轮流划着两支铅一般沉重的桨。尽管灯塔的形状已经从地平线的南边消失了，但一颗发白的星星终于出现了，它刚从大海里升上来。西边橘黄色的光带在包容一切的黑暗面前消逝了，东边的大海呈现出黑色。陆地已经消失了，只有岸边激浪发出的低沉吓人的轰鸣声表示有陆地存在。

"如果我将要被淹死——如果我将要被淹死——如果我将要被淹死，为什么要用镇海七疯神的名义让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看树木和沙滩？把我带到这儿来，只是为了让我在即将啃到生活的神圣奶酪时又被牵着鼻子拉开吗？"

颇有耐心的船长趴在水罐上，有时不得不对划船的人说上一两句话。

"保持船头向上！保持船头向上！"

"是，保持船头向上！"他们的声音都是疲惫而低沉的。

这个夜晚肯定是寂静的。除了划桨的人以外，其他人都无精打

采地瘫坐在船底。至于那位划桨的人，他的眼睛刚刚能分辨出又黑又高的浪涛，它们在不祥的寂静中席卷而来，只有浪尖偶尔发出压抑的咕哝声。

厨师的头枕着一块横座板，他毫无兴趣地看着鼻子底下的海水。他在深思别的景象。他终于说话了。“比利，”他睡意朦胧地小声说，“你最喜欢哪种馅饼？”

五

“馅饼，”加油工和记者狂躁不安地说，“别谈那些东西，你真该死！”

“唉，”厨师说，“我只不过想起了火腿三明治和——”

乘着一条无篷船在海上度过的夜晚总是漫长的。当黑暗最终笼罩一切的时候，从南边的海上升起的亮光变成了纯金色。北边的地平线上出现了新的亮光，那是海水边缘处一个发蓝色的小闪光点。这两个光点是大千世界的装饰物。否则的话，除了海浪之外便什么都没有了。

两个男人蜷缩在船尾，由于救生艇里的间距是那么“大”，划船的人能把两只脚都伸到同伴的身子底下得到一点温暖。他们的腿确实伸得很远，伸到了划手座的下面，都能碰着船长前伸的脚了。有的时候，尽管疲惫的划桨人已经竭尽全力，大浪还是一个接一个打进了船舱，那是夜间冰冷的海浪，令人打寒战的海水又把他们浇透了。一刹那间他们会扭动一下身子，哼上两声，然后又睡得死死的了；与此同时，小船摇晃着，船里的水在他们周围发出汩汩的声响。

加油工和记者的计划是，一个人划到筋疲力尽的时候才唤醒另一个睡在船底海水软床上的人。

加油工用力地划着双桨，直到头垂了下去，直到力大无比的睡神蒙住了他的眼睛。然而在这之后他仍然接着划。后来他碰了碰躺在船底的一个人，喊他的名字。“你能替我一会儿吗？”他悄声说。

“当然可以，比利，”记者说，他已经醒了，费力地坐了起来。他们两人小心翼翼地交换了位置；加油工来到厨师身旁，缩进船里的海水中，似乎顷刻间就睡着了。

大海特有的暴力已经停止。海浪打过来时已没有了咆哮声。划桨人的责任是把握行船方向，不让突然袭来的卷浪把船掀翻，不让飞

速而过的浪花灌满小船。黑色的浪涛是寂静的，在黑暗中很难分辨。浪头常常差一点打到船上，而划桨的人却觉察不到。

记者用很低的声音对船长说话。他不能肯定船长是否醒着，尽管那位铁人似乎总是清醒的。"船长，是不是朝北边那个灯光划过去?"

船长用一贯沉稳的声音回答了他。"对，让灯光保持在离左舷前方约二度的距离。"

厨师先前已把一条救生带围在身上，好用这个粗笨的软木玩意儿尽量暖一下身子。现在他觉得自己差不多像个火炉了，就在这时，加油工刚停止划船就冻得牙齿乱打颤，而且倒下就睡着了。

记者划船时，低头注视着在他脚下熟睡着的两个人。厨师的胳膊搂着加油工的肩膀，再加上他们的破衣烂衫和憔悴面容，俨然是一对"海上孩童"——古老的"林中孩童"① 的怪异翻版。

后来记者一定是划船划得糊涂了，因为突然传来了海水的低吼声，浪头咆哮而来，冲进了船里。很奇怪，海浪竟没让厨师在救生带上漂浮起来。厨师还接着睡觉，可是加油工坐起来了，他眨着眼睛，在刚刚泼进来的冷水当中瑟瑟发抖。

"哎，真对不起，比利，"记者歉疚地说。

"没关系，老伙计，"加油工说着又躺了下去，很快就睡着了。

不久，就连船长也好像打瞌睡了，于是记者想，此刻只有自己一个人漂浮在五大洋上。海风吹过浪涛时发出了一种说话声，比死亡还要悲哀。

从船尾方向传来了拖长的、响亮的哗哗声，后面还有一道闪烁的波光，像蓝色的火焰，嵌在黑色的海水里。它大概是用一把巨大的水果刀切出来的吧。

随后就没有动静了，记者张嘴喘着粗气，注视着大海。

---

① "林中孩童"的典故出自 15 世纪的英格兰民谣《林中孩童》。该民谣叙述一个三岁男孩和他的妹妹受叔父迫害的故事。两个孩子父母双亡，被叔父收养。叔父为夺取他们的遗产，令刽子手把他们杀死。刽子手虽然没杀他们，但把他们遗弃在森林里。夜间两个孩子相互搂抱，在饥饿和寒冷中死去。后来，他们的叔父受到了上帝的惩罚。

突然间，又传来哗哗的声音和一道长长的发蓝的闪光；这一次那东西就在船边游弋，大概伸出船桨就能碰得到它。记者看见一片巨大的鱼鳍，像阴影似的快速划破水面，掀起了水晶般的浪花，留下了一道长长的闪光。

记者回过头去看了看船长。船长的脸看不见，他似乎在熟睡。记者看了看那一对“海上孩童”。他们肯定是睡着了。他得不到别人的同情，只得歪向船边，轻声骂起了大海。

可是那家伙并没有离开小船周围。那长长的闪光一会儿到了船头方向，一会儿到了船尾方向，一会儿到了船的一边，一会儿到了船的另一边，间隔有长有短，还能听见深色的鱼鳍发出的啪啪声。那家伙的速度和力量实在让人敬慕。它劈开水面，像一枚巨大而灵敏的射弹。

这个可怕之物的光顾并没有让记者感到太恐惧；假如他是个郊游野餐者的话，遇到这种情况会更加恐惧的。他只是愣神看着大海，低声咒骂着。

然而他不想单独和那家伙在一起，这倒是真的。他希望能有一个伙伴恰巧醒来，陪着他跟那家伙打交道。可是船长趴在水罐上一动不动，躺在船底的加油工和厨师也在沉睡。

六

“如果我将要被淹死——如果我将要被淹死——如果我将要被淹死，为什么要用镇海七疯神的名义让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看树木和沙滩？把我带到这儿来，只是为了让我在即将啃到生活的神圣奶酪时又被牵着鼻子拉开吗？”

可以说，在这样一个阴沉的夜里，一个人会得出结论说，那七个疯神确实有意淹死他，尽管那样做十分不公平。因为要淹死一个如此努力、如此苦干的人肯定是极大的不公。他会觉得那是最违反常情的罪行。自从挂彩色风帆的古希腊战舰蜂拥驶入大海之时起，已经有很多人淹死了，可是——

当一个人突然想到大自然认为他无足轻重，抛弃了他对宇宙丝毫无损的时候，他首先想做的就是向神殿扔砖头，而且他十分憎恶这样一个事实：那里既没有砖头也没有神殿。大自然的任何可见的迹象都会遭到他的嘲讽和攻击。

再有，如果没有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可以让他讥笑的话，他也许会产生一种愿望，想面对一个大自然的人性化形象，单腿跪下行礼，双手合十，尽情地申辩，并且说：“是的，可是我爱我自己。”

他感觉，高悬在冬夜天空的一颗冷漠的星辰就代表大自然对他说的话。此后，他明白了自己的境遇是多么令人同情。

救生艇里的四个人虽然先前并没有讨论过这些事情，但毫无疑问，他们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思路默默地思考过。他们的脸上少有表情，除了一般的疲惫不堪的神情之外。话语仅仅用于讨论行船的事。

一首诗神秘地进入记者的脑海，以便奏响他情感的音符。他甚至不记得自己曾忘掉过这首诗，但它还是突然来到了他的心间。

> 在阿尔及尔，外籍军团的士兵即将辞世，
> 那里缺少女人护理，那里没有女人哭泣；

但有同志站在身边，他握住同志的手说：
“我再也见不到亲人，再也见不到祖国。”①

记者在孩提时代就常听人讲一个外籍军团的士兵在阿尔及尔即将辞世的事，可是他从未觉得那有多么重要。尽管很多同学都对他讲那位士兵的悲惨处境，可是由于他变得全然冷漠了，他们自然也就不说了。他从未把一个外籍军团士兵在阿尔及尔即将辞世看成是自己的事，也没看成是悲伤的事。对他来说，那还不如折断了一个铅笔尖重要呢。

然而，现在这件事像一个鲜活的有人性的东西奇怪地来到他的心间。它不仅仅是诗人在壁炉架旁边喝茶烘脚时表达心中痛苦的画面；它是真实的事情——严峻的、哀伤的、确切的现实。

记者清楚地看见了那个士兵。他躺在沙滩上，两腿伸直，一动不动。他苍白的左手放在胸前，企图阻止生命流逝，而鲜血则从他的手指缝里渗了出来。在遥远的阿尔及尔，有一个由许多方形矮房子组成的城市，背景是带有落日最后色调的朦胧天空。记者一边划桨，一边想像着那个士兵的嘴唇慢慢开合并越来越慢的情景，此时他被一种深刻的、完全不受个人偏见影响的理解所感动。他很可怜那位在阿尔及尔即将辞世的外籍军团士兵。

那个一直跟踪小船并等待时机的家伙显然对这一阶段的延误感到厌倦了。他们再也听不见划破水面的哗哗声，也看不见拖在船后的长长的火光。北边的灯光依然闪烁，可是显然没有离小船更近。有时岸边激浪的轰隆声传进记者耳中，他就把船转向大海，更加用力地划。在南边，显然已有人在沙滩上燃起了一堆营火。营火虽然太低、太远，无法看见，但是它投射在后面的峭壁上，形成了闪烁的玫瑰色映象。海风更猛烈了，有时一个大浪突然像一只山猫似的猛扑过来，随后就可以看见破碎的浪尖的点点闪光。

船长在船头的水罐上动了一下，坐直了身子。“夜真长啊，”他对记者说。他看了看海岸。“那些救生员可不着急。”

“你看见那条鲨鱼围着船兜圈子了吗？”

---

① 这几句诗出自卡洛林·诺顿的诗《莱茵河畔的宾根市》(1883)，但与原文有出入。“外籍军团”指法国驻扎在非洲北部的军团，由外籍志愿者组成。

"是啊,我看见了。肯定是个大家伙。"

"刚才要是知道你醒着就好了。"

后来记者和躺在船底的人说起话来。"比利!"船里响起慢慢摆脱缠绕的声音。"比利,你能替我吗?"

"当然啦,"加油工说。

记者刚接触到船底冰冷舒适的海水,刚挨近厨师的救生带,就沉睡过去了,尽管他的牙齿敲起了各种流行歌曲的节奏。这次睡觉对他大有裨益,他觉得好像才睡了一分钟,就听见一个声音喊他的名字,那语气说明讲话人已经精疲力竭了。"你能替我吗?"

"当然啦,比利。"

北边的灯光虽然神秘地消失了,但记者在清醒的船长的指导下划着船。

夜深时分,他们朝大海的方向划出去了很远;船长命令厨师拿一支桨在船尾划,并保持船头面向大海。他本人如果听见岸边激浪的轰鸣声会大声叫的。这个计划使加油工和记者得以休息一会儿。"咱们得给这两个伙计一个机会,让他们恢复一下体力,"船长说。加油工和记者弯下腰,蜷起身子,他们先是牙齿打颤,浑身发抖,然后又睡得死死的了。他们两人都不知道,他们已经把陪伴另一条鲨鱼(或许就是刚才那条鲨鱼)的任务交给了厨师。

小船在浪涛上狂饮作乐的时候,偶尔有飞溅的浪花泼进船帮,把他们再次浇透,可是浪花并没有力量打破他们的沉睡。海风和海水的恶毒抽打对他们没有丝毫影响,正如对木乃伊僵尸没有影响一样。

"伙计们,"厨师说,声音里透出为难的口气,"船离岸太近了。我想,你们得有一个人再把它划向大海。"记者被叫醒了,他听见高耸的浪尖倾泻而下的哗啦声。

记者划船的时候,船长给了他一点掺了水的威士忌酒。这酒驱走了他体内的寒气。"如果我上了岸,有人给我看哪怕是一张船桨的画片——"

他们之间终于有了简短的交谈。

"比利……比利,你能替我吗?"

"当然啦,"加油工说。

七

记者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大海和天空都呈现出拂晓的灰色调。后来，深红色和金色抹在了海水上。清晨终于来临了，极其光辉灿烂，天空是纯蓝色的，阳光烧红了浪尖，好似火焰。

远处的沙丘上立着许多黑色的小农舍，在它们后面矗立着一座很高的白色风车房。沙滩上没出现人，也没有狗，更没有自行车。那些农舍可能是一个已经废弃的村庄。

四个航海者扫视着海岸。他们在船里开了一个会。"唔，"船长说，"如果没有人来援救的话，咱们最好马上试着冲过激浪。如果再待下去，咱们的体力会更差，那就不能自救了。"其他的人都默默地赞同他的推论。小船向着海滩划去。记者寻思，是不是根本就没有人登上那座高高的风车塔，如果是那样的话，根本就没有人往大海这边看。风车塔是个巨人，它站在那里，背对着这些小蚂蚁的悲惨处境。在记者看来，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大自然对单个人的生存斗争表现出的平静态度——海风所体现的大自然、人类心目中的大自然。大自然对人好像既不残酷，也不仁慈，也不奸诈，也不明智。但她是冷漠的，全然冷漠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深感宇宙对自己漠不关心的人应该看得清自己生活中的无数缺陷，让它们在心里发出苦味，并希望再有一次机会，这种想法大概是有道理的。由于他不知道自己又处于坟墓的边缘，在他看来，正确与错误的区别似乎过于清楚，甚至到了荒唐的程度；他明白，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会纠正自己的言行，在被人介绍时或在茶会上会表现得更好、更聪明。

"现在，伙计们，"船长说，"船肯定要淹了。咱们只能尽量往岸边划，然后在船被淹的时候一起行动，游到沙滩上去。现在要保持冷静，必须到了船确实被淹的时候才往外跳。"

加油工接过双桨。他回头扫视着岸边的激浪。"船长，"他说，

"我想最好是掉转船头,让它朝着大海,然后倒着划过去。"

"好吧,比利,"船长说。"倒着划过去。"于是加油工就掉转了船头;由于厨师和记者坐在船尾,他们只得回过头去审视那孤寂冷漠的海岸。

岸边巨大的卷浪把小船托了起来,抬得很高,直到四个人又能看见像白床单一样的海水冲上倾斜的海滩。"咱们划不到很近的地方,"船长说。每一次,一个人只要有办法不去注意那些卷浪,他都要朝海岸瞥上一眼,在他的目光里有一种奇异的成分。记者观察着那三个人,知道他们并不害怕,但他弄不清他们的一瞥中蕴涵的全部意义。

至于他自己嘛,他实在太累了,无法理解整个事件的本质。他虽然尽力迫使自己用心去思考,可是这时候他的肌肉已经主宰了他的心,而肌肉说它们不关心这事。他突然想到,如果他被淹死,那就太遗憾了。

四个人没有仓促的话语,没有苍白的脸色,也没有一般人的局促不安。他们只是看着海岸。"喂,要记住,你们跳船的时候,一定要跳得远一点,"船长说。

一个卷浪的浪尖突然朝着大海方向砸了下去,发出一声雷鸣般的巨响,长长的白色碎浪吼叫着直冲到小船上。

"现在要稳住,"船长说。人们默默无语。他们把目光从海岸移向碎浪,等待着时机。小船顺利地滑上了浪涛的斜坡,向着愤怒的浪尖跳过去,越过了浪尖,然后摇晃着从浪涛长长的脊背上跌落下来。船里已经灌进了海水,厨师把水舀了出去。

可是下一个浪尖也砸了下来。白色的水花像沸腾的洪水翻滚着倾泻而下,击中了小船,把它卷了进去,几乎使它直立起来。水从各个方向涌进小船。这时记者的手正放在舷边,当海水从那里涌进来时,他迅速地缩回手指头,好像不肯让水把它们打湿。

小船饱饮了这么多海水之后,像醉汉似的东倒西歪,并舒适地依偎着海水往下沉。

"厨师,往外舀水! 往外舀水!"船长说。

"是,船长,"厨师说。

“喂，伙计们，下一个浪头肯定够咱们受的，”加油工说。“一定要注意，跳得离船远一点。”

第三个浪头向前移动，它巨大、疯狂、毫不留情。它差一点吞掉了救生艇，而几乎就在同时，四个人跌进了大海。船底原先有一截救生带，记者翻出船舷时用左手把它拉到了胸前。

一月份的海水是冰冷的，他立刻想到佛罗里达州沿岸的海水比他事先想的还要冷。在他困惑的心里，这是当时值得注意的重要事实。海水的冰冷令人悲伤，它带有悲剧性。不知怎的，这一事实竟与他对自己处境的看法掺杂在一起，几乎成了让他落泪的正当理由。海水是冰冷的。

记者浮出海面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意识到了喧嚣的海水。后来他才看见同伴们都在海里。加油工在这场比赛中领先。他游得很有力量，速度很快。在记者的左边，相隔一段距离，厨师那弯曲的大白后背从水里浮现出来；船长在最后面，他用没受伤的手抓着已倾覆的救生艇的龙骨，悬在上面。

海岸一向有某种坚定不移的品格，身处大海骚动中的记者对此感到惊讶。

海岸也似乎很有吸引力，尽管如此，记者知道旅途还长，只是悠闲地划着水。那一截救生带垫在他身子下面，有时他飞速冲下浪涛的斜坡，就像坐在一个手控雪橇上。

可是他最后来到了海中的一个区域，遇到了困难，无法前行。他并没有停下来弄清究竟是什么样的潮流阻碍了他，仍然继续游泳，但实际上已停滞不前了。海岸呈现在他面前，像舞台上的布景；他看着海岸，用眼睛读懂了它的每一个细节。

厨师从左边较远处经过时，船长对他喊：“厨师，翻身仰卧！翻身仰卧，用桨划水。”

“是，船长。”厨师翻身仰卧到水面上，划着一支船桨往前进，好像他就是一只独木舟。

很快，小船也从记者的左边飘了过来，船长还是用一只手紧抓着船的龙骨。如果不是小船在展示非凡的体操技艺的话，他看上去会很像一个挺直身子往木板栅栏外面看的人。记者为船长仍能坚持而

惊奇不已。

他们——加油工、厨师、船长——都从旁边过去了，离海岸越来越近，跟在他们后面的是那个水罐，愉快地跳动在海面上。

记者仍然受制于这个陌生的敌人——一股潮流。海岸连同白色的沙坡和绿色的悬崖以及悬崖顶上沉寂的小农舍都展现在他面前，宛如一幅图画。那景象虽然离他很近，但给他的印象却有如一个人站在画廊里观看一幅布列塔尼[1] 或荷兰的风景画时得到的印象。

他想："我要被淹死吗？那可能吗？可能吗？可能吗？"也许一个人应把自己的死看作是大自然的最后现象。

可是，后来大概是一阵大浪把他卷出了这个危险的小潮流，因为他突然发现自己又能朝着海岸前进了。再后来，他意识到，船长一面用单手抓着救生艇的龙骨，一面从海岸方向转过脸来对着他，叫着他的名字。"到船这边来！到船这边来！"

记者挣扎着向船长和小船游过去，此时他想，人疲劳到了一定的程度，肯定会认为淹死是一种舒适的安排，是敌意的终止，还伴随着很大程度的解脱感；他为此感到高兴，因为几分钟前他心里想的主要是惧怕暂时的痛苦。他不愿意受到伤害。

过了片刻，他看见一个人沿着海岸奔跑。那人用极快的速度脱下衣服。上衣、裤子、衬衫，所有的衣服都神奇地从他身上飞了出去。

"到船这边来！"船长喊。

"是，船长。"记者踩水过去时，看见船长下到水底，离开了小船。然后记者创造了这次航海中的一个小奇迹。一个大浪打中了他，不费吹灰之力便用超级速度把他彻底甩过小船上空，而且甩得很远。就在那个时候，他突然想到，这很像一场体操表演，是大海创造的真正奇迹。一条在激浪中倾覆的小船对游泳的人来说可不是好玩的东西。

记者虽然落在齐腰深的海水里，可是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多站一会儿。每一个浪头都把他打得瘫了下去，水底的逆流也一次次地拽他。

---

① 法国西北部的一个半岛。

后来他看见刚才那个边跑边脱衣服、边脱衣服边跑的人跳进了水里。那人把厨师拖到岸边，然后涉水走向船长；可是船长却摆手让他走开，示意他去救记者。那人光着身子，赤裸裸像冬天的树木，可是他的头部周围有一个光环，他像圣贤一样放着光芒。他用力拉住记者的手，把他拖过一大段距离，然后使劲往上拽。记者在学校里曾学过简单的礼貌用语，于是说："谢谢您，老先生。"可是突然间，那人喊道："那是什么？"他很快地指了一下。记者说："快去。"

在浅水处，面朝下趴着的是加油工。他的前额碰着沙滩，那沙滩在每次潮水的间隙都会显露出来。

后来发生的事记者就都不知道了。他到了安全的地方就倒了下去，身上的各个部位都扑进了沙子里。他就像是从房顶掉下去似的，但是那"啪"的一声对他来说是那么欣慰。

沙滩上似乎一下子就来了许多人，男人拿来了毛毯、衣服和暖水瓶，女人拿来了咖啡壶和一切在她们看来神圣的药物。尽管陆地对这几个海上归来的人给予的欢迎是热烈而慷慨的，可是有一个纹丝不动的、浑身滴水的人形被慢慢地抬上了海滩，陆地给予他的欢迎只能是另一种不幸的款待——坟墓。

当夜晚来临的时候，白色的浪涛在月光下踱步，海风给上了岸的人们带来了伟大海洋的说话声，他们觉得此时自己有资格当翻译了。